

社會言情小說

海棠紅

廣益書局刊行



# 自序

余在童年，即喜讀說部，每於更深人靜之際，輒手披一卷，神遊其中，聞村雞喔喔，猶不忍釋手。離鄉以還，浪跡海上，歷十有九稔，在羈旅中，追憶鄉居情況，優遊閒逸，恍如隔世。近者，偶爾操觚，率詩詞，寫說部，興趣亦不淺。惟以環境故，不能吐我喉中骨梗之言，降而次，以寫風情月露之文，此豈余所得已哉！

文章之美，貴乎作者精於構思，運其妙想，以狀宇宙間萬事萬物，使讀其書，無異身歷其境，鸞飛魚躍，舞踊當前，能如是，始得臻乎佳妙，擊掌稱快。愧我愚魯，學無成就，東塗西抹，難盡其長。此余所引爲憾事也。

稗官雖小道，而一書之成，欲其精萃，殊非易易。蓋握管運思時，處境宜靜，處地宜優。若乎結茅山下，几靜窗明，童子烹茶，籬鬢洗硯，則振紙疾書，如露食葉，萬言不難猝就。其次，美人在前，杯酒在手，笑談之頃，下筆千言，亦足以奇文思，構佳章也。

今也，余困於孤島之上，蟄伏斗室之中，或晝或夜，惟聞細君之計柴米，論油鹽，女呼衣，兒爭食，書一字，成一句，時無寧靜，心無快愉，如是爲文，宜其劣矣。擲諸字籠，拋諸爐火，誰曰非耶？詎意拙著「海棠紅」一書，屢承吾友艾瓏兄慇懃，促余售世，余雖期期以爲不可，而友誼難却，遂爰以付刊，塗此爲序。

社會言情小說

# 海棠紅 目次

- 第一回 漁夫夜醉秋江上 逐女哀啼村舍中……………一
- 第二回 宿臨邛僞言友宴 飲玉液誘動春雲……………五
- 第三回 湖上尋郎驚犬吠 家中煮飯懼獅威……………九
- 第四回 誕麟子無端爲父 烹鱸魚意外得妻……………一四
- 第五回 誰解狂言飢欲死 但知獸意夢追歡……………一九
- 第六回 有女同車驚絕艷 得隴望蜀戀雙飛……………二五
- 第七回 落花有意留春夢 飛絮無心到玉樓……………三〇
- 第八回 戲方城柔情如水 入閩闖凡骨欲仙……………三五
- 第九回 喚哥哥桃腮紅暈 負妹妹杏眼含愁……………三九
- 第十回 觀電影兩心纏繞 游西湖子夜纏綿……………四四
- 第十一回 接木移花謀止謗 贈金創業結深盟……………四九
- 第十二回 覩情侶竟爲庶母 翻口供願嫁檀郎……………五四
- 第十三回 孤鸞對鏡流珠淚 癡漢登樓獵豔姬……………五九
- 第十四回 華堂歡讌疑天府 劇院相逢醉玉櫻……………六四

第十五回	行婚禮賓朋畢集	鬧新房鶯燕喧闐	七〇
第十六回	意綿綿舉杯賞雪	情切切紅日映窗	七七
第十七回	憤含冤投環自盡	譏負義責難紛乘	八二
第十八回	湖畔冤魂千古恨	淮邊風月感滄桑	八八

社會言情小說 海棠紅

第一回 漁夫夜醉秋江上 逐女哀啼村舍中

世間最苦者，莫如寒而無衣，飢而無食；最樂者，莫如錦衣玉食，偃翠倚紅。由苦而樂者，如從平地登山巔，人生之幸也；由樂而苦者，如從山巔墮深淵，人生之不幸也。

朔風凜冽，寒夜哀號，臥於街頭者，不勝凍餒之苦，相繼離塵世而逝，近則又數數也，此垂斃於街頭之羣丐中。在其幸運時，屬於裘馬王孫，璇闈嬌女，亦未始無有；彼蒼蒼者，忽而生人，忽而殺人，雖曰不平，其間殆有因果在。

海棠紅者，洋澄湖畔之漁家女也，其父詹天健，居於湖之濱，家貧，以操舟捕魚爲業，年逾而立，尙未有室，同業王生稼有女，嫁而寡，衣食不給，天健無家室之累，捕魚十載，稍有積儲，王女向其乞貸，天健慨允。

王女曰：鴉姑，以其飢膚之黑，不啻烏鴉，故以鴉姑名。初，鴉姑之夫曰張尙才，業農，芸人之田，以維生計。夏日，墮於河，溺死，尙才死，鴉姑無以爲食，歸而謀於父，父知天健有餘資，可緩人之急，乃囑女往貸焉。鴉姑既以貸款度日，財盡糧絕，索債者已踵門而至。天健見鴉姑居茅舍中，除破桌斷榻之外，一無餘物，憐其貧困，不忍催索，又借貸焉。

鴉姑雖漁家女，不善耕稼事，平日惟爲父結網，或坐守門戶，補綴裳衣，其他非伊所能。自得天健貸款以

資挹注，伊卽終日閉觀村人工作，村人見其貧，不治生產，非笑之。李五與生稼友善，聞村人竊笑王女，語諸生稼，生稼誠其女，曰：「人不患貧，患手無長技，汝借貸以度日，能久遠乎？久貸而不還，能再借乎？人無生產之技，財帛雖足，亦易盡，況汝乎？」鴉姑不直其父之言，憤而歸，依然閉居終日，無所視事，生稼憾女之懶，囑天健不再借貸，天健從其言。

秋日，生稼與天健等諸漁夫捕蟹於湖中，其蟹肥而美，入市爭購之。天健喜飲，得錢，輒沽酒與諸人飲。一夕，天健與趙四郎飲於湖畔，秋風涼爽，蟲語喧闐，皎月當空，水波弄影。此時也，若遇丹青名手，儘堪揮毫作畫，寫一幅湖濱夜景，其妙絕倫。天健雖係漁夫，不知美景當前，酣然暢飲，藉資欣賞，但以一杯在手，酒興奇濃，觀此景色，彼之心胸，亦覺頓然愉快。二人正在舊杯對飲，以待湖蟹入簞，忽聞有哭聲自茅舍中傳出，天健傾耳以辨，乃謂四郎曰：「此係女子聲，曷爲而泣？」四郎曰：「且飲酒，捕蟹人哭，無干我事。」天健曰：「噫！汝心何忍！汝有酒可醉，人無米爲餐，可不顧乎？」四郎曰：「汝誤矣，吾儕操舟捕魚，設斲捉蟹，己之飢寒，尙難無慮，焉有餘力以援他人？」天健曰：「吾輩雖貧，尙能自食其力，不虞凍餒。泣者，非女子聲乎？女子而斷炊，其情可憫，應援之。」四郎曰：「伊之泣，豈以飢寒乎？恐未也。」天健曰：「何其聲之哀耶！」四郎曰：「吾意度之，其泣或爲媵婦乎？」天健曰：「盍往探之。」四郎曰：「休多事！」天健意不懌，止其飲。

四郎去，天健尋聲而往，跡之，始知聲在鴉姑家。彼以其父請止借貸，意泣者，必爲鴉姑也。抵其家，鴉姑見天健夤夜至，疑其來索逋，卽曰：「我將斷炊，無所償也。」天健入其室，見泣者乃一小女，裝束不類村中人，訝甚，辯曰：「我非爲債也，聞此間有哭聲，疑爲汝故來。」乃指少女而問曰：「伊誰曷爲泣？」鴉姑謂少女曰：

「汝休啼，人聞之，羞乎？」女聞言，掩面，嗚咽其聲。天健牽鴉姑之袂，避於室隅，問曰：「伊誰，泣何爲？」鴉姑低聲曰：「伊卽陳一鶚之次女，因私於鄰之子，今已懷孕，爲父所知，怒甚，逐之，伊被逐後，初避於姨母處，一鶚怒，不許，遂遁於此。今吾家無宿處，奈何！且貧，無力飯伊。」天健曰：「此何妨？」

鴉姑曰：「何如？」天健曰：「可寄食於吾母處。」鴉姑喜曰：「如此殊佳。」趨至少女前曰：「汝休悲傷，今有棲身之所矣。」少女拭淚，舉首斜視，芳心不懌，詢曰：「何處？」鴉姑指天健曰：「彼之老母處。」少女聞言，意向猶豫。鴉姑曰：「吾家湫隘，且以糞殮不繼，汝焉能安身於此？」少女不得已，允之。

天健見伊首肯，遂伴至母處，告其故。其母年邁，覩伊淚霑紅袖，愁鎖眉尖，憐之，留其宿。媪叩伊名。少女曰：「儂名燕燕，爲一鶚之次女。」媪曰：「吾家亦寒素，菜根布衣，汝能安乎？」燕燕曰：「今也，儂已見逐於父母，見棄於負心人，飛絮飄蓬，棲身無地。幸長者見憐，許儂棲息於此，不致餓殍於荒野，骨暴於丘墟，慶爲萬幸，衣食如何，非所計也。」媪聞言，大悅，撫其肩而笑曰：「我之年，恍如風中殘燭，在日無多。我之子，飄泊江湖，依漁罟口。我之家，惟一人居焉。既無女，復無媳，呼喚無人，老懷至苦！今汝留於此，將爲吾女乎？抑爲吾媳乎？」燕燕曰：「儂願爲汝女，朝夕侍奉。」媪曰：「得汝爲伴，吾心已足，無須侍奉，以折吾身之福。」燕燕見媪鬢髮斑白，精神矍鑠，言語之間，態度慈祥，芳心殊爲喜悅，故願以爲媪之女。

媪得燕燕爲義女，喜甚，視如己出，得魚蝦，輒烹之以進。燕燕謙遜不遑，舉箸躊躇，於是媪益賢之，每與村人語，恆道其義女之德。

天健終日駕舟，徜徉於湖濱，有所獲，入市，沽酒，縱飲。夜，伏於蟹簞間，得蟹，肥者歸貽老母，囑其烹以餉燕

燕燕於初時，頗嫌不適，久之漸慣。有時天健歸，飯於家，與燕燕同桌而食，燕燕常偷覷天健，見其侍親至孝，侍伊甚善，且其舉動豪爽，語言真摯，不若伊之家中，一動一靜，雖拘拘於禮節，而處處出之於詭譎，芳心暗付，在鄉村中有此融融洩洩之家庭，縱一切享受，不如縉紳之家，而和藹之氣，却遠勝也。天健素不近女色，視燕燕若同胞手足，相聚一處，從無戲謔之言。

燕燕見天健行動誠實，芳心欽佩，衣破補衲之，衣垢浣滌之，寒則促其衣，飢則促其食，名同兄妹，親如家室，而天健仍未嘗有絲毫邪念存於心。燕燕暗忖，農村中人，但知治生產，不知縱淫慾，其人格，其品性，却與裘馬士孫，誠篋乎不同。由是，伊心更益感佩，由感佩而漸生愛戀之心。風之晨，雨之夕，天健若遲歸，燕燕輒引領而望，以待天健。天健見伊如是殷勤待己，衷懷殊爲不忍，乃曰：「燕妹我生長於江湖間，風霜雨雪，殊不介意，汝何必如是！」

燕燕笑曰：「我受汝之恩，衣食於此，既慚且感，此事何足謙遜，汝早出而晚歸，老母甚懷念我，之俟汝，分汝母憂耳。」天健見其如是不復言，惟衷懷殊感，蓋以素不相識之閨秀，無端遁至村中，就食其母，居然親切如是，殆有夙緣在也。

鴉姑斷炊之日，復向天健借貸。天健曰：「汝父止我貸款於汝，若不從，汝父將怒我乎？」鴉姑曰：「彼言雖如是，汝若不貸，我因此而餓死，吾父未必不怨汝。往者，我會向舅父借貸，舅父雖允，矜阻之。吾父至今怨矜薄情，恨伊不顧甥女之凍餒，未免輕視彼也。汝若不貸，亦將怨汝。」天健曰：「生稼有言於前，必不怨。」鴉姑曰：「乞汝至吾家一觀，尚有粒米否？」言時，牽其衣，促之行。



天健隨鴉姑往入室果見甑生塵灶無灰釜中僅有一勺之水。鴉姑向天健泣曰：「人之患最苦者莫若飢今日汝能贈我升斗米我願伴汝三宿爲汝妻之。」天健曰：「汝非妓安能以三宿而易斗米耶！」鴉姑曰：「有米者不知無米之苦妓不妓我不能顧矣。」天健曰：「汝盍以此乞米於人。」鴉姑曰：「彼富有者豈肯戀此貧婦以贈斗米耶！」天健曰：「汝今世苦無米飢欲死願伴人宿在前世汝必富有米飽欲死忍飢人腹。」

鴉姑曰：「汝休責我前世事我焉能知耶？設或果有輪迴之說則天之罪我何故不罪於目前而罪我後世？若我在前世果以囤米而富則今之罪我未嘗酷也。」天健見伊情緒可憐乃曰：「汝稍待我當有米贈汝。」言已匆匆然去。

## 第二回 宿臨邛僞言友宴 飲玉液誘動春雲

天健抵家告其母負米往鴉姑見其米至急舉炊留天健同食天健却之鴉姑曰：「休却汝若嫌無佳餚乞汝持魚蝦來共圖一飽。」天健嫌伊糾纏從之往湖濱取舟中魚蝦繼思有肴無酒不可至市上沽酒攜之往命鴉姑烹之鴉姑喜甚。

及酒暖肴成天健已繫舟返鴉姑飢甚得飯如獲至寶狼吞虎嚥轉瞬間已盡數器天健覩狀乃思無米之苦有如是益哀憐之其時天健獨酌飲至十餘杯後漸有醉意與鴉姑戲謔鴉姑感其贈米之恩順從其意未嘗稍忤天健強其飲初鴉姑不飲天健曰：「依汝所言三日之內汝爲我之妻也。」握其手令並坐對飲鴉

姑不獲意，稍沾其脣。既而天健醉，乃曰：「今夕宿於汝家矣。」時鴉姑羞怯，欲却之，非特有言在前，且日後無米時，尚須依賴於渠，從之，白璧其瑕，奈何。天健見伊猶豫，曰：「臥於地亦可。」言時，怒形於色，鴉姑強笑曰：「汝宿於吾處可也。」天健笑曰：「可寢矣。」鴉姑低語曰：「汝負我乎？」天健曰：「決不負汝。」鴉姑笑而就焉。天健從未諳女色，此夕竟樂而忘返。

次日，天健返，燕燕曰：「昨夜汝曷爲不歸？」天健曰：「在湖濱捕蟹。」伊信而不疑。夜四郎至湖濱，遇天健，四郎曰：「昨夜我來望汝，汝何以竟歸矣。近日汝家來一少女，汝之不到湖濱捕蟹，殆爲伊所阻乎？」天健曰：「伊爲我之義妹，安可有邪念，昨因身體不適，故返。」四郎笑曰：「誰信汝言，有此少女，焉肯辜負良宵。」天健曰：「伊有難而投於吾母，豈可乘人之厄而侮之。」四郎曰：「汝爲此言，慧矣。伊被逐於父母，其行爲必甚浪蕩，汝若呆如柳下惠，伊心必亦怨汝。」天健曰：「汝非伊，安知伊之心意。」四郎曰：「飽暖思淫，富家閨秀，類皆如是。」天健曰：「伊恐未必。」四郎曰：「不信，汝以言挑之，卽知矣。」天健曰：「此烏可！」四郎曰：「汝不信吾言，來日伊必效紅拂之私奔。」天健曰：「吾母以真摯之情待伊，豈忍相負！」四郎曰：「伊於父母且如是，况他人乎？」天健曰：「如何可能固結其心？」四郎曰：「以情感之，始能深繫其心。」

天健聞四郎言，心動意，燕燕與鴉姑，貌之粗醜與娟秀，相去懸殊，雖然，鴉姑之醜，以貧故，若易以新裝，施以脂粉，則與尋常少婦，亦無相軒輊，而燕燕因大家閨秀，肌膚細膩而白嫩，較之鄉村中婦女，當然天壤矣。天健因乍得鴉姑之恩愛，恍若丐子入天府，措大得暴財，其懽愉之心，不堪言喻。因此驟逢四郎之懲惡，其心安得不躍然以起。

四郎去後，天健無心捕蟹，復往鴉姑家。鴉姑見其至，笑曰：「今日捕得幾何？」天健曰：「得一蟹。」鴉姑曰：「乞贈我。」天健曰：「諾。」言已，擁伊曰：「蟹在是。」鴉姑曰：「今夕汝復來食蟹乎？」天健曰：「然。」鴉姑吃吃笑。

翌晨，天健歸家，燕燕復曰：「昨夜，汝胡不歸？」言時，眼睜微紅，似有欲泣意。天健曰：「意在捕蟹，故不返。」燕燕曰：「我俟汝至深夜，不見汝來，於是放胆至湖濱尋汝。據汝之鄰舟之漁夫言，謂汝歸矣。噫！汝究在何處？我受汝之恩，雖徹夜不寐，無妨。惟汝母年邁，見汝深夜不來，累伊夜難安枕，爲子者，可如是乎？哥哥昨夜，汝究在何處？」

天健曰：「我在友家飲酒。」燕燕向其微笑曰：「觀汝態度，此語殆誑我也。」天健曰：「我曷爲誑汝？」燕燕曰：「汝旣飲酒，何以無絲毫酒意？我猜汝必別有隱情。」天健曰：「汝非我之家室，曷爲嚴詰若是？」燕燕嫣然曰：「汝之舉動，恍若兒童，一夜不歸，恐汝失蹤也。」天健曰：「失蹤者，一鶚之女，非天健。」燕燕見其戲已，乃曰：「儂豈失蹤？」天健曰：「汝適於此，爾母正在尋訪。」燕燕曰：「此事休提，徒傷我心。」

晝，天健從市中鬻魚蟹而返，購衣料，貽燕燕。燕燕見衣料之色，頗合己意，喜甚，芳心益感天健之恩。笑曰：「汝何以能猜知我所喜者？」天健曰：「今日，在市中見二女郎，裝束入時，嬌態嫵媚，我不禁心羨。惟恨身爲漁夫，不能向其追求，因此即以女郎所御之衣之色，購而貽汝，若汝御之，風韻亦如伊等也。」燕燕見其語含駭外之音，於是秋波橫睇，媚態欲流，問曰：「哥哥，今夜歸乎？」伊爲此言時，其聲柔而美，令人聞之，第覺身如中酒，天健雖係粗野村夫，不解溫柔滋味，但愛美之心，却係天賦。當聞燕燕作此語，腦際思潮，如波而動，不禁

信口呼曰：「妹妹，汝既欲我歸，我焉得不歸！」燕燕聞是語，芳心狂喜，曰：「儂將煮酒，以待君飲，不可太遲！」天健曰：「諾，決從汝意。」媪在旁，見燕燕與其子情感漸厚，亦喜，暗思：「得此女爲媳，老懷足慰。」遂謂燕燕曰：「酒已沽否？」燕燕應曰：「沽矣。」

夜，天健歸，燕燕已將酒溫暖，菜肴亦已置備。雖未能豐，但頗入味。飲時，媪已寢，惟天健與燕燕。燕燕舉杯勸飲，天健曰：「汝能飲否？」燕燕曰：「不能。」天健曰：「汝不飲，我亦不飲。」燕燕曰：「儂飲僅三杯，逾此醉矣。」天健斟之，燕燕飲二杯後，梨渦紅豔，益增嫵媚。乃謂天健曰：「昨夜究何往？」天健曰：「在鴉姑家。」燕燕訝曰：「汝與鴉姑有情乎？」天健曰：「伊苦無食，故留我三宿，以報施米之恩。」燕燕曰：「噫！人貧志短，愛情可以升斗易之乎？」天健曰：「汝生長於富有之家，不知貧民窟中之痛苦。飢時，枵腹如鳴，饑涎欲滴。若施以殘羹冷炙，彼食之者，視若玉液瓊漿，山珍海錯。鴉姑斷炊三日，會至田畝，掘野菜充飢。我憐其貧，賜以米，伊欲留我宿。我素不近女色。前夕爲伊指引之後，始知人生樂趣，其在此也。」言時，眼波頻向燕燕注視。燕燕微有醉意，見天健態度如是，伊心驟動，挨近其身，低語曰：「如何？」天健曰：「此不能以言傳。」燕燕曰：「何故？」天健曰：「汝欲問我，我且問汝，腹中有孕時，汝心何若？」燕燕笑曰：「忘之矣。」引其手捫之，復曰：「腹中既已動。」天健戲之曰：「手足未全，爲汝補之。」燕燕笑而不應。

雖然，語縱不應，但一笑之間，卽能猜知美人之心也。天健曰：「我亦醉矣。」燕燕扶其入，甫至房內，天健忽又意轉，乃思：「伊之投我，迫於不得已，今夕若污之，於心未免有愧。沉吟至再，謂燕燕曰：「吾母太岑寂矣，汝去伴之。」燕燕見其態度轉變，初頗有怨意，徘徊不去，天健乃悔於飲酒時，不應以戲言相謔，捫其腹部，惹伊

春情驟動，依戀於心，遂曰：「妹妹夜深矣，我之心始終愛汝，不致有負。汝可安心居此，來日汝誕兒，何妨辭言戲之耳。汝切弗信我醉後狂言，搖汝心意。」燕燕見其知己，誤會其意，以爲疏己，仍不去，掩面泣。

### 第三回 湖上尋郎驚犬吠 家中煮飯懼獅威

天健曰：「燕妹，汝知我心乎？我從汝言，不踐鴉姑之約，此心足以證我之愛汝。今夕，汝若伴我，此非愛汝也，是侮汝也。汝盍細思焉！」有頃，復曰：「汝之遇負心人，見逐於父母，誠以此故。否則焉有今日！」

燕燕聞言，更惹心頭之憤，泣曰：「健哥，汝言良是。彼累我飄泊異鄉，有家難歸，此心之痛，如裂吾肢！今承汝如是相愛，銘心刻骨，沒齒不忘。」天健見其悲戚不已，舉巾拭其淚，慰之。燕燕曰：「最心痛者，負心人陷我無家可歸，當我被父見逐，奔投各處，無肯留我者。有之，則係儂薄少年，欲我爲妻。我因初遇負心人之見棄，憤甚，甘願凍餓以死，不願再受男子蹂躪。故鴉姑欲我隨汝至此，我心不欲。今見汝如是仁厚，親如骨肉，始信鄉野之間，却有善人。彼口道仁義之言，心懷盜跖之念者，與君相懸天壤。」

天健曰：「我生長草莽，奔波江湖之間，仁義道德，非所問也。所知者，但解人之飢，卽我之飢；人之寒，卽我之寒。當憐鴉姑飢，故與之以糧，貸之以財。見汝無家可歸，故留汝於母處。我於捕魚之暇，啜茗於茶肆中，輒見有演講者至，侃侃而談，滔滔不絕，聽其所言，無非如何博愛，如何互助，如何平等，如何文明，一若彼爲聖賢之弟子，君子之國民，舉世之人，莫與相若也。詎意吾儕捕魚者，偶坐於側，彼卽橫之以目，鄙視不已。丐者過於前，雖揮淚號飢，乞其粒食，彼卽叱之促其去，未嘗與以分毫。噫！若輩言行之不符，有如是。」

燕燕曰：「儒者與富戶，泰半皆如是，何足責也。」天健曰：「由是以觀，所謂公理，所謂正義，皆若輩之假面目，雖然，我所不解者，彼輩曷爲以此騙人？」

燕燕見天健所言，雖係偏激，見解殊當，乃曰：「世之所謂儒者，殆僞耳。不僞，何致如是！凡真能讀書明理者，容不修飾，語不眩耀，善則歸人，過則歸己，捨此，卽無真儒矣。至於富戶，若輩心目中，但知金錢而已，人間艱苦，從未知也。卽我之負心人，亦屬裘馬王孫之流，故見我被逐，彼卽棄之不顧，較之彼在追求我時，其情冷暖，無殊冰炭。」天健曰：「汝知之乎？我在幼時，亦曾入塾，迨吾父棄世，家貧，求塾中減低學費，師不許，遂憤而廢讀。由是我深憾若輩以訓誨子弟，相標榜者，無非斤斤於束脩而已，對於子弟之如何，罕有顧之者。」言時，天健太息不已，燕燕見時近更闌，遂曰：「健哥可寢，我往伴汝母去矣！」天健見伊去，始就寢。

在黃昏時，鴉姑久待天健，未見至，芳心忐忑不寧，疑其棄己。啓戶望之，夜色蒼茫，明月匿形，閃爍星光，點綴雲漢。伊乘此夜色，步至湖邊，但見湖濱漁火，三三兩兩，隱約其間。立而待之，不見天健蹤影。遂沿湖探問，有謂彼歸矣，有謂在蘆葦中捕蟹。行至二三里，竟未得見。舉目四顧，村舍林樹，模糊一片，第成黑影。狺狺犬吠之聲，斷續不已，伊心頗爲驚駭。有時，夾以汽笛聲，嗚嗚伊于於湖岸間，踽踽然返。旋思天健之不至，或已歸去，復往其居室外，傾耳以聽，乃聞室中有女子聲，此時，鴉姑始憤然歸。

次日，天健心繫燕燕，不復至鴉姑家。鴉姑久盼天健不至，知其決心棄己，憤甚。追踵至湖濱，登其舟。天健見伊至，笑曰：「汝來甚佳，我正欲來望汝。」鴉姑冷笑曰：「儂貧累汝，我知汝之心中，但知人而不知我矣。」天健曰：「我素不近婦女，誰與我善？」鴉姑曰：「噫！第三夕，曷爲不至？累我走過湖濱，不見汝影。豈意汝已歸。」

去與伊促膝談心，不知是夕濃情蜜意，較儂勝幾許乎？」天健曰：「汝休誣人，伊與我兄妹耳，豈能亂之。」鴉姑曰：「若不然，今夕須仍在我處。」天健曰：「諾。」鴉姑仍取舟中魚，歸而烹之，煮酒以待其至。

夜，天健沉思至再，以為不往，鴉姑必疑已與燕燕有染，欲明己之未與燕燕有私，非往不可。意既決，遂復至其家。鴉姑見其至，殊喜，急進以酒肴奉之，惟謹。飲時，鴉姑曰：「汝與伊之情何若？」天健曰：「汝莫多疑，伊為我之義妹，雖終身無家室，決不亂焉。」鴉姑笑曰：「儂之情，汝尚念否？」天健曰：「我非負心人，焉能忘汝。」鴉姑曰：「前夕不至，累我徹夜不睡，汝心安乎？」天健曰：「汝係孀居，若因此而有孕，如何？」鴉姑曰：「我願從汝。」天健曰：「汝終日不肯舉一事，長年坐食，我所不喜。」鴉姑曰：「伊在家作何事？」天健曰：「伊暫居耳，若久處於此，我必囑其工作。」鴉姑曰：「伊生於縉紳之家，耐苦更不如我，欲其操作，不啻登天之難。」天健曰：「伊若不能操作，必促其去。」鴉姑曰：「汝言未必能實踐。」天健曰：「伊若不從吾言，我願娶汝以歸。」鴉姑曰：「恐我福薄，未能耳。」

次晨，天健自鴉姑家歸，不見燕燕，問其母。媪曰：「昨夜汝不歸，累伊待至天明，今伊有寒疾，不能起。兒，昨夜在何處？」天健聞言，意良不忍，謂母曰：「與四郎飲湖上，醉臥舟中耳。」媪曰：「酒宜少飲，伊待汝甚善，汝宜善體其意，不可如是。」天健曰：「我歸遲，可囑其就寢。」媪曰：「兒，豈未知耶？我年邁，骨節痠痛，至黃昏輒先寐，誰喚伊寢耶？伊雖非親生女，待我殊孝。汝不見東村楊氏女乎？視母若僕隸，偶不如意，惡言厲色，怒詈不已。楊氏因溺愛，不忍責女，於是女益肆意。今我之燕燕勝於楊氏女遠甚。汝須顧念老母，莫以伊因飄泊而鄙薄之。」天健曰：「母言誠是，兒願遵從。」

媪取梨授天健，曰：「燕燕口渴，汝以此梨與之。」天健奔至房內探望，但見燕燕蒙被而臥，揭其被，諦視之，梨爛紅暈，氣喘吁吁。天健曰：「燕妹，汝有寒疾乎？」燕燕頷首以應。天健曰：「汝渴乎？」燕燕曰：「渴。」天健授以梨。燕燕曰：「可啖乎？」天健曰：「可。」燕燕接而啖，乃覺味涼如水，喜甚。曰：「汝於昨夜，胡不歸？」天健曰：「飲於湖上，醉不能歸。」燕燕曰：「累我如是，汝心安乎？」天健曰：「汝有疾，我心當然不安。」時媪亦入內，曰：「燕燕，汝且安心靜臥，易痊也。」燕燕見媪態度和善，頓憶其慈母，芳心悲惻，眼眶中淚珠，不禁漸漸呈頰。天健曰：「燕妹，休悲戚！」言時，徐拭其淚。燕燕感母子之恩，胸懷稍釋。由是天健不復至鴉姑家。燕燕之疾，不數日愈。鴉姑久盼天健，不見蹤影，復至湖上尋訪檀郎，天健却之。鴉姑無奈，悵然歸。

冬，鴉姑糧盡，欲乞貸於天健，然心憾其疎己，甯飢而不往。時適遇四郎過其家，向其借貸，四郎不應。鴉姑牽其衣，促之坐，涕泣曰：「汝能贈我升斗之粟，我願留汝宿。」四郎好漁色，素喜拈花惹草，當聞鴉姑作是語，喜甚，亟為伊拭淚，低語曰：「我贈汝三斗米，汝留我幾宵。」鴉姑舉三指以示。四郎曰：「我往取米，汝隨我往。」四郎素有季常癖，不敢至家取米，乃往市糴之。鴉姑負米而返，心懷喜悅，亟煮焉。

飯成，鴉姑留四郎同食。四郎以鴉姑情意殷勤，共之。食後，四郎欲行，鴉姑曰：「且留，風狂天冷，無魚可捕。」四郎曰：「在此無事，悶乎？」鴉姑向之笑，不語。四郎見伊梨容雖因飢而瘦削，但一飯之後，漸有精神，尚不減少婦之姿態，兼以平日無事，肌膚雖黑，在村野之婦女中，却細膩而柔嫩，渠之心，未免動搖。四郎曰：「明日，我以新妝贈汝。」鴉姑曰：「如儂貧賤之骨，恐不能衣羅綺也。」四郎曰：「衣之，豈損汝毛髮乎？」

翌日，四郎歸，其婦楊小鳳怒曰：「昨夕，汝曷為不歸，亦在尋花問柳乎？」舉棍欲擊，四郎辯之曰：「我在



湖上捕魚。」小鳳笑曰：「汝休誑我，天寒矣，尚有魚乎？」四郎曰：「我若騙汝，葬身於魚腹中。」小鳳曰：「誰信汝誓，魚何在？」四郎曰：「已售去。」小鳳憤曰：「汝究在何處宿妓？」四郎曰：「此處安有妓？」小鳳曰：「留汝宿者非妓乎？」四郎曰：「我宿舟中。」小鳳趨前，提其耳曰：「良人無行，累我苦矣，誰誘汝，速言否則罰。」

四郎曰：「吾言，汝不信，尚有何言？」小鳳舉掌批其頰，四郎俯首無言。小鳳逼之再四，乃曰：「昨夜在胡一珠家。」小鳳曰：「前日，汝曾立誓不往，何以昨夜復去？」四郎曰：「行過其家，爲伊所見，強曳之入。」小鳳叱曰：「汝非孩提，焉得不能自主？我將往詰之。」四郎聞言，心甚惴惴，泣曰：「以後，我決不再往。若再往，憑你如何責罰。」小鳳曰：「汝每次宿於妓，歸則必立誓不復去，越四五日，依然故態復萌。」四郎曰：「今後，不敢矣。」小鳳聞言，釋其手，推之曰：「尚有二斗米未舂，速去舂之。」四郎尋之不獲，曰：「米何在？」小鳳曰：「隨我來。」四郎隨伊入房內。四郎曰：「米何在？」小鳳曰：「笨伯！米在是。」四郎懼於獅吼之威，不敢抗命從之。少頃，小鳳笑曰：「汝若再往胡一珠家，罰汝三年不得稍息。」四郎曰：「白底雖石，亦穿矣，况非石乎？」小鳳曰：「汝能舂穿白底，即使汝羅世間婦女於一室，我亦不管。」四郎曰：「婦女非鳥，安得而羅之？」小鳳笑曰：「白非豆腐，安得而穿之？」小鳳推之曰：「飢矣，速去煮飯。」四郎無奈，遂往淘米，洗菜，取柴，舉火，忙之不已。

鍋中梁熟，小鳳曰：「今日又得稍閒矣。」蓋四郎每自宿於外歸，小鳳輒以此罰之，彼懼甚畏，靡不樂從。四郎之所以僞言胡一珠者，一珠爲村中悍婦，且蕩，人盡可夫，小鳳懼，不敢撻其鋒。若言鴉姑，伊卽率娘子軍前往，以興問罪之師，鴉姑非其敵也。

#### 第四回 誕麟子無端爲父 烹鱸魚意外得妻

往者，村女鄭三妹，與四郎有染，爲小鳳所知，率十餘婦女，前往問罪。三妹駭甚，伏於床下，仍爲小鳳所得。迫其出，撕其衣，塞以鹽塗以糞。三妹受創過甚，臥床三月。四郎暗中延醫調治，耗資四五百金，其事始已。

由是以後，四郎每有豔遇，僞以胡一珠對，小鳳不敢肆威。人言村中有一虎一豹，虎謂胡一珠，豹謂楊小鳳。凡居以洋澄湖之濱者，皆震二婦威名。

越日，鴉姑不見四郎往，知渠必懼於獅威，故不敢至。一日，遇於湖濱，鴉姑曰：「何以不復來？」四郎曰：「無暇耳。」鴉姑笑曰：「非無暇，懼獅也。」

四郎授以金曰：「汝有所需，可自購置。」鴉姑曰：「物可購，人不可購也。」四郎曰：「有錢可使鬼推磨，何事不可爲耶？」鴉姑曰：「寥寥之數，置衣食且不足，奈何！」四郎曰：「人之患，無衣食，有則卽能度日，何必他求。」鴉姑曰：「前夕，我俟汝不至，悶甚。」四郎笑曰：「汝能卜以晝可乎？」鴉姑曰：「明日午後，我在家等待，幸勿爽約！」四郎應焉。

鴉姑去，四郎猶豫未決，欲往，懼爲婦所知，不往，將爲伊責難。是夜，渠歸告小鳳，謂「翌日友人締婚，欲往賀。」小鳳曰：「儂亦往。」四郎曰：「距此間有二十里之遙，何苦跋涉！」小鳳信而不疑。

翌晨，四郎理髮易服，僞作赴宴。午後，渠潛往，鴉姑覩狀，笑曰：「汝何故如是？」四郎曰：「昨夜赴友家喜宴，易衣而往，尙未抵家更換耳。」蓋鄉村中，平日皆御破舊之衣，非有喜慶，不衣新衣。鴉姑曰：「我慮汝今日

或不至。」四郎曰：「言出如矢，豈有所悔？」鴉姑曰：「前次汝何故爽約？」四郎曰：「因事忙不得已耳。」

黃昏時，鴉姑尚不允放其行。四郎曰：「明日，我可再至。」鴉姑始縱其去。四郎歸，小鳳絮絮問其酒筵如

何，新嫁娘如何，賓朋如何？四郎慮事敗，僞以對之。小鳳曰：「汝見新嫁娘美，美之否？」四郎曰：「有汝在，何

羨？」小鳳曰：「汝歸何速？」四郎曰：「遲則恐汝盼望。」小鳳曰：「喜果有否？」四郎曰：「我急於歸，忘之

矣。」小鳳曰：「以路程計之，應留汝宿。」四郎曰：「離此僅四五里。」小鳳曰：「汝何以誑我？」四郎曰：「汝

往，我偶與女子談笑，汝卽疑我，因此不欲汝往。」小鳳曰：「誰教汝輕薄成性，使人見疑？女儂相爲誰？」四郎

曰：「女儂相爲霞雲，貌較新娘更美，所謂豔於花者，信不謬也。」小鳳曰：「伊之身材如何？」四郎曰：「短於

汝二三寸，腰肢纖細，恰似柳條。」小鳳曰：「汝何觀之切耶？」四郎笑曰：「美人當前，易於烙印心頭。」

小鳳聞言，不禁心妒，乘其不意，突然舉掌批其頰，詎意擊之太重，頰腫如胡桃，齒間血流如注。小鳳怒意

未息，復舉拳毆之。四郎痛甚，殊爲狼狽。自後，四郎不敢再往。鴉姑怨其薄情，怒詈不已。

時，燕燕難產，歷一晝夜，胎尚未下。天健駭甚，奔邀穩婆至家，施以手術。此所謂手術，非如醫師然，但舉手

探之耳。天健從旁目覩，頗爲憂慮。既而胎下，伊安然無恙，天健與母如釋重負，安心焉。穩婆洗兒時，報曰：「恭

喜，夫人舉一麟也。」媪妄應之曰：「吾媳誕一雄矣。」天健聞言，暗怨其母何以僞稱爲媳。在媪之意，以爲燕

燕旣弄璋，須留之，若稱義女，則此兒從何而來？故順穩婆語氣，稱曰「媳」。若不稱媳，卽惹人疑異，反覺不美。

媪爲此言，燕燕聞之甚喜，數數目不天健。天健觀狀，箇心暗躍，於是對於燕燕愛護益切。每聞孩提哭聲，渠必

趨至床前探望，詢其飢寒否。燕燕婉言以應。有時，伊擁兒於懷，以示天健。天健手撫兒頰，不禁得意忘形，呼曰：

「吾兒殊佳。」燕燕橫以秋波，天健自知失言，向伊微笑。

是時，燕燕母子之衣食，皆賴天健，而天健非特毫無怨懟，且供應殊豐。春日，燕燕在哺兒，天健立其側，凝視伊之乳峯肌膚膩而白，心神竟爲之醉，舉手撫孩之頤，不意誤觸其乳，燕燕遽按其手，任其撫摩曰：「吾兒日必數食，皆賴是。」天健且撫且言曰：「乳汁豐乎？」燕燕曰：「試猜之。」言時，伊星眸斜睇，媚態橫流，天健驟遇此旖旎風情，心懷不禁狂喜，且覺手指觸處滑如脂，軟如絮，嫩如酥，愛不忍釋。

天健雖會獲鴉姑之愛，夢度巫山，第鴉姑係鄉野村婦，肌膚較燕燕相去天壤。斯時，天健驟得如是美感，喜甚。

燕燕易乳哺之，天健俯首，欲吮其乳，燕燕笑曰：「汝欲爲吾兒乎？折我福矣。」天健曰：「乳味如何？欲試一嚐。」伊任其吮，曰：「甜否？」天健曰：「甘。」燕燕拍其肩，戲之曰：「大兒。」天健曰：「汝能生我乎？」燕燕曰：「雖不能生，然食我乳者，亦兒也。」

久之，燕燕見兒倦眼矍矍，令其睡。天健於側不去，燕燕扣其衣，促天健出，天健曰：「汝產時，會見。」燕燕笑曰：「羞乎？汝可窺耶！」天健曰：「何羞？今欲重窺矣。」燕燕推之曰：「去去！」

夜，天健捕魚而歸，謂燕燕曰：「今日得一鱸魚，汝盍烹之。」伊取魚就烹，食時，天健舉箸以魚投伊口，曰：「燕妹，試嚐之，味美否？」燕燕食之而喜，曰：「美哉此魚！」

有頃，天健笑曰：「今有美於魚之味者投汝。」燕燕粲然曰：「何在？」天健舉以告，燕燕曰：「惡！是何言？」天健曰：「我愛汝，故以美味餉汝。」燕燕赧然無語。

無何，兒呱呱泣，燕燕若不聞。既而兒之哭聲爲媪所聞，呼曰：「兒哭矣！一燕燕仍置若不聞。天健笑曰：「兒哭不顧，魚味之美，可知矣。」燕燕吃吃笑。

翌晨，洗面時，天健與燕燕同其水矣。餐時，天健戲以燕燕所食之箸爲己用。燕燕曰：「髒乎？」天健曰：「此豈髒耶！」燕燕笑曰：「髒哉，汝也。」天健曰：「雖髒，汝甚愛。」燕燕聞言，粉頰浮霞，舉拳欲擊。天健曰：「莫擊，擊則我必報復。」其時，燕燕乃不敢擊，僅曰：「健哥，汝何狡狴！」天健笑曰：「誰嬌且滑？」

燕燕曰：「休胡言兒取何名？」天健曰：「渠之父爲誰？」燕燕曰：「提及負心人，我心殊痛！」天健曰：「今日，爾我既相愛，舊怨可以銷，往者汝如何有此兒，可告我否？」

燕燕曰：「儂於十七歲時，尙愛嬉遊，見村中諸童放紙鳶於野，輒喜往觀。有鄰家子名何若青者，羨儂美，日伺儂出，隨同遊戲。渠長二歲，家道亦富，與吾家相若。惟吾父與其父，因爭奪田畝，涉訟連年，含怨甚深。吾母宅心仁厚，俟吾父不在，與若青之母戚氏，仍交往如故。有時，我隨母至其家，見若青，必相與遊玩。是年秋，吾母隨父至杭遊覽西子湖，我因偶有寒疾，未往。若青聞我在家，遂暗遣婢女傳遞魚雁。渠得儂答書，喜甚，時致餽遺，以博儂之歡心。儂亦癡於情，竟由是通情愫，意有所不愜，輒遣書告之。渠見儂於彼有情，遂心懷邪念，誘儂與彼盟好，儂爲熱情所趨，不知其詐，允焉。由是，渠乘間匿於吾室。如是者數夕，始去。我懼爲父母所責，密之。及父母自杭返，渠仍暗中要挾，欲與我聚。我因心怯，允其所請，每於黃昏時，輒潛至空室中，隔四五夕，必一聚。」

天健曰：「汝之父母，豈未知耶？」

燕燕曰：「不知。」天健曰：「以後如何？」燕燕曰：「其時，若青甚愛我，願娶我爲室。我謂若吾父不許如

何渠謂使有力者執柯，何患其事不濟。我聞言喜甚，以爲彼必不負我。豈知彼竟是薄情無義之負心人！語至此，伊不禁悲從中來，泫然流淚。

天健曰：「燕妹休泣！」燕燕曰：「我有孕後，初彼促我墮胎，我謂汝既願娶我，何必墮胎。彼聞言不懌，漸與我疎隔。斯時，急甚，屢次要求彼遣人作伐，疏通吾父，豈意彼支吾其詞，居心將我拋棄。我憤甚，幾欲自殺。旋爲吾母所知，慮吾父見責，將我寄食姨母處。不意事洩，大怒，逼姨母逐我。姨母屢次懇求，吾父不允。一日，乘姨母外出，竟逐我，聲稱若留於伊家，定欲置我於死地。斯時，我追於不得已，遂流落至此。」

天健曰：「我擬喚鴉姑之父生稼作蹇修，與汝行婚禮，如何？」燕燕曰：「此事我難自主。」天健曰：「汝不能自主，問誰？」燕燕曰：「非我之不願，恐吾父知之，永遠絕我矣。」天健曰：「問汝父可乎？」燕燕曰：「此亦不能，且與我姨母商之。」天健曰：「如是甚佳。」

越日，燕燕隻身往探姨母。伊之姨母爲劉楊氏，見甥女至，喜甚，詢其寄棲何處，燕燕詳以告，並謂已誕一兒。楊氏曰：「汝在漁夫家中，起居安否？」燕燕曰：「安甚，不亞於吾家。」

楊氏曰：「村野盤飧，惟藜藿耳，汝甘否？」燕燕曰：「久之亦慣，與梁肉無異，不覺其味之薄。」楊氏笑曰：「若在往時，恐汝不能下嚥。」燕燕曰：「當然。今天健欲娶我。」楊氏曰：「汝願否？」燕燕曰：「不願，則何所歸宿？」楊氏曰：「待汝如何？」燕燕曰：「甚善，且其人頗誠實，與裘馬王孫，相懸天壤。」楊氏曰：「汝嫁漁夫，汝父將更怒乎？」燕燕曰：「不嫁，將如何？吾父志在金錢，若日後得有小康之日，吾父必不憾我。雖然，此事須由汝主持，否則慮有變。」楊氏曰：「汝父知之，更將怨我。」燕燕曰：「彼已逐我，婚事如何，必不顧。」楊氏曰：

「如是願助之。」燕燕曰：「彼將遣蹇修至，由汝主持以締姻事。」楊氏曰：「諾。」燕燕既得伊之允諾，即歸告天健，居然行聘。合巹之夕，親友紛集，雖甚草率，然在漁家視之，其禮已覺隆重矣。

## 第五回 誰解狂言飢欲死 但知獸意夢追歡

天健與燕燕結褵時，鴉姑又甚貧乏，寢至不能舉火，斷餐數日。伊聞天健娶燕燕，思及贈米留宿之心，懷異常憤恨。乃思同一女子，何以伊獨見棄，因此伊不禁悲動於中，掩面號泣。

時適有村中陳禿子，經其前，聞女子哭聲，入室問之，鴉姑泣以告。陳禿子素無家室，見鴉姑獨處，雖因飢餓而憔悴，但尚有少婦風儀，遂戲之曰：「汝休泣！能嫁我，不愁凍餒。」鴉姑聞言，乃曰：「能飯我者，願夫事之，無須言嫁。」

禿子負米以往，鴉姑飢甚，急舉火煮飯，熟，狼吞之。禿子笑曰：「飽則嫁矣。」鴉姑曰：「待以夜。」禿子曰：「此天之罰汝也。」鴉姑曰：「汝何言？」禿子曰：「昨夜我在睡夢中，恍惚旅行於外，遇一少女，哭甚哀。詢之曰：「家無糧矣。」我欲行，少女牽衣，向我哀求，乞升斗米，我不與。正相持間，忽一白髮翁過我前，向我言曰：「汝休吝升斗米，伊與汝殆有緣在。」我叩其故，彼曰：「伊今世之所以飢欲死者，在前生因囤米致富。雖飢民載道，彼置之不聞。其時，汝爲彼之傭僕，因過被逐，後汝乞於途，彼憐汝苦，復容汝爲僕。今日汝須贈以米者，即報其復用之恩也。」我聞言，甚爲驚訝，復問曰：「世之因飢寒而淪爲娼妓者，豈前生皆係富翁耶？」彼笑

而不語，飄然以去。

鴉姑曰：「汝爲此言，殆譏笑我乎？」禿子曰：「不！誰譏笑汝？」鴉姑曰：「我以飢而求汝，不可如是鄙視我！」禿子笑曰：「誰鄙視汝？」鴉姑曰：「今之世情，薄甚。」禿子曰：「汝休如是言！今幸而遇我，若遇他人，恐未必肯相濟。」鴉姑曰：「我素能以德報德，今使汝無妻而有妻，卽汝使我無米而有米，同一仁者之心也。」禿子曰：「如是言之，女子之爲娼妓者，亦仁者之心乎？」鴉姑曰：「惡！汝何言！豈能以若輩相比？」禿子離座，低語曰：「請汝施行仁政矣。」鴉姑曰：「噫！汝何言無米之苦甚矣！」

禿子曰：「汝知飢之可痛，捨努力無他技。」鴉姑曰：「如何努力？」禿子曰：「人生第一秘訣，惟有囊括金錢，有金錢，雖男爲盜，女爲娼，人皆恭維焉。汝不見食有梁肉，行有車馬者，親戚隣里，側目而視，縱有罪過，何患不能掩塞？」鴉姑曰：「嘻！此恐未必。」禿子曰：「此非予之調言，有事實在。邑中販私案，人證確鑿，而官吏公然獲鉅賄，後當事者，竟能安然出獄，噫！政以賄成，居今之世，尙復何言！」鴉姑曰：「官吏愈富，人民愈貧，吾儕小民，受其累矣。」禿子曰：「噫！此殆高呼廉潔之第一德政乎？」鴉姑曰：「今也，我因報汝贈米之恩，以留汝宿，在彼等觀之，必斥我爲蕩婦，豈意今之婦女，間多富有學識，傲睨一世，一旦或爲其父兄弟，夤緣權要，以謀升斗之祿者，甘願犧牲色相，順從若輩作婢妾，往往皆然。論其失貞，尤甚於我。何如在伊等，則鬻鬻然譽之曰：「榮」在我，則嘖嘖焉斥之曰：「辱」此爲爲而然！」

禿子聞言，憤然曰：「汝豈未知耶？榮辱功罪，世界愈文明，其高深更非吾輩細民所能推測。恨我僻處鄉野，未能高居顯要，否則在此作一夕之綢繆，明日汝父，不再捕魚於洋澄湖畔也。」鴉姑曰：「僕之命運使然，



無怨。」禿子曰：「如是言之，若輩命運中，豈應擇肥而噬，毀滅其天良乎？」鴉姑曰：「天良云乎哉，恐不適於權要，惟吾儕細民，始能守之。」

禿子曰：「此事不必言，言之徒增傷感。」移時，促鴉姑寢後，禿子視伊如家室，命其主持家務。鴉姑因久困於飢餓，驟得溫飽，芳心甚悅，克勤克儉，不復若已往之貪懶而偷安。

一鵲聞其女嫁於漁夫，悲甚，怒責其妻楊氏，楊氏亦怒，與之抗。由是夫婦反目，楊氏朝夕相詈，一鵲因此憂憤成疾，楊氏置之不理，彼之湯藥，由其媳喚婢侍奉。楊氏育一子二女子，子曰孟傑，長女曰紫鵲，次女曰青燕。呼燕燕者，爲幼時乳名也。孟傑娶周韻之女爲室，周氏名彩珠，頗賢德，見其姑與舅不睦，侍奉其疾，由伊一人奔波，有時，婉勸其姑，重歸於好，楊氏惡夫之逐女，不從。時紫鵲已嫁，燕燕爲母所溺愛，因此含恨甚深。

燕燕歸天健後，卽與姨母交往殊密。劉楊氏因已無所出，視伊若親女，對於伊家之消息，時往告之。燕燕聞其父病，意欲往探，劉楊氏阻之曰：「汝父之病，爲汝而起，若往，益增其恨。」

秋，一鵲易質，陳楊氏卽往報其妹，喚燕燕歸。陳楊氏之妹，卽劉楊氏也。劉楊氏得信後，卽奔告燕燕，促其往。燕燕攜天健同歸，將其兒寄食於隣婦處。陳楊氏見女偕婿至，喜甚，設宴以待。隣里聞者，皆非笑之。蓋在夫喪中，張感筵以款婿，在禮不當。時紫娟偕其婿張維豐亦至，見天健雖漁夫貌不俗，連襟間，頗相善，未嘗以其貧而鄙夷。陳楊氏見天健不類饜人子，喜甚，喪事畢，卽資助其婿，囑彼易業。天健歸，棄漁業，置田產，治耕稼，家道蒸蒸日上。燕燕之兒，痘而殤。踰年春，伊誕一雛，愛其貌美，名曰海棠。

天健爲海棠舉行湯餅會，彩珠隨姑及姨母同往，紫鵲偕夫亦至，惟孟傑不至。其時，村人紛集，咸來道賀。

席間，杯盤交錯，男女雜坐。村女張秋鸞，艷粧濃抹，舉止妖冶。周旋於衆賓中，恍若穿花之蝶。天健之友莊逸如，好漁色，羨其美，眼波斜射，注視不瞬。秋鸞微有所覺，暗以秋波送媚，杏眼傳情，獻盞遞杯，忙之不已。由是情苗蓓茁，笑語相傾，兩心潛暱。酒闌，逸如乘間捻伊纖手，秋鸞回眸淺笑，媚態生姿。伊藉眉梢眼角之傳情，益使逸如心惑。酒已，啜茗時，秋鸞舉杯以進，逸如接其杯，撫其指，低語曰：「我飲此茶，香味俱美，足快吾心。」秋鸞曰：「稍潤汝渴耳。」逸如舉目四矚，見衆賓視線，未嘗注意，遂曰：「汝之茶，固足以解吾渴，明夜可許我否？」秋鸞會意，低首以應。

秋鸞歸，細味逸如索茶之語，其中含有妙意在。翌日，秋鸞將房內奩具，佈置整潔，衾枕被褥，盡行洗滌，日以室中皿器，從新置放，其癡態殊可哂。秋鸞與母各占一室，伊因逸如欲至，故乃暗中佈置，不使母知。晝間，逸如會在村前徘徊，秋鸞見而潛至郊外，約以黃昏時，由伊爲導，逸如喜甚，欣然去。

夜一輪明月，漸上柳梢，沉靜江村，忽聞犬吠。秋鸞料檀郎將至，欲出外，慮爲母所覺，伺伊睡，始敢啓戶，潛蹤至柳下，探望之，見一黑影，躑躅河岸邊。伊猜知必係逸如，正欲前往，其影倏近，視之，果逸如也。逸如曰：「汝何遲？我俟之久矣。」

秋鸞見逸如踐約，芳心喜甚，緊執其手，默無一語。逸如俯吻其頰，秋鸞因乍與相遇，得意忘形，莫知所可，惟低語曰：「哥哥。」逸如復曰：「汝何遲？」秋鸞始曰：「俟母睡耳。」逸如曰：「我可以入否？」秋鸞曰：「母已睡可往。」伊卽導逸如入。逸如見伊閨房內，佈置整潔，不染點塵，雖於燈下，亦能辨別，更覺可愛，欲語秋鸞，膽怯，低聲曰：「吾母臥於隔壁，勿高聲！」逸如曰：「聲須低，當然，燈亦須熄。」秋鸞從之。

時逸如曰：「我遇汝已數載，惟昨日最爲接近。承汝青眼，相加吾心，甚感激。品茗時，汝殷勤招待，飲之足快吾意。今復欲向汝索香茗，以解吾渴。」秋鸞曰：「茶未經採摘，泉尚在山間，汝既愛我，不能鹵莽。」

逸如曰：「汝爲是言，殆曾經滄海者乎？」秋鸞曰：「汝何言？僕見男子，殊覺愧慙。今夕，殆夙緣耳，否則烏能近汝。汝欲誣我不貞，速去毋累我。」言時，嗚咽其聲，推其起。逸如笑曰：「秋，我甚愛汝，前言戲之耳，請汝勿介介於懷，誤此良宵。」秋鸞曰：「人之相愛，貴於知心，我既愛汝，汝尚誣我不貞，其情何在？」逸如曰：「我知過矣，我知過矣。」

黎明，逸如欲去，秋鸞期以後會，逸如曰：「今夕如何？」秋鸞笑以應。晨，其母餐後，見女未起，喚曰：「秋兒，日上三竿矣。」秋鸞聞聲遽起，見母，暗覺慚怍，慮爲母所知，芳心惴惴不安。

晝，逸如又在村前徘徊，秋鸞驟覩其影，驚喜交集。乘其母在園圃中時，伊潛至村前，以手示意，步於村外，離村稍遠，伊始敢隨。其後，相與語。逸如曰：「汝母知乎？」秋鸞曰：「未知。汝出，家人知否？」逸如曰：「我僞言爲友所留。」秋鸞曰：「今夕如何？」逸如曰：「無妨。」言時，彼以明珠十粒，翠環一副，納於伊手中。秋鸞喜甚，向其媚笑，逸如笑曰：「麥畦中，可乎？」秋鸞聞言，橫以白眼，嗔曰：「汝人獸獸。」時適有村人牽牛而過，逸如始離去。

夜，秋鸞聞門外彈指聲，伊亟從後扉出，窺探之，寂無人影。入內，少頃，復聞步履聲，啓戶視之，却爲前村王瑞福。秋鸞曰：「汝在門外何事？」瑞福曰：「適路過耳。」秋鸞曰：「頃，彈指者誰？」瑞福吃吃笑，秋鸞曰：「汝何故作祟？」瑞福曰：「汝以我爲鬼乎？」秋鸞曰：「黑夜逗留於此，何爲？」瑞福曰：「汝母已睡乎？」秋鸞曰：

「吾母之睡不睡，與汝無干。」瑞福曰：「我擬與汝……」語未畢，秋鸞曰：「小鬼，去去！」言時，將扉砰然閉。瑞福見其掩戶，伏於窗櫺間，作怨聲曰：「秋妹，休如是。」其時，母尚未睡，秋鸞懼爲母所聞，亂之曰：「母親，村前聞犬吠聲，有竊賊乎？」

其母曰：「今非冬夜，安有竊賊。」秋鸞曰：「夜深矣，可寢。」其母曰：「時僅黃昏乎？」秋鸞曰：「否，將近三更矣。」其母聞言，信以爲真，卽入內。

秋鸞見母寢，伊潛至門外探望，見昏暗中，絕無人影，知瑞福已去。伊曷爲欲冀其去，慮逸如至時，懼彼作祟，以破其好夢。

有頃，逸如至，叩其後戶，秋鸞迎之入。逸如曰：「頃，我會至此，見有人在門前徘徊，恐事洩，亟避，旋見其去，始敢叩門。其人爲誰？」秋鸞曰：「不知，恐係梁上君子。」逸如曰：「不類竊兒。」秋鸞曰：「非竊，曷爲而來？」逸如見伊應對如響，遂不疑。當逸如初見黑影在伊家簷下時，疑爲彼之情敵。及伊答不知，料爲竊兒，彼之疑團始解。

又頃，逸如曰：「麥畦中作燕雙飛者，時有所聞。」秋鸞曰：「在昏夜時，尙覺羞澀，可畫乎？此等人無殊野獸。」逸如曰：「何以言其然？」秋鸞曰：「獸攫人而噬，世之類於獸者，亦攫人而噬。」

逸如曰：「人於原始時代，固由獸類所化，因此發現本性時，未免皆欲露其獸性也。」秋鸞曰：「儂所不解者，人皆經視兒童，以爲兒童無足用。但在我觀之，最純潔，最天真，惟兒童耳。世間若盡如兒童之純潔與天真，則一切貪殘之獸性，卽何由而發矣。」逸如曰：「今之所謂文明，僞也，如人類果真達於文明之境，則一切

獸性銷聲匿跡爾詐我虞盡皆掃除汝不觀乎十丈軟紅塵中熙來攘往誰能免乎獸性其間真能脫俗不拘形跡人皆驚驚然曰：「彼瘋子也，彼瘋子也。」察其所謂瘋子者，無非其人舉止真率，有類於兒童。涉世稍深之人，如兒童之所謂純潔，所謂天真，即絲毫無有，且詐僞百出，處處現其獸性矣。」秋鸞笑曰：「汝未必無獸性。」逸如不復辯，但曰：「夜深矣，休負良宵！」

## 第六回 有女同車驚絕豔 得隴望蜀戀雙飛

踰年，秋鸞懷孕，泣。逸如欲其娶。逸如父聞之，怒責逸如。逸如無力自主，第促秋鸞墮胎，伊泣不允。既而秋鸞位訴於表兄謝得琦，前曰：「伊已育孕，奈何！」得琦憐之，遣蹇修往娶焉。

逸如聞秋鸞爲得琦所娶，潛往，晤秋鸞，問其可能重續舊歡否？伊却之曰：「今儂已有夫，安可？」逸如見秋鸞心變，知難挽回，已往之情，心懷痛憤，乃與之絕。

逸如之父，以子年漸長，宜成家室，遣媒妁往諒邑中王鼎新之女冰紅，鼎新允，遂定聘。逸如意不悅，與其友孫靄如磋商，意欲入伍，靄如力阻。後逸如復與張嘉祺計議，嘉祺與彼最友善，謂逸如曰：「與其入伍，不如營商。」逸如曰：「營商須資財如何而可？」嘉祺曰：「我所言者，小商業也，資本甚淺，謀之甚易。」逸如曰：「何事？」嘉祺曰：「攝影社。」逸如曰：「此事，我不諳，奈何？」嘉祺曰：「無慮，我已知其門徑。爲汝在洋澄湖畔所攝之影，成績絕佳。」言已，嘉祺取片與逸如觀之，逸如細閱之，乃覺渠之所攝果與市鎮上照相館攝者無相軒輊。

至時，逸如之意遂決。歸商於母，母見其終日飄蕩，不務正業，允焉。逸如得慈母諾言，甚喜，奔告嘉祺，籌備進行。嘉祺籌款，偕逸如乘火車至滬，購置攝影之用具。同車中，遇二少女，坐於側，逸如驚其艷，頻作劉楨之視。

二少女爲誰？坐於憑窗者曰吳文燦，在左者曰吳文蘭。文燦爲姊，文蘭爲妹，貌俱秀豔，年僅十七八。逸如乘間探問伊之氏屬里居，文蘭健談，有兒童習性，不畏陌路人，竟與之語。語時，亦詢逸如氏屬里居，逸如卽以實告。嘉祺見渠與少女談天，頻頻斜視，暗思：此一對姊妹花，容貌與其表妹陸婉香相若，其心亦不無留戀。

文燦姊妹爲姑蘇產，當時乘車至滬，抵校讀書。逸如從文蘭口中，探知其事。於是欲與伊締友誼，伊謂校規甚嚴，汝欲來校，須認爲吾兄，易姓爲吳，然後始許相見。逸如喜曰：「我擬易名爲吳文傑，如何？」文蘭笑曰：「可。」文燦見逸如貌清秀，語文雅，不類商賈中人，故妹之與彼談笑，不加干涉。

車抵北站，二女欲抵校，逸如邀伊二人觀電影，文燦却之。文蘭曰：「姊先至校，我往觀焉。」文燦作耳語曰：「與陌路人同觀電影，不雅。」文蘭曰：「姊休多慮，彼欲與我爲友，隨往無妨。」文燦曰：「我不去！」文蘭曰：「今日社交公開，有誰言，我決意去！」

嘉祺見伊二人竊竊私語，謂逸如曰：「觀伊等態度，幼者願焉。」逸如曰：「汝盍邀其姊同往。」嘉祺趨至文燦前，笑曰：「蜜絲吳，請同往一觀，如何？」文燦亦笑曰：「承君美意，謝謝！」嘉祺曰：「無須兼遜。」文燦曰：「有行李在，如欲往，且待後日。」文蘭曰：「姊旣不去，我且隨往。」嘉祺見文燦不願，遂同逸如偕文蘭，先抵旅社。文蘭視逸如若兄，親暱異常。逸如曰：「今夕，誰家影片佳？」嘉祺曰：「南京。」逸如謂文蘭曰：「汝愛觀外國片，抑中國片？」文蘭曰：「吾意不若至中央，觀國片。」嘉祺曰：「腹飢矣，且進餐。」

時三人入茶館餐已就文蘭意往觀國片入座文蘭在逸如側且觀且言狀至樂嘉祺見逸如已體情於伊，不待電影映畢，託言探友，先離座。向逸如作耳語曰：「明日我來向汝道賀。」逸如曰：「胡說！」嘉祺笑曰：「善自圖之！」言已，徑去。文蘭見嘉祺與逸如更暱，斜欹逸如身畔，逸如握其纖手，細問其校中狀況，對於銀幕所映者，竟棄而不顧。文蘭以逸如舉止溫柔，殊得伊之歡心。暗思：伊所遇異性從未有若逸如之親切，故芳心暗戀，相語甚歡。縱逸如將手指撫摩其肌膚，伊却絲毫不拒。但曰：「哥，休如是！爲人見之，羞乎？」逸如低語曰：「在此昏暗中，有誰見耶？」文蘭曰：「癢乎？」逸如曰：「電影將畢，盍先行。」文蘭從其言，隨逸如出，復至旅邸。

文蘭曰：「我去矣！」逸如局其戶，阻之，曰：「今夕，請汝留於此。」文蘭曰：「吾姊將責我乎？」逸如曰：「伊既許汝至此，雖不返，未必見責。」文蘭曰：「我豈能與汝同室？」

逸如曰：「無妨。」文蘭卸其旗袍，據床而坐，逸如趨前，並肩坐，執其手，曰：「汝之手指，柔而美，真柔黃也。」文蘭曰：「汝何故常撫摩我肌膚？」逸如曰：「蘭妹，我心殊愛汝，但覺汝之肌膚細膩嬌嫩，觸及我指，吾心醉矣。」文蘭橫以秋波，曰：「同是人也，我有何美？」逸如曰：「誰謂汝同？汝盍思之！賈午何以偷香，非烟何以杖死，紅拂何以夜奔，文君何以入蜀？」文蘭笑而拒。

翌晨，文蘭欲起，逸如止之。

少頃，有人叩戶，文蘭向逸如橫以白眼，披衣急起，啓戶視之，乃嘉祺也。嘉祺見伊髮亂如蓬，衣鈕未扣，酥胸袒露，肉感動人，遂欲探其胸，文蘭怒，杏眼圓睜，急避。嘉祺趨至床前，謂逸如曰：「祝汝有情人成眷屬。」文

蘭斜睇逸如，逸如笑謂嘉祺曰：「我爲汝作蹇修，喚其姊來。」文蘭曰：「休胡說！吾姊性情偏執，今日我至校，必爲伊責矣。」逸如曰：「有我在，汝毋恐！」嘉祺曰：「愛情不能相強。」逸如見嘉祺在，卽披衣起，三人共進早點。

逸如曰：「蘭妹，今日留於此，可乎？」文蘭曰：「不可。」嘉祺曰：「汝去喚姊來。」文蘭曰：「伊不願與陌路人交遊。」嘉祺曰：「我不信。」早點後，時已十句鐘。逸如曰：「汝何時來？」文蘭曰：「星期六之晚。」逸如曰：「太遲！明夜如何？」文蘭作耳語曰：「汝何急？」逸如曰：「汝可爲我喚文燦來。」文蘭曰：「汝亦懷野心乎？」逸如曰：「否！爲汝耳。」文蘭曰：「汝欲娶我，須至吳城，向吾父先索庚帖。」逸如曰：「由汝姊作蹇修，可乎？」文蘭曰：「吾姊未必肯，蓋慮爲父母責耳。」逸如曰：「姑且向汝姊說之。」文蘭曰：「緩日再言。」逸如曰：「汝不願乎？」文蘭笑曰：「不願，昨夜安肯伴汝！」逸如曰：「舉步時，覺其異否？」文蘭忸怩曰：「啐！何異？」時，嘉祺見彼倆密語喃喃，潛至文蘭後，竊其手帕，文蘭不覺。逸如曰：「吾友擅攝影術，汝盍留一影於我。」文蘭曰：「吾姊亦喜攝影，異日，偕伊同攝一幀。」逸如曰：「汝先獨攝一幀，以留紀念。」言已，逸如謂嘉祺曰：「今日，可爲蜜絲吳攝一玉照。」嘉祺曰：「快鏡可乎？」逸如曰：「有否？」嘉祺曰：「有，我向友人處借之。」逸如曰：「速取！」嘉祺應曰：「諾。」匆匆而去。

逸如見其出，攬文蘭於懷，曰：「今夕，汝莫去。」文蘭桃頰微赤，曰：「哥哥，汝何如是愛我？」逸如曰：「我只願，片刻不離，始樂矣。」文蘭曰：「儂若得父母允諾，定能嫁汝。」逸如曰：「若父母不允，將如何？」文蘭曰：「如是，則難矣。非我之不愛汝，奔吾父爲吳城望族，我不能作紅拂之私奔。」逸如曰：「如有阻撓，汝須力爭。」



之。」文蘭曰：「此當然。」

少頃嘉祺至，遂往公園，擇景之佳者，攝之。逸如與文蘭合攝一影，文蘭不允，強之而後可。攝後，時已逾午，文蘭匆匆去，逸如與嘉祺同往配購攝影具及一切應用品。

夜，嘉祺仍宿於其友張霖家。逸如獨在旅邸中，甚悶，正欲出外，忽見文蘭含笑入。

逸如跳躍而前，握手笑曰：「汝來甚佳，我正苦岑寂！」文蘭曰：「今日至校，吾姊並無他語。」逸如曰：「伊在校作何事？」文蘭曰：「校中除讀書外，有何事？」時二人並肩坐，意蜜情濃，互相凝視，半日不見，亦有「伊在感」之感。逸如曰：「汝姊有無戀人？」文蘭曰：「有。」逸如曰：「誰？」文蘭曰：「言之，汝不相識。」逸如曰：「可以告我乎？」文蘭曰：「彼為大學生，羨吾姊能文，屢通翰墨。由是感情漸濃，往還殊密。及發生肉體關係，彼忽與吾姊漸漸淡漠。後得同學中消息，始知彼已別有情侶。吾姊得知此訊，憤甚，向其理論，彼一味避躲，不與吾姊見面。伊受此刺激後，即努力於學藝，不復與異性近。今晨，我至校，伊會囑我處事須謹慎。我謂彼乃真心與我相善，不致半途相疎也。伊謂觀彼舉動誠實，想必可恃，惟不可不以審慎處之。」

逸如曰：「汝觀我何若，果肯負汝否？」文蘭曰：「汝待我如是親暱，必不負我。」逸如曰：「我亦會經滄海之人，此次來滬，因恨吾父阻我姻事，故憤而離家，與友人組織攝影社，擬至京滬一帶各鄉鎮，設短期照相館，每至一地，最久以一年為限，名曰江南旅行攝影社。蓋欲藉以脫離家庭之拘束，以謀自立。若能餬口，再擬設一照相館，地址或京或滬，今尚未決。」文蘭曰：「汝亦會失戀耶？」逸如曰：「然。」文蘭曰：「汝若娶我，汝父阻止否？」逸如曰：「老人頭腦頑固，安得不阻！」文蘭聞言，驚曰：「汝誤我矣！」逸如曰：「妹妹，汝休驚！汝

貌若海棠，心甚愛汝，豈肯無端相捨。今夕，所以爲汝告者，欲汝知我之背井離鄉之本意耳。現代青年，潮流所趨，婚姻皆主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可棄而不顧。縱父母爲我訂婚，我誓必毀約而娶汝，况我未訂婚乎？彼爲此言，僞以安慰伊之心，若實告之，文蘭必益怨其誤己也。

文蘭聞其言，芳心轉安，乃曰：「君因以深情向我，則吾身誓屬於君，前途尚有荆棘，汝當爲我謀之。」逸如擁伊而吻，笑曰：「汝口中有糖乎？何以味甘若飴？」文蘭曰：「誰有糖！」逸如曰：「無糖，何以汝之舌端甜甚？」文蘭曰：「此汝因愛我之故，所以覺其甘。」逸如曰：「血旺者，吐沫甘。汝之舌端，甘如飴者，大抵因汝血旺之故。」文蘭曰：「如是言之，汝殆善於吃胭脂者乎？」逸如局局而笑。

越日，文蘭去，逸如與嘉祺至各處遊玩，嘉祺將應用物件購置畢，意欲歸，逸如因留戀文蘭，擬在滬小作勾留。嘉祺見其樂不思歸，仍宿友家，俟其興盡，以返故里。

## 第七回 落花有意留春夢 飛絮無心到玉樓

星期六，文蘭偕其姊，同往逸如旅邸，逸如喜甚，留其讌。三人同至南京路粵菜館共飲，文燦量窄而喜飲，三杯後，薄醉矣。逸如邀伊倆觀劇，文燦辭以醉欲返。彼覩伊之桃顚，紅豔若朝霞，伊之雙瞳，明朗似秋月，私心暗羨，擬竭意留之。遂曰：「汝旣不欲，且至旅邸休憩。」文燦自覺微醉，神疲目眩，乃隨其往。入室，文燦斜依於沙發上，沉沉欲睡，逸如俛其側，命侍役購生梨，舉梨投於伊之口，伊啖之而甘，向逸如微笑。逸如見伊似有情於己，個心漸動，故意命文蘭出外購物。文蘭出，逸如曰：「醉乎？」文燦曰：「不！」逸如曰：「臉紅若是，殆醉矣，」

畫依枕稍息。言已扶伊至床。文燦微覺昏眩，臥焉。

時，逸如見其睡態，恍似煙籠芍藥，嬌豔絕倫。彼卽斜臥於旁，低語曰：「我來伴汝。」文燦雖耳有所聞，惟身軟若綿，無力推拒。但低聲曰：「汝不可與我同睡。」逸如曰：「我心甚愛汝。」文燦曰：「汝既愛吾妹，不可負伊。今日我之來，爲吾妹耳，豈能自媒，以累吾妹。」逸如挨近伊之枕畔，文燦舉手推之，彼促其手，就伊之頰吻。

及文燦購物而返，不見逸如，但見履在床下，而逸如之衣，披於衾間。伊猜知其故，雖心有所妒，第礙於自己之姊，未能遽爾相爭，惟隱忍於心，佯謂文燦曰：「姊，彼在何處？」

文燦僞睡不應。文蘭趨趨於前，俄而放膽，舉手擊其衾，呼曰：「姊，逸如何在此？」逸如啞然而笑，探首衾外。文燦聞聲益羞，縮於衾中，蜷伏不動。文蘭曰：「佳！」逸如示以眉語，囑其弗懷醋意。文蘭曰：「物購就矣，佳乎？汝盍視之。」舉以示逸如。逸如曰：「勞矣，汝且寢，待明晨觀可也。」文蘭秋波斜睇，以指括其頰，以羞逸如。逸如故示笑容，凝視文蘭不少瞬。文蘭欲諷逸如，恐其姊不悅，嚙嚙而止。伊遂退至側邊之床，卸粧寢。

黎明，文燦起，見其妹，面有慚色。文蘭佯作不知，笑曰：「姊，昨夜汝醉乎？」文燦曰：「醉甚，睡後茫然不知，今餘醉尚未盡銷。」文蘭曰：「酒最易誤人，後宜少飲。」文燦聞言，心虛，疑其諷己，粉頰紅暈，低首不語。

逸如聞聲，爲之解圍曰：「蘭，來。」文蘭曰：「時尚早，猶欲睡也。」逸如曰：「且來，吾語汝。」文蘭披衣起，就之。逸如見其有醋意，慰之。文蘭曰：「既愛姊，何以復愛我？」逸如曰：「我之心，惟愛汝。」文蘭曰：「汝對吾姊言，亦如是。」逸如辯曰：「否！」文蘭曰：「請姊證之。」

文燦聞聲作假寐。逸如疑文燦復臥，謂文蘭曰：「汝猶菱塘，伊猶荷池也。」文燦聞其語起，欲詰責逸如，移步將近，復退屏息以俟。

既而文蘭起，逸如仍臥。文燦見妹起，伊亦起，謂文蘭曰：「可至校矣。」文蘭曰：「諾。」逸如聞聲，亟起，阻之。文燦曰：「君既有情，欲聚不難，明日可復至。」逸如曰：「文蘭來乎？」文蘭應曰：「隨姊同來。」二女去，逸如往訪嘉祺，嘉祺在張霖家雀戰，男女雜坐，笑談殊樂。

逸如見其專心於雀戰，不暇他顧，遂退出，獨自閒遊。行於西藏路，見一少婦，淡粧素服，明眸善睐，尾之。少婦似有所覺，從跑馬廳南折而行，逸如緊隨不捨。至成都路，折而南，經霞飛路，至辣斐德路，復西行。其地行人稀少，逸如越伊之前，向伊斜視，伊亦向其望，梨渦微含笑。逸如與伊並肩行，語曰：「夫人似會相識乎？」伊應曰：「何處？」逸如搔首語曰：「遺忘矣。」少婦曰：「君甚面熟，姓張乎？」逸如曰：「否！姓莊。」少婦曰：「是矣！張與莊音相類，莊先生與我同路乎？」逸如漫應曰：「然。」少婦止其步，回顧，訝曰：「路徑誤矣。」逸如曰：「汝家在何處？」少婦曰：「近矣。」

逸如見其態度和善絕無愠色，仍隨其行。少婦笑曰：「吾家在此間東數十步。」乃轉身而東，行行復行，所謂數十步者，不至幾倍於此。抵一凹形之空地，廣有數弓，向南爲洋房。少婦折而行，回首嫣然，似招其往。逸如會意，從之。扉扇，少婦歷階，按電鈴，扉啓，應門者爲十五六歲之婢。少婦肅其入，逸如曰：「汝家有他人乎？」少婦曰：「且坐，無妨。」逸如入室，坐，少婦命婢進以茗，復取捲煙進。逸如舉火吸之，其烟繚繞，味香而純。逸如叩其氏屬芳名，少婦舉以告。

少婦姓陳，名寶璉，嫁於杜杜天折，寡居於此。伊自言年二十五，觀之若不及室中。陳設精緻，有油畫有水彩畫，有宋明山水軸，器皿中西俱有，桌椅皆楠木製，地鋪以毯，上有圖案。吸烟時，灰置磁盂內，不能亂投於地，以污其毯。

逸如與少婦寒暄後，舉目四顧，心殊驚訝。蓋伊之室中，既如是富麗，何以萍水相逢，竟能引其入，豈人之所謂仙人跳者乎？抑伊爲拆白黨歟？躊躇再四，不能決其爲何若。

寶璉亦絮絮叩其氏屬居處，逸如略以告。伊曰：「君入此室，疑我乎？」逸如曰：「有何疑耶？」寶璉曰：「言之，頗覺慚作。」逸如曰：「今日遇夫人，三生之幸，有何慚意？」寶璉曰：「我與君誠萍水耳，不意竟爾忘形，導君至此，事似兀突。惟我之所以不避瓜李之嫌，邀君抵寒舍者，非無因。」逸如曰：「夫人可明以告我否？」寶璉梨渦微赤，欲語不語。逸如見伊靄靄不言，乃益端莊其態，若佛門弟子聽講華嚴經然。寶璉覘狀，暗思彼在途間，目灼灼如賊，曷爲一入此室，其態立異，殆此人非儂薄之流，於是芳心益欽愛，自幸識力非淺，尤悟昨夜夢中所遇，果有夙緣乎？否則何致魂夢中之人，竟與彼如是符合。

其時室中鴉雀無聲，惟聞從遠處傳入之汽車聲，嗚嗚而已。

寶璉之心固已漸趨沸點，第以相逢伊始，羞意難除，舉目偷窺，乃覺彼之容貌清秀，氣宇非俗，較之九原之夫婿似無軒輊，且味其語氣，察其舉止，箇卽之情性，殆遠勝於夫婿。伊愈思而欲言者，愈難啓齒，所慮者，言之恐疑己爲蕩，或因此而增其惡心，又思自西藏路邂逅，尾隨至此，彼之愛己之心，未必不亞於己，若失此機緣，縱其去，則長夜孤衾，情何以堪！思維及此，伊之一縷柔情，不覺如煙雲之繚繞空閒，直欲將其包圍之。

而後已。

逸如靜坐於寶璉之側，鎮靜若老僧之入定，偶爾舉目，與伊之視線相接，伊乃含情淺笑，秋水凝眸。當此際也，縱長此鴉雀無聲，呆坐若木偶，亦不厭，縱長此老僧入定，默數其鼻息，亦不倦。

寶璉見其默無一語，芳心如轆轤然，旋繞不已，既而轉身向其微笑曰：「佛說人之聚散，在於緣，得其緣則聚，失其緣則散，今日之遇亦緣也，雖然，緣之爲久爲暫，不知何若？」

逸如曰：「承夫人寵招，得蒞瓊階，何幸如之！緣之久暫，權繫於夫人乎？」寶璉曰：「我縱不以陌路視君，第爾我之聚，出於意外，君其有所疑乎？」逸如曰：「否！語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夫人既不以陌路視我，而我亦能推心置腹，一見如故也。」寶璉曰：「感君美意，儂心殊爲慶幸。」逸如曰：「夫人之所謂緣，信然。我於途中見汝時，果若相識也。」寶璉曰：「所異者，昨夜夢中，曾已遇汝，形容衣服，盡與君同，所不同者，昨惟夢而已。」逸如聞言，喜甚，漸忘其形，笑曰：「如是言之，我與夫人有夙緣矣。」言時，眼波凝注，益覺伊人雍容華貴，戀意濃郁，不禁思潮起伏，但冀留髻。

寶璉靚狀，芳心亦動，猜知逸如於己，其情必亦濃厚。遂呼婢進茶點，伊陪於旁，逸如謙遜，寶璉曰：「此不足以果腹，僅稍止以飢，請君嘗之。」逸如情不能却，舉箸，箸間之物，未嘗咽，而在前者，已陸續進至數色。每箸於逸如者，寶璉笑容可掬，向逸如曰：「請！」

此時，逸如非特以茶點之味，甜而美，卽伊之笑容，伊之謂請，却足以使其神魂顛倒，歡欣難以言喻。蓋寶璉之笑，其容柔美，較任何女子所莫及；請之一語，其聲尖脆，入其耳如聞絃管之音。幸其時惟逸如一人在側，

否則求寵於伊人前者，皆欲獻其媚力，抵死相爭矣。

寶璉勸之愈殷，逸如却之亦愈恭。移時，食已，逸如欲行，寶璉留之，曰：「君且稍坐。」

逸如曰：「明日當可再踐瓊階也。」寶璉曰：「吾家人少，君在，可稍減岑寂。」逸如見伊留之殷，不便言去，遂止。

## 第八回 戲方城柔情如水 入閨闈凡骨欲仙

寶璉曰：「君若嫌寂，作方城之戲，能乎？」逸如曰：「能。」寶璉命婢女呼其隣至。少焉，有妙齡女與中年婦，入女衣紅裳，婦衣玄裳，幼者美而長者肥。寶璉爲逸如招呼，指婦曰：「伊爲東隣鄧家駒之夫人茅蘊玉。」復指女曰：「伊爲左小姐尙懿。」僞稱逸如爲伊之表弟。

旣入局，初寶璉南嚮，尙懿東嚮，蘊玉西嚮坐，逸如坐於蘊玉之左，尙懿之右。尙懿年雖最小，而牌勢極旺，且技亦擅長，逸如居於伊之下，獨負四圈後，欲易坐，擲之依然。

其時逸如牌勢更一蹶不振。手中籌碼，向尙懿貸之數四。逸如驚其豔，頻頻斜視，而尙懿志在於牌，雖微有所覺，毫不介意。八圈已，天色昏暗，室中電炬明朗，無異天空皎月。寶璉留逸如晚讌，邀尙懿蘊玉陪之。尙懿堅却，寶璉曰：「不從吾意，今後不必來矣。」尙懿曰：「何苦！」寶璉曰：「彼已負，飲後再續之。」言時，目視逸如，以窺其意。逸如驟獲如是環境，廁身於燕瘦環肥中，個心殊悅。當見寶璉秋波斜溜，有意留髡，益覺不飲而醉，熱情如沸。蘊玉曰：「續八圈如何？」尙懿曰：「我欲去矣。」寶璉曰：「汝非孩提，猶欲食乳乎？」尙懿曰：

「至多八圈。」於是四人重行入局，座位互易，逸如坐於寶璉之右。時除四人雀戰外，僅有一婢在旁服役，室中但聞劈拍之聲。逸如無意中足抵寶璉之履，寶璉媚眼斜舒，芳心忐忑。逸如微覺，戲以足勾其腿，暗窺伊之態度，第見伊低首注視其牌，而梨渦微紅，似有羞意。所異者，逸如以二足壓其上，伊不縮，若未介意也。

時，逸如注意桌下之活動，手中所發之牌，時有所誤，在逸如右者爲尙懿，以致尙懿之牌，依然勢旺。蘊玉笑曰：「左小姐手氣甚佳，可購彩票，獲頭獎矣。」尙懿曰：「與其購獎券，不若買跑狗票。」寶璉曰：「獎券狗票，徒耗其資，無益，不如雀之有興趣也。」尙懿曰：「雀甚麻煩。」蘊玉曰：「左小姐，近日狗興如何？」尙懿怒曰：「鄧嫂何言？」蘊玉笑曰：「汝休誤會，狗興者，謂買跑狗票耳，豈有他意耶？」寶璉曰：「玉姊，言語不可鹵莽。」蘊玉曰：「此係實情，伊視狗，甚有興趣。」尙懿舉手欲擊，牌忽墮地，逸如急收其足，寶璉命婢拾之。

四圈以後，復易其座，逸如重在尙懿右，牌勢雖劣，不顧，但時時偷戲尙懿。尙懿偶一回顧，視綫相接，絕無愠意。以之逸如之胆益縱，乃以足勾其履，尙懿粉頰微紅，急縮入抹牌時，逸如於有意無意間，撫其纖指，尙懿不禁心動，有時，林顯含笑，稍露幾分親熱意。

至最後一圈時，寶璉命進茶點，逸如食之，頗覺味美。尙懿謙遜不食，逸如得意忘形，離座，趨至尙懿側，邀伊食，尙懿曰：「我不喜甜味。」蘊玉曰：「莊先生如是殷勤，感情難却。」尙懿不得已，略嘗一二，卽已。

尙懿食茶點時，秋波暗向逸如斜視，在此剪水雙瞳間，感情淺深，如辨白黑，極易分明。若其情尙淺，在斜視時，浮而不膩；其情已深，在斜視時，膩而不浮。

欲知膩與浮之如何，全在慧心人之體味。尙懿初與逸如視線相觸時，因陌路相逢，無情之可言，故伊之



目光雖含有幾分熱意，尚浮而不膩。及至榻伊食茶點，伊舉目斜睇，其視線異矣。浮之中却有一幾分膩也。逾如痴於情，靚尚懿視線，漸若蛛網之絲，其心更益注意伊之行動與笑貌。若者爲何如耳。

雖然尚懿之視線如是，而寶璉之視線却又異於此矣。寶璉爲孀居之婦，惟以門第富，不能再瞧，一旦覩英俊少年，其心熱，其情切較處子異也。尚懿雖愛逸如，則伊之欲追求同於逸如之少年，易如反掌。在寶璉則難矣。故在夜間雀戰時，寶璉之視線，從有意無意間透露其無限熱情，所謂膩而不浮者，惟寶璉爲尤甚。

時也，逸如爲二美之視線所籠罩，其手中之牌，宜乎雜亂無章，漏拍誤發，屢惹蘊玉竊笑。

局終逸如負甚，寶璉慮囊內未豐，計算時，伊將逸如所負者，如數付於尚懿。蓋尚懿贏最多，寶璉雖贏，不及尚懿四分之一，而蘊玉亦負，惟爲數亦微。

尚懿蘊玉相繼去，逸如欲行，寶璉留之。逸如檢視囊中鈔幣，計償賭款，僅三分之一。當謂寶璉曰：「今日幸遇夫人，不致受窘，否則圖窮七現，爲左小姐等笑，我爲窮措大矣。」寶璉曰：「局將終，見君有焦急之色，測君必爲青蚨，故不待傾囊，儂先爲汝償付也。」逸如曰：「承夫人美意，甚感！」

寶璉命婢整理東樓之一室，留逸如宿，逸如就焉。

子夜，逸如轉側於床第間，因以所遇之奇，未能成寐。暗思室中如是精緻，何以除寶璉外，僅有婢僕而已。留宿之處，似乎與伊閨闈甚近，以密邇之地，乃容男子宿，不亦異乎？疑慮間，忽門啓，寶璉入，逸如起，伊止之曰：「草起！逸如曰：『夫人將有以教我乎？』」寶璉笑曰：「此間殊草率，君安乎？」逸如曰：「甚安，夫人無須過慮。」寶璉曰：「君岑寂乎？」言時，啓無綫電，逸如傾耳以聽，竟忘其倦。寶璉坐於床畔，不言去。逸如斜依於枕，

視其衣，式樣摩登，顏色鮮妍。視其容，脂粉輕施，桃頰秀美，視其神，清如秋水，豔若海棠。視其態，含情不語，若有所思。

逸如見寶璉於宵深人靜之際，坐於其側，疑其必欲歡聚而來，其心不覺狂喜。挨近其肩，意欲吻，寶璉向後稍讓，曰：「我恐汝寂寞耳，今已更闌，且寢，我去矣。」言時，伊起立，向逸如道別，離室去。

逸如見伊去，態度頓呆，將無線電機息之，不復思睡，起，整其衣，躡足室外，探視伊之閨闈，但見餘室俱昏暗，惟繡幔遮者，室中尚有燈光在。遂潛抵室外，推其戶，已扃叩之，不應。從隙中窺之，隙小，但見室中器皿，他無所覩，移時燈熄。逸如退入己室，意緒悵惘。

翌晨，寶璉命婢服侍盥洗畢，進早點。已而，寶璉至，艷粧艷飾，皓齒明眸，神爲之奪。逸如逡巡欲行，寶璉堅留之，曰：「君休去，信宿而行，無妨。」逸如曰：「忝擾郇廚，自覺慚怍。」寶璉笑曰：「恨無佳肴美酒，以餉佳賓，儂心亦殊愧慙。」逸如曰：「夫人燕居，作何消遣？」寶璉曰：「方城耳。」逸如曰：「久玩不厭，倦乎？」寶璉曰：「琴也，歌也，亦足解悶。」伊步至琴前，按譜奏之，其聲激越。至時，逸如悠然神往，不復思去。趨前，立於伊側，觀其奏琴之姿態，秋波流盼，手指活潑，倏起倏落，極爲曼妙。旣而，伊引吭而歌，歌聲若出谷新鶯，抑揚頓挫，高下疾徐，靡不中節。

逸如不諳音律，聞其聲，但覺伊之珠喉婉轉，極其悅耳。歌已，寶璉曰：「君厭乎？」逸如曰：「不。」寶璉曰：「奕能乎？」逸如曰：「能。」

寶璉取圍棋，與逸如相對坐，凝神下子。逸如舉目，靜察伊之容貌，眉彎似月，瞳秀如波，頰豔於花，脣含若

貝。雖新寡文君，年近花信，而蕙心蘭質，儀態萬千。下子時，伊之目光時掠逸如之容，逸如心懷愉悅，引爲有生以來第一奇遇。

奕時，寶璉之心殊細，雖技不甚高妙，第預伏點斷，飛子殊奇突，却使逸如捉摸不定，往往因一子之差，死活卽判，無力挽救。雖然，寶璉見其欲死時，故意縱之，不使全軍覆沒，以之逸如知伊技術較己爲優。局終，逸如負二子，寶璉自謙技拙，欲再奕。婢入謂寶璉曰：「午膳如何？」寶璉隨婢下樓。

逸如見伊不在，乘機潛入閨闈內，縱目四顧，第見銅床、沙發、鏡台、几案、衣櫥……等，盡係西式。壁間懸有鏡框，數幀爲寶璉之倩影，其餘俱不相識。案有磁瓶，供鮮花。處身其間，粉氣氤氳，芬芳撲鼻。逸如慮伊將至，退出徘徊室外。

少頃，寶璉登樓，見逸如逗留室外，邀其入，逸如從之。寶璉曰：「室小，甚簡陋。」逸如曰：「夫人何謙！今日得履此室，凡骨欲仙。」

寶璉粲然而笑，喚其坐，逸如倚於沙發。俄頃，伊取己之小影出示，逸如凝視良久，細窺其容，逼肖異常。乃曰：「畫裏傳神，呼之欲出，洵佳影也。」寶璉曰：「醜甚，頗貽笑。」逸如曰：「若以此影爲醜，是無目者矣。」寶璉復取其他照片，與其共閱。時，二人並肩坐狀甚暱。伊一一指示曰：「若爲誰，姿態如何？」逸如故意挨其身，評長論短，言其優劣，伊甚服膺其語，謂其餘者肯綮。

## 第九回 喚哥哥桃顛紅暈 負妹妹杏眼含愁

逸如從寶璉手中取照時，乘機撫其纖手，曰：「夫人玉掌甚軟，所謂柔荑者，信然。」寶璉回眸淺笑，不語。逸如握其指，曰：「夫人螺紋有幾？」寶璉曰：「定觀之。」逸如舉伊指，數之，笑曰：「雙圓。」寶璉曰：「主何？」逸如戲之曰：「此甚佳，主雙飛也。」寶璉頰微紅，曰：「休胡言！」逸如伸其指，曰：「夫人試觀之，我之螺紋有幾？」寶璉握指數之，曰：「一。」逸如曰：「我與夫人固有緣也。」寶璉嚙唇曰：「何言？」逸如曰：「雙一爲環，單一爲矢，此主矢入環中也。」寶璉聞言，赧然不語，欲起，逸如阻之。徐曰：「我之所謂環者，汝指上之指環也，有何羞？」

寶璉側其身，橫以秋波，逸如心益狂，復取伊之指環，套入己之指上，曰：「所謂矢入環者，如是而已。我愛夫人之指環，鑽光閃爍，欲在我指上，一套而已。」寶璉嫣然曰：「果如是乎？我願以此環贈汝。」逸如復以其環，返於伊之指上，曰：「鑽雖貴，不若玉之佳。」

寶璉復從其飾盒內，取出翠玉指環數枚，以示逸如，曰：「君任取之。」逸如擇一套於無名指下，謂寶璉曰：「此環寬緊適合。」寶璉笑，嫵輕展媚態，欲流，曰：「卽以此贈君。」逸如欲以臂勾其頸，寶璉舉手推之，曰：「婢將上樓矣。」逸如欲吻其頰，寶璉轉身，起，僅以手任其吻。

午，寶璉留逸如，酒餚甚豐，飲已，至樓下，寶璉復命婢往喚尙懿等雀戰，尙懿至，蘊玉推諉無暇。寶璉曰：「雀戰不成，如何？」尙懿曰：「昨日我勝，願請汝等觀電影。」寶璉慮逸如於途中，或離去，乃曰：「不喚謝小姐來，觀電影，無甚趣味。」

俄而，見一少女，姍姍而來，寶璉謂逸如曰：「伊爲謝飛虹小姐。」飛虹與逸如互道姓名後，卽恩恩入局。

尚懿曰：「今日僅八圈。」寶璉曰：「十二圈。」尚懿曰：「太久。」飛虹曰：「依左小姐語。」

八圈已，有者爲飛虹與逸如，逸如之籌，仍由寶璉代付。尚懿仍勝伊之所以勝者，逸如故意縱之，以是飛虹意不懌，言語間，諷逸如袒尚懿，尚懿微愠。

飛虹去，尚懿謂寶璉曰：「我與莊先生素不相識，彼焉能袒我。」寶璉曰：「飛虹情性如是，勝則喜，負則怨。」尚懿曰：「以後，我不復與伊共博矣。」寶璉曰：「伊雖言殊無心。」尚懿曰：「汝固無妨，我客也，可如是乎？」寶璉曰：「常爲客乎？」促逸如與尚懿握手，結以友誼。

尚懿毫不畏縮，伸手與其握，逸如見伊態度大方，較隔日放任，心懷喜悅，曰：「左小姐曠魚爲友，榮幸之極！」尚懿曰：「君太謙慚甚！」寶璉曰：「從此，不能再稱君與小姐，當以兄妹呼之。」尚懿曰：「我呼彼爲兄，佳。」逸如笑曰：「今日，我有伶俐之妹妹矣。」尚懿亦嫣然而笑，寶璉命婢進茶點，留尚懿同桌而食。逸如舉箸進於尚懿，寶璉笑曰：「哥哥固愛妹妹。」尚懿向寶璉橫以秋波，逸如覩狀，益覺伊之嫵媚而可愛，乃言曰：「兄妹間，應如是，無須饒舌。」寶璉曰：「汝袒伊，我悔與汝介紹。」尚懿曰：「悔已無及。」寶璉曰：「明日，不復來喚汝矣。」尚懿曰：「我自來，無須喚，且俟告於吾母，留哥哥盤桓數日如何？」寶璉曰：「今夕，汝亦可邀彼去。」尚懿謂逸如曰：「哥哥如何？」逸如曰：「恐姊未必肯放我。」寶璉曰：「誰留汝？」尚懿起，趨至逸如側，拍其肩，呼曰：「哥哥，可行矣。」逸如曰：「且緩汝何急？」尚懿謂寶璉曰：「彼尚依戀此間也。」寶璉不語。少頃，食已，尚懿欲去，逸如曰：「且稍坐。」尚懿曰：「哥哥，明日我再來。」寶璉曰：「左小姐，且坐，我欲聽汝再喚幾聲哥哥也。」尚懿趨至伊前，舉手擊之曰：「汝囑我呼哥哥，否則呼莊先生而已，汝何忘？」寶璉曰：

「我非忌汝，惟聆汝喚一聲哥哥，但覺耳際如聞出谷新鶯，非常清脆。」尙懿曰：「幸虧哥哥係汝之表弟，否則疑我……」伊語至此，自覺失言，粉頰現紅霞，桃腮透笑，醫其聲憂然止。

寶璉粲然以笑曰：「疑汝如何？」尙懿趨至伊前，附耳語曰：「我疑有情。」寶璉曰：「此間無他人在，誰疑。」尙懿曰：「我去矣。」向逸如寶璉點首而退，行至戶外，伊回首向其微笑，逸如之心，不禁微蕩，亦以一笑報之。

寶璉見伊去，仍邀逸如登樓，在樓晚譙，譙時，餚饌殊豐，席間爲逸如所愛者，牛與羊之味最美，其烹調之法，乃與鄉間不同。寶璉頻頻斟酒，逸如貪於酒肴之佳，開懷暢飲，意極懽愉。

飲已，逸如故意裝醉，闖入伊之房內，斜依於沙發上，寶璉命婢收恰杯盤，已則陪逸如談天。逸如雖未酣醉，却有幾分酒意，見寶璉坐於其旁，春情暗躍，難以遏制，舉手勾其頸，挨近香肩，欲吻其頰，寶璉推之起，逸如疑其遁，亦起追之，寶璉已至門邊，掩其戶曰：「若爲婢女所見，不可。」逸如趨前，寶璉曰：「君醉乎？可寢矣。」逸如曰：「今夕，我欲寐於此。」寶璉笑而不語。

兩情繾綣，後寶璉謂逸如曰：「舉我所有，咸願贈汝。」逸如曰：「夫人，我焉能受？」寶璉曰：「君久居於此，可乎？」逸如曰：「我心固所願，第恐難成，如何始可？」寶璉曰：「我用汝爲司賬，可掩人耳目。」逸如曰：「我之來滬，爲避婚耳，慮無棲息處，擬與友設一旅行攝影社，如有利可圖，苟能自立，則不願歸矣。」

寶璉曰：「君欲以攝影術而謀自立，難矣。即使能自立，則君之父母，必欲迫汝返，依我之意，不若久居於此。今此間但知姓莊，不知君之名。今後君姓，可易諧音之章字，名亦易之，誰能知汝。」逸如曰：「名姓可改。」

乎！寶璉曰：「捨此君可能久居於吾家而不去乎？」逸如曰：「未能。」寶璉曰：「既然未能且從我語。」逸如沉思有頃，曰：「善，我願易焉。」寶璉曰：「如是甚佳。」逸如笑曰：「我爲夫人，祖亦忘矣。」寶璉曰：「愛情殊神聖，不惜犧牲，始得固結。卽我之愛君，亦置一切於不顧，方敢留君於此，否則其如人言何？」寶璉曰：「人生得一知己，雖死無憾。今得與君締結，視君爲知己，身且不足惜，況於他乎！」逸如曰：「我願以夫人之名爲名。」寶璉曰：「不可。」逸如曰：「非此不能示我愛汝之心也。夫人名字中有二玉字，我之名曰珏。夫人名字中有小連二字，我卽以此爲字。」寶璉曰：「小連，不若永連個佳。」逸如曰：「夫人之言誠是，永連可取永久作連理枝之矣。」

逸如見伊言語懇摯，心乃狂喜曰：「夫人旣字我曰永連，我固願永遠連之，不得稍離矣。」寶璉曰：「君癡矣！吾夫在日亦以平時不肯節慾，致喪其身；今也，我因鑒於前車，不願君亦若是。」逸如曰：「未必。」寶璉不忍拂其意，踰時，寶璉但曰：「死，無如是愉快。」逸如曰：「夫人，我亦然。」時室中但聞台上之時計聲，點滴作響，笑聽漸寂，繼之者，惟呼呼之鼾聲，以和時計之點滴聲而已。

是夕，逸如惑於寶璉之情，竟棄文燦姊妹而不顧。文蘭慮其姊奪寵，乃獨自至旅邸探逸如，詎意戶局叩之不應。詢侍役，謂自昨日外出，不見歸。文蘭訝甚，命侍役啓其戶，視之，寂無人影。料知逸如或有變故，芳心悵恨，杏眼含愁，枯坐室中，頗覺煩悶，乃檢視所留之物，乃得嘉祺之地址，遂驅車抵張霖家，晤嘉祺，嘉祺亦異之，同抵寓所，以俟逸如。

### 第十回 觀電影兩心繾綣 遊西湖子夜纏綿

時，文蘭意欲與逸如歡聚，芳心蠢然動，斜倚於床，意興闌珊。嘉祺對此少女，相處一室，其心亦暗羨，且見其媚眼惺忪，癡待檀郎之態度，情意未免躍起。於是命侍役購酒饌至，邀文蘭對飲。初，文蘭却之，嘉祺牽伊手，強之飲，始就坐。

飲時，嘉祺戲以香腸進，曰：「小姐愛此乎？」文蘭粉頰微赤，搖首却之。嘉祺曰：「此物宜於佐酒，汝試嘗之。」文蘭舉箸以受，嘉祺曰：「此物可惜，切成爲片，否則食之頗有味。」文蘭知其意有所指，態殊羞澀，低首不語。

酒至半闌，文蘭薄有醉意，嬌態漸蕩，不若初時之矜持。嘉祺移坐其側，且飲且語，雜以游詞，文蘭心動，秋波送媚，春意盎然。嘉祺曰：「莊若不至，汝亦當留於此。」文蘭曰：「不可。」嘉祺曰：「汝與彼爲摯友，與我豈不能爲摯友乎？」文蘭曰：「留此，將爲逸如見疑。」嘉祺曰：「夜將半矣，彼尙不至，意必宿於友處，不復至。」言時，緊握纖手，凝視桃顚，若狼之欲吞噬羔羊然。

次日，嘉祺不見逸如，文蘭去後，四出尋訪，查無蹤影。

尙懿自寶璣處二次雀戰後，芳心亦暗戀逸如，歸時，意興奇濃，夜間，竟不成寐，乃思伊在跑狗場中所遇之少年服裝固敦逸如漂亮，而態度浮滑，終不若逸如之端謹。卽向伊追求之鄭公子，財雖豐，而貌殊陋，彼於平時，輒驅車邀伊出遊，或往劇場，或遊公園，或觀足球，而伊心之視彼，其情未嘗濃厚。



一夕，自劇場出，邀伊入旅邸談心。伊猜知鄭之舉動，必懷邪念，堅却之。遊於公園時，曾向其表示愛意，伊處之淡然，視若不聞。凡此種種，伊乃迴旋腦際，深印不忘。

男女間之結合，在佛說，乃謂緣。其實須於有意無意中用情，則對方亦能漸有好感，而兩心易結矣。尙懿與逸如所遇，惟二次，於伊心却已相戀，如鄭公子之刻意追求，用情雖專，而伊心却不然。

尙懿既一夜不寐，至晨，酣然入夢，起甚晏。午後，不待寶璉往喚，伊已往與逸如相晤矣。寶璉復欲雀戰，尙懿曰：「今日，我邀哥哥觀電影。」寶璉曰：「觀電影，我不去。」尙懿曰：「汝不去，吾意已決，必去。」旋謂逸如曰：「哥哥，我請汝往觀電影。」逸如曰：「不去。」尙懿曰：「不去不能！」言時，趨前促之。

逸如不得却，隨伊出。寶璉見其去，即驅車至其姑處，將聘章永連先生為司賬事，詳以告之。其姑於媳之事，素來放任，未加可否。既而至綢緞局，為逸如購衣料。蓋逸如喜服中裝，類用綢緞。

尙懿偕逸如乘車抵電影院，把臂入座。狀殊親熱，開映後，二人絮絮談心。尙懿詢其家世，逸如略以告，惟姓氏果如寶璉所囑，易莊為章，名亦自稱為永連，乃以逸如為別署耳。蓋尙懿已知彼為逸如也。

影片映至熱情緊張，勾頸接吻時，逸如亦以臂勾尙懿之螭蟻，擁而吻。尙懿驟得逸如之吻，心醉神迷，低語曰：「君愛我否？」逸如曰：「我心甚愛汝。」尙懿暗思：鄭公子之酷意追求，枉費苦心，其情可笑。若永連者，明知彼與寶璉必有曖昧，第以心所傾向，無論如何，必欲達其相愛之目的，始以為快。復曰：「君有家室否？」逸如曰：「未。」尙懿曰：「君之心中，欲如何者，得為配偶？」逸如笑曰：「非如小姐者，寧終裸耳。」

尙懿曰：「如我，豈能偶君？」逸如曰：「汝嫌我貧乎？」尙懿曰：「誰嫌汝貧？」逸如曰：「妹妹，既不嫌貧，

我非汝莫娶矣。」言時，復擁尙懿吻。尙懿但覺伊之櫻唇，爲逸如所吮，舌尖，爲逸如所吸，頓時百骸鬆爽，遍體酥麻，低語曰：「此間不雅，速行！」逸如從其言，離院，抵逆旅。

時尙懿扃其戶，與逸如密語甚久。逸如暗思伊與秋鸞文蘭之，尤爲濃厚，夢酣尙懿低呼哥哥不已。入夕，二人相偕返。寶璉見逸如歸後曰：「何晏？」逸如曰：「在永安購物。」寶璉曰：「物何在？」逸如曰：「在妹妹。」寶璉以其言語支吾，笑曰：「我知之矣，汝何嘗購物。」逸如見其猜疑，乃笑而言他。

是夜，嘉祺在旅邸，仍不見逸如返，致電話於文蘭，邀伊至文蘭疑逸如或遇意外事，頗爲憂慮。黃昏後，文蘭欲去，嘉祺留之。

後，嘉祺屢訪逸如不得，乃囑文燦文蘭留意逸如蹤跡，若遇須促其歸，彼即乘車盪返故里。

文蘭自逸如失蹤後，芳心抑鬱不懌，文燦見妹如是，慰之曰：「此人不足恃，汝休悲戚，不妨再擇佳婿。」文蘭曰：「我之貞操，爲彼所損，豈意彼如是負心，竟作秋扇之棄，我心焉能甘乎？」文燦笑曰：「汝欲從一而終，曷爲與其友同宿？」文蘭啞然無語。

嘉祺歸里後，逸如之父宗俊聞之，乃向嘉祺探問其子行蹤，嘉祺以失蹤告。宗俊得此音耗，驚訝不已，囑嘉祺伴彼至滬尋訪，嘉祺不允。宗俊怒，揚言嘉祺謀害其子，欲控於縣，嘉祺懼，始伴宗俊至滬，宿於逆旅。越日，宗俊隨嘉祺赴文蘭校中，晤文蘭，詢之，文蘭以不知對。旋至張霖家探問，張霖亦謂不見。

宗俊疑嘉祺或有陰謀，以害其子，遂與嘉祺約，分途尋訪，嘉祺出。宗俊復訪文蘭，邀伊至旅邸，詰伊如何得識其子，如何其子始不見？

文蘭斜睇宗俊，容色嚴肅，心恐訥然曰：「同車時始相識，後至旅社者，探望侍役，謂已二日不歸，寓矣。在寓中檢得其友地址，驅車往問，亦曰不知。」宗俊曰：「汝與吾子相善，焉得推諉不知？」文蘭曰：「此確係實情，我在校中讀書，安能知其行蹤？」宗俊曰：「我已探問此間侍役，謂汝曾宿於此，汝言不知，我未之信。」文蘭聞言，心急曰：「我固未知。」宗俊笑曰：「汝既與吾子相善，則彼之失蹤，汝心亦急，且隨我訪之。」文蘭曰：「我有功課羈身，奈何！」宗俊曰：「汝若推託，須還吾子。」文蘭曰：「我未藏匿，如何逼我？」宗俊曰：「此非逼汝，我殊愛此子，心痛甚！汝與彼既爲膩友，當然心所不安。今汝若無其事，焉得使我不疑？」文蘭聞言，心慌泫然泣。宗俊趨前爲伊拭淚。文蘭見彼如是，哭益甚。宗俊坐其旁，拍其肩，慰之曰：「小妹妹，休泣！」文蘭嗚咽曰：「彼之失蹤，我誠不知，君何以疑我？」宗俊曰：「汝與吾子相宿於此，既有二三日，則汝之愛吾子，與我之愛吾子之情相若。小妹妹，汝知之乎？我愛吾子甚，汝也愛吾子，則我之愛子之心，更因此而亦愛汝也。汝泣，更使吾心亦痛。誰疑汝？且疑汝之心，乃以我之愛子心切而然，我愛吾子，與汝之愛吾子情亦相若，則我心之疑，可釋然於懷矣。」

文蘭忸怩曰：「我既愛君之子，則何忍匿彼，使我心愛者之父，奔波尋訪。今也，彼忽失蹤，君之心固痛，而我之心亦未嘗不痛。」宗俊曰：「我之欲汝一同尋訪者，亦以此故。我既心痛，汝亦心痛，苟能得見，則非特我心喜悅，汝之心亦喜悅乎？」言時，手撫其肩，低首凝視文蘭。

文蘭靚狀，乃覺宗俊之容色，不若初時之嚴肅，芳心稍寬，乃曰：「今欲尋訪，從何處偵之？」宗俊曰：「彼與汝曾作何語？」文蘭曰：「彼謂來滬之因，乃不愜於婚約，擬出外雲遊，圖得棲身，以離鄉而自立。」宗俊曰：

「如是言之，彼或不在滬矣。」文蘭曰：「離滬，往何處？」宗俊曰：「或杭或粵，恐未定。」文蘭曰：「粵遠而杭近，先往杭訪之。」宗俊曰：「今夕，汝宿於此。明日赴杭。」文蘭曰：「我返校矣。」宗俊曰：「不能，汝去，明日如何？」文蘭曰：「再至。」宗俊曰：「汝至校，必為姊所留，不若致電話於伊。」文蘭從其言，告文燦，謂今夕不返。明日至杭。文燦詢其何事，文蘭慮為姊所阻撓，僞言應同學之邀，赴杭遊覽。

是夜，文蘭亦宿於旅邸，宗俊與伊絮絮而語，意似親。次日，宗俊別嘉祺，攜文蘭，乘車赴杭。在車中，文蘭憑窗觀覽途中風景，時值仲夏，樹密蔭濃，江村疎落，遠望之，極饒佳趣。宗俊依其旁，載笑載言，態度和善，文蘭於不知不覺中，對於宗俊亦漸親密。宗俊在車購雜物，與文蘭共食，文蘭喜悅，互相談笑，將其校中生活，縷縷述之。

抵杭，寓湖濱族社，翌日，宗俊偕文蘭泛舟西湖中，文蘭初履杭地，憑舷遠眺，景色優美，較吳尤甚，伊心留戀，胸懷暢快。既而捨舟登陸，步於蘇隄，施至各寺院遊玩，跋涉山林中，意興殊濃，左顧右分，樂而忘倦。

返寓，文蘭因步行甚遠，力疲，夜在寓不出。宗俊見伊困乏，與伊語故事，文蘭聞無心悅。夜半，宗俊忽呼腹痛，文蘭心急，趨至床前，問之。宗俊曰：「我在家時，亦恆有腹痛。」文蘭曰：「服何藥可愈？」宗俊曰：「不須藥。」文蘭曰：「如何？」宗俊曰：「擦之可愈。」文蘭聞言從之，揭其衾，宗俊袒露其腹，任文蘭舉手摩擦，久之，腹中作響，宗俊曰：「痛稍止。」文蘭欲退，宗俊曳其手，曰：「痛尚未已，且伴我。」文蘭見其態度有異，心動，雖然，伊暗覺愧慙，粉頰微紅，躊躇莫決，但曰：「痛既未已，再擦之。」宗俊遽以臂勾其頸，文蘭仆於床，欲起，反為宗俊以衾裹之。

文蘭去其履卸妝伴其睡曰：「汝腹痛否再擦。」宗俊吻其頰曰：「小妹妹我心甚愛汝。」文蘭曰：「我身已屬汝子，尚可愛我乎？」宗俊曰：「我得汝，猶得吾子也。當然可愛。」文蘭曰：「我安能爲汝子。」宗俊曰：「明年汝生兒，非吾子乎？汝能愛我，逸如雖失蹤，明年今日，我復見吾子矣。」文蘭曰：「生子如是易乎？」宗俊低語曰：「桃花水汛，何時至？」文蘭曰：「距此時不及五六日。」宗俊曰：「如是，吾子於今夕亦能得之矣。」文蘭曰：「我願爲汝生孫。」宗俊曰：「吾子已亡，無子，安能有孫？今夕之事，我急於謀子，無暇待吾子歸而爲我謀孫也。」

## 第十一回 接木移花謀止謗 贈金創業結深盟

嘉祺自宗俊赴杭後，在滬尋訪，終未見逸如蹤跡，遂逗留于張霖家中，時與諸婦女作方城之戲。張婦王若蘭最愛雀戰，苟有客至，俱欲強之入局。嘉祺寓於其家，既無所事，故若蘭屢邀嘉祺作戰。嘉祺見若蘭貌秀，雖爲中年之婦，而裝束摩登，風情飛躍，個心不免暗動。有時，若蘭邀嘉祺觀雷影嘉祺見伊態度親切，待至電影開映時，嘉祺斜依於側，與伊低聲談笑，意甚相暱，屢擬欲向伊作進一步之表示，何如礙於友誼，再四思維，終覺未便。於是遏止其妄想，依然若無其事，縱銀幕上映至熱烈緊張之劇情，若蘭之芳心蠢動，故意談論劇中情趣如何，試探嘉祺，而嘉祺談笑自若，毫不覺意。

一日，張霖赴友讌，夜不返。若蘭龍妝豔飾，偕其閨中契友胡墨仙，入嘉祺寢室，絮絮與嘉祺談論其近代女性之戀愛史，伊貴男女間之戀愛，最忌盲目，因盲目之故，一日締姻，日後雖悔，却已無及。縱能離異，以期重

謀幸福，而心弦上之創痕已深印不磨，終身引爲遺憾。

墨仙聞言乃曰：「如姊者，伉儷之情甚篤，可謂美滿良緣矣。」若蘭曰：「汝誠未知我心也。彼之爲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終年嗜杯中物，交遊雖廣，能助其成事業者，鳳毛麟角。酒肉之友，利盡則交疎，比比皆然。在我所見，可稱爲道義者，僅一二耳。」墨仙曰：「誰？」若蘭笑指嘉祺曰：「惟彼而已。」嘉祺曰：「夫人過譽，我何敢當！」墨仙秋波斜睇，笑靨雙圓，低語曰：「姊言良是，儂亦謂然。」

嘉祺見伊爾故意揄揚，媚態橫生，情懷不覺搖動，若蘭復曰：「仙妹，女子終身所賴，全在夫婿，若乎遇人不淑，則胸懷含恨，死也難甘。」墨仙曰：「姊，何出此言？」若蘭眼眶微紅，似有欲泣意，嘉祺曰：「夫人休怨，彼待汝甚厚，凡事須退一步想，則心自平，何苦如是！」若蘭曰：「君有所不知。」言時，盈盈秋水，直向嘉祺凝視。墨仙趨至嘉祺前，曰：「蘭姊爲此言，君有以慰之乎？」嘉祺聞言，心雖動，而胆殊怯，枉視墨仙，無語。

頃之，若蘭返身入己室，墨仙仍不去。嘉祺曰：「今夕，伊曷爲若是？」墨仙行近嘉祺之前，笑曰：「君能知伊之心乎？殆有意於君也。」嘉祺促伊坐，握其纖手，亦笑曰：「朋友妻，不可欺，我安可與伊戀愛乎？」墨仙曰：「君亦古之柳下惠乎？」嘉祺曰：「未必，我亦有寡人之疾。」言時，臂勾螭蟻之頸，挨近香頰，欲吻，墨仙推之曰：「張夫人得君久矣，盍往。」嘉祺曰：「且小聚，再往。」墨仙秋波凝視，曰：「此烏可？」嘉祺曰：「我甚愛汝。」言時，櫻唇已爲嘉祺吻，墨仙之心，驟感奇趣，不復拒。

若蘭在房呆坐，不見墨仙，傾耳以聽，乃聞伊與嘉祺之談笑聲甚暱，意墨仙與嘉祺必亦親熟矣。踰時，其聲寂然，若蘭疑之，往探，戶已扃，從隙窺之，室暗，無所見，退入己室，暗思墨仙與己，素甚相契，何以今夕竟喧賓

奪主擾其所愛伊心憤然

又頃見其室燈復明，笑聲益繼，復往窺之，戶已啓。入其室，見墨仙立看鏡前梳其髮，嘉祺伸其側，笑容可掬，態度親密。墨仙回顧若蘭，分頰頓紅。

若蘭趨前，詰之曰：「汝何故髮亂若蓬？」墨仙回眸，笑曰：「汝累我。」若蘭曰：「木必先腐，而後蟲蛀之。」嘉祺見若蘭語時，向其凝視，意甚含怨，遂乘伊走近，即輕拍其背，笑曰：「夫人亦欲如是乎？」若蘭推之，嘉祺乘勢執其手，力曳之，若蘭立足不穩，仆，嘉祺抑之，若蘭非特不怒，却嫣然而笑，曰：「君休如是！」嘉祺俯吻其頰，低語曰：「我亦愛汝。」墨仙見伊兩狀甚親暱，趨出掩其戶，入若蘭房中，卸妝寢。

嘉祺見墨仙出，復熄燈，語伊曰：「夫人固有情於我乎？」若蘭曰：「汝何故戀墨仙，使我心殊難忍矣。」嘉祺曰：「墨仙未至時，汝亦時以秋波向，累我情懷奔蕩。」若蘭曰：「在雀戰時，汝頻以戲言相謔，使儂心亦搖搖欲動。」嘉祺曰：「明日汝夫歸如何？」若蘭曰：「願以墨仙爲庖代。」嘉祺曰：「伊可庖代乎？」若蘭曰：「慮君岑寂，故欲遣伊作伴。」嘉祺曰：「如是言之，今夕之聚，亦夫人意乎？」若蘭曰：「誠然。」嘉祺曰：「世間婦女，苟相愛，若與人相歡，其心必妒。夫人何以如是？」若蘭曰：「伊尚小姑居處，儂已羅敷有夫，雖曰可以離異，但吾夫爲汝之友，若爲鴛侶，人必毀之，以墨仙嫁汝，可止人之謗也。」

嘉祺曰：「夫人何慮之周耶？」若蘭曰：「不如是，則何以掩人耳目？若墨仙嫁汝，爾我仍可往還，且伊與我交誼殊厚，我爲此事會再四與伊磋商，伊因羞怯，不允。我乃許以厚幣，申以誓言，伊始允我所言，始至此間，與君相聚也。」嘉祺曰：「伊之父母，果能允其嫁我否？」若蘭曰：「伊爲秦氏螟蛉之女，秦氏夭折，夫腹娶儲

氏爲室，儲氏視墨仙甚惡，母女間絕無情感，憑我一言，其父必允。」嘉祺曰：「伊父爲誰？」若蘭曰：「鄧良。」嘉祺曰：「伊固猶處子也。」若蘭曰：「如何？」嘉祺笑而不言。是時，若蘭宿於嘉祺處，柔情旖旎，恩愛纏綿，樹結連枝，魚歡比目，轉瞬間已不覺東方之既白。

翌晨，墨仙起，見嘉祺之室尙掩，乃往推之，不應。伊恐張霖返，舉手輕叩其戶，若蘭聞聽以應，亟起，返其室，與墨仙相視而笑曰：「汝之姻事已首肯，明日我至汝家作寢修矣。」墨仙曰：「吾母若不允，奈何？」若蘭曰：「此事可無慮，權操汝父，今日我當賀汝。」

談次間，嘉祺亦入室，見墨仙梨渦紅暈，含羞不語。若蘭覩狀，笑曰：「汝得此佳婿，於願足矣。」嘉祺趨前，謂若蘭曰：「我將何以謝冰人？」若蘭嫣然曰：「誰欲汝謝？」墨仙插言曰：「君不忘昨夜之恩，伊卽或激無既。」若蘭曰：「汝何以爲報？」墨仙忸怩曰：「讓汝以席。」嘉祺見墨仙爲此語時，桃顚媚，益顯妖冶。

於是步近伊前，握其手，笑曰：「昨夜獨宿，孤寂乎？」墨仙見若蘭在理妝，不會注意伊之行動，乃接近嘉祺身，低語曰：「行時，乃覺……」嘉祺曰：「久則自甘。」若蘭轉身見伊倆並肩而坐，狀殊親熱，笑曰：「語何事，可得聞乎？」墨仙曰：「汝妝未竟，且從速，張先生將歸矣。」嘉祺立起，謂若蘭曰：「我且在隔室稍息，若彼至，可來喚我。」墨仙見嘉祺出，促若蘭曰：「彼將至，速整理之，莫使破綻暴露，啓彼疑竇。」若蘭聞言，恍然悟急，理其妝，已整其被褥，旋命婢進餐。

餐時，嘉祺雖與伊等同桌，第礙於有婢在側，舉動端謹，未敢稍露輕薄之態。墨仙見其剎那間居然判若二人，不禁竊笑，暗向嘉祺橫以秋波。



張霖歸時已近午，嘉祺偕墨仙出外購物。若蘭見夫時殷勤獻媚，侍奉殊周，及嘉祺與墨仙返，張霖留二人午餐，同桌而食，談笑甚歡。墨仙見若蘭對夫態度親密，暗思伊之貪戀嘉祺，怨恨張霖薄情者，殆僞也。嘉祺觀狀，亦知若蘭之言與夫不和者，固非由衷之言，以之益信若蘭之與其暗戀，無非意在藍橋耳。

自後，嘉祺探訪逸如，意甚疎懈，而張霖看其久留不去，晝雖時常外出，第夜間必宿於其家，因此友誼漸淡，昨中但冀其速去。若蘭既嘉祺相通後，每乘張霖出外，即喚祺嘉入，聚時，恩情殊蜜，熱戀不捨。

嘉祺喜其情癡意蜜，乃曰：「卿何戀我之甚耶？」若蘭曰：「君情殊厚，我心故極深愛。」嘉祺曰：「墨仙之事如何？」若蘭曰：「我會言於其父，已有允意，庚帖明日可往取。」嘉祺曰：「此事能就爾我易聚矣。」若蘭曰：「汝若不居滬，往還亦未便。」嘉祺曰：「我擬創一攝影社，汝能助我否？」若蘭曰：「此甚易，願以二千金贈汝。」嘉祺曰：「如是，若再益以千金，事成矣。」若蘭曰：「我願全力助汝，無須再求資助。」

嘉祺見伊慨允三千金助其事，益喜，亟投其所愛，無若蘭志在於此，雖萬金亦不吝，况此淺淺之數乎？踰時，伊覺嘉祺汗盈枕畔，曰：「汝何熱？」嘉祺曰：「熱則精神愈奮，且人之精神愈用而愈健。」若蘭曰：「此何故？」嘉祺曰：「汝不見賽跑乎？五十米者，近而無勁，若萬米，則與賽者，靡不興奮百倍。」若蘭笑曰：「我得此，不復他想。」嘉祺曰：「爾我欲圖久長計，我不得久留矣。」若蘭訝曰：「何故？」嘉祺曰：「汝夫近日態度殊淡，久居於此，必爲彼所厭惡，不若別賃一廡，以作棲身之所，待攝影事成，即可遷入。」若蘭曰：「如是甚善，我早懷此意，恐汝見疑，故不語。」言時，伊從枕畔取鈔幣與嘉祺曰：「此五十元，明日汝賃賃廡。」

嘉祺得幣，其心益愉悅，暗思伊之待己如是熱烈，若娶墨仙而與伊疎遠，心乃不忍，曰：「卿既如是愛我，

何用娶墨仙？若蘭曰：「我已言之，娶墨仙，既藉以永盟鸞夢，汝無却。」由是，嘉祺不復言。

翌日，若蘭往墨仙言於其父，索伊庚帖，嘉祺賃廡於西門內。越日，置備用器，一切雜物，其資不敷，復向若蘭索之。若蘭任夫外出，潛往爲其擘畫，雇一傭媪，以司雜務，旋嘉祺徙居焉。

## 第十二回 親情侶竟爲庶母 翻口供願嫁檀郎

宗俊在杭與文蘭相戀後，尋子之意漸淡，竟攜文蘭乘車至禾城，轉車抵吳，改乘京滬車，抵其故里，納文蘭爲側室，文蘭之父，貪得宗俊聘儀，從之。

逸如在寶璉家，除司收房租賬目外，無所治事，每日惟與諸婦女圍坐一桌，以麻雀爲消遣，尙懿與逸如通後，有時，邀逸如至其家談天，有時，邀逸如伴至跑狗場購狗票，所異者，在逸如伴往時，尙懿所購之狗票，不論多寡，終有獎金可得。一日，尙懿挾逸如往獲雙獨贏，得金三百餘，尙懿喜甚，謂逸如曰：「汝可名來富矣。」逸如笑曰：「汝以我爲狗乎？」尙懿曰：「若以君爲狗，則我亦狗矣。」逸如曰：「今爲時尙早，盍往旅邸一聚。」尙懿笑應之，驅車往。

入室，尙懿曰：「寶璉如是待汝，汝能忍心棄之乎？」逸如曰：「我爲此事，頗費躊躇，否則……」語至此，忽憂然而止，尙懿曰：「否則如何？」逸如曰：「娶汝矣。」尙懿曰：「君欲娶我，甚易，寶璉會爲我言之。」逸如曰：「伊之意如何？」尙懿曰：「伊見爾我感情甚暱，會謂我能嫁汝，伊願作蹇修。」逸如曰：「女子皆善妒，伊安肯如是。」

尙懿曰：「伊慮汝或不能久留，故有此意。」逸如曰：「今我身居異地，雖欲娶汝，無力也。」尙懿曰：「汝如甚愛我，萬事皆從我意，寶璉肯爲媒妁，事濟矣。」逸如曰：「容我籌之。」

是夜，逸如返，寶璉問其何往？逸如實告之。寶璉曰：「伊欲嫁汝，意若何？」逸如曰：「伊若嫁我，汝何如？」寶璉曰：「伊與我交誼至厚，事成，汝仍可在此。」逸如曰：「伊若阻我與汝往還，則如何？」寶璉曰：「伊不致如是。」逸如曰：「汝意固喜，惟慮日後或不致若今日之交歡。」寶璉曰：「無妨，此事我爲汝作主。汝盍思之，伊家殊富有，人之追求伊頗切，何如伊輒報以白眼，今也伊自願嫁汝，豈非汝之豔福乎？」

旣而，寶璉促逸如登樓，入寢時，寶璉卸其襪袍，內御粉紅小衫，胸臍卓起，頗饒曲線美。逸如笑曰：「尙懿之身，不若汝之豐腴。」寶璉曰：「伊尙閨女耳，日後亦肥胖。」逸如曰：「未必以伊之身材言，今則界乎肥瘦之間，婀娜有致，若再肥，則欠美矣。」寶璉曰：「汝以我爲何若？」逸如曰：「汝亦適中，臻乎美矣。」寶璉曰：「我較伊肥胖，曷爲適中？」逸如曰：「伊之身材嬌小，與汝稍異，若增其肥，則失其玲瓏之姿態，難乎爲美。」移時，室中昏沉，語聲漸膩。

翌晨，寶璉先起，理妝下樓。逸如醒時，晨曦映於窗櫺，紛氣籠於枕簟，縈懷宵間事，乃往寶璉意蜜恩深，熱情如沸，若得尙懿爲室，寶璉爲姬，則於願已足。雖然，身處異鄉，久不返里，則父母懸之念如何，心中不免有所戀戀。

起時，寶璉親以熱水進，逸如洗漱畢，依於沙發上，支頤沈思，其神疲困。寶璉取西洋參茶，進其前，逸如飲之，乃覺精神稍增。寶璉曰：「今日，我往尙懿家，向其母說之。」逸如曰：「伊若允從，我須歸家，稟告父母。」寶

璉曰：「汝會謂避婚而至此，不可。若去，將爲汝之父母所阻，則事敗垂成。」逸如曰：「聆卿言，我幾忘之矣。」自後逸如婚事，當由寶璉爲主，憑伊全力玉成之。尙懿見寶璉待伊甚厚，絕無妒意，心益感焉。冬，逸如卽與尙懿結褵，伉儷間，情感甚篤。寶璉與逸如，仍往還如初，尙懿亦不妒，且呼寶璉曰：「姊。」

當逸如舉行婚禮時，嘉祺與墨仙，亦在滬締婚。時，嘉祺之攝影社已創辦就緒，取名二我照相社，設於滬北。初，生涯殊感，往二我攝影者甚多，以其價廉，且所攝之小影，俱有美術化。墨仙在社中襄理一切，且伊之招待顧客，頗爲殷勤，故人皆往攝，二我之名，於攝影界，亦得佔其優越地位。寶璉慕二我之名，喚逸如伉儷偕往攝影。時，嘉祺適不在，故未晤面。墨仙與逸如素不相識，雖見，亦未知。

宗俊納文蘭後，對於逸如事處之淡然，不復尋訪。王鼎新聞其壻失蹤，意甚懊惱，冰紅亦怨恨父母，不應憑媒妁之言，締此婚約，屢向父母爭鬧，要求解約。鼎新順從女意，乃向宗俊交涉。宗俊託詞其子在外經商，未允。

鼎新訟於縣，申請解約。宗俊與邑紳莫德惠素契，賄莫向縣中說情，傳訊時，宗俊力辯，謂其子經商於外，將歸，縣吏袒宗俊，不直鼎新之訟，不准解約。冰紅見訟敗，在家哭泣，其母與鼎新交謫，鼎新無奈，復訟。

時，逸如見二我照相館所攝之影甚佳，慫恿飛虹蘊玉，往攝飛虹。逸如伉儷俱往，尙懿不去，僅逸如從伊等行，及抵社中，適遇嘉祺，嘉祺疑二女爲逸如情侶，詢之，逸如告以故，謂係鄰居耳。嘉祺聞鄰居之語，知其必有家室，迨伊等攝畢，強留逸如，促伊等先行。逸如見飛虹等去，始以實告。嘉祺曰：「汝累我尋遍海上，竟不得見。汝父向我索人，我不敢歸。始設此照相社，以避其鋒。汝父訟於縣，謂我謀財害汝，今汝非歸不可。」逸如

聞言欲却不能從之。

及歸，宗俊喜甚，將訟事告之，並謂今汝歸，訟可勝矣。逸如意不懌。文蘭聞逸如返，出見，逸如不知伊爲父之姬。遽起，與伊敘離別之情，文蘭赧然曰：「君未知乎？儂已爲君之庶母矣。」逸如愕然，宗俊見其子與文蘭密語，叱文蘭入，文蘭見逸如容貌俊秀，依然如舊，芳心悔恨，怨宗俊不已，入內，泫然流淚。

逸如見文蘭後，懷恨其父，故在滬與尙懿締婚事，祕而不告，但謂在寶璋家任司賬之職。宗俊曰：「今爲汝完姻矣。」逸如曰：「我不願。」宗俊曰：「汝何言違我命乎？」逸如默然。

是夜，文蘭憤而不食，宗俊婉言勸之，撫慰倍至，伊依然如故，不與近。宗俊情急，乃曰：「汝仍欲親吾子乎？」文蘭曰：「誰與彼親？」宗俊曰：「既然如是，汝何故不悅？」文蘭曰：「我受汝之憇，故憤耳。」宗俊曰：「汝何嘗受我憇，我待汝如此，尚不慊於心乎？」文蘭曰：「汝謂逸如已失蹤，不復歸，何以今日得復見耶？」宗俊曰：「彼歸於汝何涉？」文蘭曰：「我與彼曾有婚約。」宗俊曰：「汝已嫁我，尚復何言！」

翌晨，文蘭見逸如時，處之淡然，不與語。逸如見伊如是，料知必爲乃父所囑，故不敢近。然事已如此，雖欲奪歸於己，難矣；且人必責其亂倫，以是心不復戀。

鼎新聞其壻歸，意甚猶豫。冰紅得逸如歸訊，轉悔要求解約之非，惟在父前，不敢直說，僅存之於心耳。及二次申訴傳訊時，宗俊囑逸如堅持踐約，逸如唯唯以應。

庭訊之日，原被俱蒞庭，逸如冰紅相見時，冰紅時向逸如竊視，乃覺逸如年少英俊，儀表非俗，芳心不禁暗羨。迨至傳訊冰紅問是否汝欲解約，冰紅不覺愧慙，粉頰浮霞，忸怩曰：「往日之欲請解約者，因聞壻已失

踪，恐誤終身耳，今彼已歸……」語忽中止，蓋伊恐言出，而爲吏所詰責。訊者知其意，曰：「汝願履約否？」冰紅期曰：「願。」時鼎新在旁，聞女言，雙眉愁蹙，暗怪女言矛盾，旋問逸如曰：「岳家欲解婚約，汝父未願，汝意若何？」

逸如見冰紅貌亦娟秀，惟礙於己已有室，遂曰：「既欲解約，我亦願。」吏聞言，訝甚，曰：「汝之未婚妻，見汝已歸，不願解約矣。」時宗俊在旁，聞逸如語，憤甚，暗向庭上示意，蓋彼於事前，已於官吏商定，不許解約，詎意子翻變，與王女偏相反，逸如曰：「不請庭上准其解約可也。」吏曰：「今伊既不願解約，汝父亦不願，汝應順從父命。」逸如曰：「婚姻有自主權，我已屆相當之年齡，父母不能干與。」吏曰：「汝何言，父生汝，可違乎？」遂斥其退，尙宗俊，宗俊反對解約，堅持初意。吏徇宗俊意，判和。宗俊歸，怒斥其子鼎新歸，亦責其女。宗俊斥逸如曰：「王女既不願，汝何以欲解約？此明係汝與我反對乎？今幸而庭上賢明，判以和，其事殊善，此後汝不得有所主張，汝知乎？王女貌娟秀，伊既不願解約，事濟矣。」言時，欣然有喜色，逸如悻悻於心，欲遁，宗俊猜知其意，乃亟邀親友，報女家以聘禮。

鼎新怨女之出爾反爾，對於報聘時之措置，憤而不顧，僅其母與弟主持。冰紅之弟，與伊小一齡，名小鼎，能知大體，惟母言是從。

當報聘時，逸如與父齟齬，堅決不允。宗俊懇親友從中婉勸，以冀婉和其意。時天健亦在座，力勸逸如不應違父命。逸如見親友皆不直其所爲，憤甚，乃密告天健，謂在滬已娶左氏爲室。天健曰：「此事，汝何鹵莽？」逸如曰：「君未知乎？我與令愛湯餅宴時，得與秋鸞接近，後伊願嫁我，爲父所阻，遂與王女締婚約，我憤而奔

漏，致得左氏爲婦也。」天健曰：「此汝父不明汝意耳。雖然，父所娶者遠在滬上，此事汝既不使父知，則事已如是，王女亦可娶，以免枝節。汝若決意不就，伊既違反父意，乃願嫁汝，汝不欲，恐伊憤而輕生，於心何忍！雖謂伊與汝素未交往，並無情感，但庭訊時，伊之翻供，其方寸未免有情也。人既有情於汝，汝堅不接受，必欲使人失望，不以婚姻而論，尚且不可，況此事乎？」逸如曰：「君所言者固良，是第我心終以爲不然，奈何！」

天健曰：「凡事不能孤行己意，否則獨夫矣。伊若因汝之拒婚憤而死，一旦涉訟，汝有何詞可辯？縱不訟，里巷間將羣起非議，責汝不孝於親，不義於伊，不孝不義之名，掛於人齒，汝心能無愧作乎？且此事已訟於前，若伊不幸而輕生，則未必不訟，訟之，汝父或憤而不顧，則汝將入獄乎？縱不入獄，汝之聲名，將狼藉於洋澄湖畔，此非君之所宜也，盍三思之！」

逸如聞言，沉思至再，意稍動，細味天健之語，固覺已之不是，遂允焉。宗俊聞其子應允，喜甚，卽涓吉爲其子舉行婚禮。

## 第十三回

### 孤鸞對鏡流珠淚

### 癡漢登樓獵豔姬

時，逸如以距離婚期尚遠，返滬。尚懿以其夫久出未歸，意甚焦急，及見其至，問曰：「汝何往？」逸如僞言隨友遊於江甯，尚懿曰：「汝何不攜我同往？」逸如曰：「所伴皆男子，與汝同行，頗感不便。」尚懿曰：「日後汝若出遊，須偕我同行。」逸如漫應之。

次日，逸如至寶璉處，寶璉作怨語曰：「汝曷爲今日始來？」逸如曰：「我偕友游於京師，昨日始歸。」寶

璉曰：「汝曷爲不攜夫人與我同往？」逸如亦以不便對。寶璉曰：「汝旣游京師，可有物贈我否？」逸如曰：「爲時恩促不及。」寶璉曰：「汝爲此言，詐甚，爲時數旬，尙謂恩促，我不信。」逸如曰：「無物贈汝，卽不信，有物贈汝，信乎？」寶璉曰：「汝苟有物件證明京師之行，如是，我始能信。」

逸如暗思，伊欲索證明之物，如何而可？又思不如以此媚之，其疑未不可解，遂應曰：「有。」偕其登樓，入房內，曰：「可示我矣。」逸如挨近香肩，低語曰：「闊別數旬，殊爲懷念，汝思我否？」寶璉曰：「我與夫人未嘗一日不念君也。」逸如曰：「汝休怨，今來慰汝。」

天將薄暮，寶璉促其起，曰：「今夕來否？」逸如曰：「明夜如何？」寶璉曰：「汝何愛伊而疎我？」逸如曰：「我何嘗疎汝，若疎汝，我不來矣；卽來，亦不致若是。」寶璉聞言，吃吃笑。

尙懿見逸如不返，奔至寶璉家探望，不見，詢於婢，謂在樓上。伊不待通報，逕自登樓，趨至圍闌外，第見洞房深閉，寂無人影。此時，尙懿知伊必與逸如共寢，從隙窺之，無所覩，但聞二人笑語聲，隱約可辨。輕叩其門，逸如聞聲，謂寶璉曰：「誰？」寶璉曰：「速起，汝之夫人至矣。」逸如曰：「何以知之？」寶璉曰：「他人至，吾婢皆得而阻，惟伊逕自登樓，不用婢媼通報耳。」逸如亟起，啓其戶，尙懿入，見寶璉倦眼惺忪，髮蓬衣皺，薄有羞意，乃向逸如斜視，逸如慮尙懿妒，不語。

是夜，寶璉留逸如伉儷晚宴，席間，餚饌豐厚，談笑甚歡，飲已，尙懿攜逸如返，寶璉見逸如去，芳心悒悒，乃思昔之所以欲爲尙懿玉成其事者，以冀平分春色耳。今則留於伊處，十僅一二，餘則空房獨處，寂寞寡歡，月下燈前，凄然隻影，輾轉不寐，珠淚瑩然，徹夜憂思，悲傷無已。



翌晨寶璉病矣。伊之病何病耶？病於一夜無眠，形神疲乏，不思茶飯，祇念檀郎耳。婢往報，尙懿尙驚訝曰：「伊何病耶？」逸如曰：「早知如是，昨夜我應伴伊。」尙懿曰：「今夕汝去。」逸如曰：「伊既病，我去何用？」尙懿笑曰：「伊之病，突如其來，或爲汝乎？心病醫以心，其疾必瘳。」逸如亦笑曰：「汝二人可謂女中管鮑，何相知之切耶？」尙懿曰：「或不至於此，亦未可料。究爲何病，且往一觀。」

逸如隨尙懿往，見寶璉倚枕而臥，容色淡白，較之昨日判然不同。尙懿詢其何病，伊泫然流淚，不語。見逸如亦至，伊投以秋波，似有所語，欲言而止。尙懿覩狀，猜知其意，附耳語曰：「汝嫌孤寂乎？今夕囑其伴汝。」寶璉曰：「蒙汝厚意，甚感，第汝欲怨我乎？」尙懿曰：「何怨！爾我雖異姓，其情勝於同胞，我但願汝早占勿藥，出外一游，以舒積悶。」寶璉曰：「汝如是愛我，我會與彼言矣，舉我所有以贈於汝。」尙懿曰：「姊何言！爾我相交以情，豈爲利乎？」寶璉轉悲而喜，披衣欲起，尙懿止之。寶璉曰：「我聞汝語，其病若失。」尙懿回顧逸如，桃顯微笑，逸如會意，至廚下，命婢進餐。及逸如至，寶璉已與尙懿並坐於沙絲，喃喃細語，愁容掃盡矣。

餐時，逸如伉儷坐於側，寶璉胸懷舒適，胃納漸佳。是夜，尙懿被，逸如留焉。寶璉以逸如作伴，芳心愉悅，促膝暢談，娓娓不倦。

宗俊自逸如至滬後，慮其子或不返，遣天健探望。天健至寶璉家，晤逸如，逸如殷勤留之。寶璉聞客爲逸如之友，設讌款待，天健見其居處富麗，服用奢侈，不禁私衷暗羨，謂逸如曰：「何怪汝欲却王氏婚矣。」言時適尙懿至，逸如起座告之。天健見伊容貌秀美，靚妝豔飾，遠非鄉村女子可比。當時伊坐逸如之側，舉杯共飲。寶璉因尙懿至，亦入座。天健覩此二少婦，驚其豔，乃思與燕燕相較，殆無軒輊。於是在席間，眼波斜溜，羨暗不

已。

是夜，逸如留天健宿於其家，天健見逸如家中，居室精緻，佈置雅靜，乃曰：「汝安得而如是？」逸如略以告之。天健曰：「汝誠幸運矣。」逸如曰：「汝亦得美婦，棄捕魚之業，非幸運乎？」天健曰：「勞逸相懸，我終不及汝。」逸如曰：「汝何時歸？」天健曰：「我擬與汝同行。」逸如曰：「此時尚早，稍緩。」天健曰：「令尊意，慮汝不返，故遣我來，濕喚汝。」逸如曰：「我既允，不致反悔，汝儘可先行。」天健曰：「汝不悔婚，亦須早日返里，色汝父盼望。」逸如曰：「遵命。」

次日，天健欲行，適嘉祺至，天健告以故。嘉祺曰：「此事由我負責，彼不致飛上天去。」逸如笑曰：「我非孩提，焉用汝等鯁鯁過慮。」天健曰：「汝既道之於前，安得不防之於後？」嘉祺曰：「今無慮矣，如此富麗堂皇之金屋，雍容華貴之景色，彼安肯輕棄。」天健曰：「聞君亦得美婦，可使我一覩乎？」嘉祺曰：「可。」

其時，逸如與彼等同車，至二我攝影社，嘉祺喚墨仙出，與天健相見，天健覩墨仙時，暗思伊與逸如夫人容貌亦相若，惟身長而肌豐腴耳。遂謂嘉祺曰：「天賜良緣，愧我未曾一賀。」墨仙聞言，疑其諷已，轉身入內，逸如曰：「汝言太直率。」天健曰：「何故？」逸如曰：「我不便言。」嘉祺曰：「汝又胡說矣。」逸如曰：「汝責我胡說，不汝諱矣，彼之得佳麗，與我事同一轍。」天健曰：「海上何佳麗之多，我心羨甚。」三人在言談間，適有二少女來社攝影，天健從旁窺之，見一年事較長者，姿容殊美，不亞逸如之婦，於是凝神注視，目不少瞬，垂涎之狀，令人捧腹。少女見天健灼灼以視，回眸斜睇，攝影時，伊作執花淺笑之態，天健益覺姚冶可愛，視線所及，直射伊容，伊以天健之呆視，秋波亦時掠其容，若會意然。逸如覩狀，猜知天健已暗戀伊人，遂亦注意伊等。

動作，微聞幼者呼伊爲瑞姊，攝畢，付值，嘉祺詢其姓氏，伊曰：「姚。」

及出，逸如慙，天健尾隨之，天健果從二女後，行至靜安寺路，幼者欲乘車，長者曰：「路無幾，不必。」旋折而南，復西行，止於同孚路，天健不知路名，但見二女從弄中入，忽不見矣。遽返，歸時，迷於途，不辨方向，心甚焦急，遇途人而問曰：「二我照相館在何處？」或曰不知，或曰東，茫然無緒，不知所措。行於途，每見少女，輒留神窺視，俱覺較其夫人艷麗。途中復遇一少女，又尾其後，伊乃向東行，天健雜於人叢中，隨其所至，少女入永安購物，彼亦隨之入。

時，商場中顧客擁擠，彼廁身其間，但見熙來攘往，佳麗甚多，縱眼觀之，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所隨之少女，不如何如，轉瞬間，忽失所在。遂復擇其己之目光中，以爲美者，追隨之。人見其雙目灼灼，疑爲偷兒，避之惟恐不速。此時，天健以所求未遂，心懷疑慮，暗思婦女之不與彼親切者，何故在商場內，男女挽臂同行者，三兩兩，觸處皆有，何以己乃獨行踽踽，無人肯與把臂並肩，百思不解，豈若輩所挾者，皆姪妓乎？何以俱臉塗脂粉，衣着艷妝，情話喃喃，雜人叢中，不覺其羞？

既而，天健隨艷妝者，登天韻樓，乃見粉面黛綠者，羣雌粥粥。乃思逸如與嘉祺之豔遇，豈亦在此間求之乎？人謂海上有姪妓，此亦姪妓乎？又思爲妓者，必有男子相偕，適所見者，未有男子作伴，必非姪妓無疑，於是擇一座，坐而窺其究竟，少焉，來一妓，邀其往，天健不解，疑伊愛己而欲親密耳，竟隨其往。彼見女之後，隨一婢，乃思此必爲閨秀無疑，爲意至樂，暗思攜伊而返，亦可與逸如等一角獵艷其手段。

詎意隨伊入一小弄，登其樓，房屋狹小，佈置簡隘，較寶璣家有天壤之殊。坐後，伊陪於側，矚其寢，至時，天

健始恍然悟，欲出，伊堅留之，不許行。且見其來自鄉間，舉止呆純，遂索其值而銷魂焉。詎意天健因此而得白色恐怖，初未知，悄然返。蓋其地適離二我近，故天健得識途徑。嘉祺詢其故，直告之。

嘉祺驚訝曰：「汝誤矣！此雉妓也，易染毒。」天健曰：「若有毒，人皆却步矣。汝其誑乎？」嘉祺曰：「不信，可問逸如。」

天健見逸如不在，問曰：「彼何往？」嘉祺曰：「彼見君不至，歸矣，今夕，君留於此，可也。」天健曰：「盍伴我一游。」嘉祺曰：「何往？」天健曰：「大世界。」嘉祺曰：「何甚可玩，不如觀電影。」天健曰：「電影我會觀矣，情節不解。」天健曰：「觀話劇如何？」嘉祺曰：「可。」

## 第十四回 華堂歡讌疑天府 劇院相逢醉玉櫻

晚餐後，嘉祺伴其往，天健游目四顧，第見三三兩兩，男女皆挽臂而至。天健指伊等而問曰：「此亦妓乎？」嘉祺亟搖手止之曰：「非，此皆情侶也。」天健曰：「異哉！若鄉村中女子，與人把臂而行，見者皆目為蕩媳淫娃，轟傳里巷矣。」嘉祺笑曰：「君真鄉愚，不知都會中風氣。」天健游目四屬，見座間攜艷妝者，相依相偎，密語甚殷。此時，彼意在觀察若儔之行動，故對於台上劇情如何，茫然不解。惟暗自忖度，海上少女，却較村女多情，彼苟能得一情侶，携至鄉間，亦可傲視村人矣。

其時，天健心戀佳麗，較之已往泛舟於洋澄湖中捕魚時，其情性實乎不同。古人所謂「食色，性也」，此語的有至理。彼自得燕燕之助，雖事耕稼，因稍有積儲，耕耘之事，輒賴傭僕，或雇工爲之，故其心亦轉變。及至

光怪陸離之大都會，處處驚爲神異，尤其以婦女裝束之摩登，更覺奇特。

當見隣座少女依於少年身畔，絮絮談心，益暗羨不已。有時少女回眸偶視，嫣然而笑，彼疑其有情於己，暗叩嘉祺嘉祺笑曰：「汝痴矣，伊之笑，未必在汝。」天健曰：「伊明明向我而笑。」

嘉祺曰：「汝不見伊身畔之少年，面貌清秀，服裝漂亮，汝豈肯戀汝耶！」天健聞言，神爲之沮。

劇終，天健雜於人叢中，擁至佳麗邊摩肩而出，稍稍領略伊等之脂粉氣，其心會爲之蕩，謂嘉祺曰：「今夕，我投宿逆旅矣。」嘉祺從之，伴其往。入室後，嘉祺曰：「汝嫌岑寂乎？」天健曰：「不。」嘉祺曰：「初至海上，不可獵豔，以免貽患。」天健曰：「我知矣。」嘉祺去，茶役見天健爲孤客，入室曰：「客欲伴侶，此間有佳麗可徵。」天健曰：「今已子夜，無須。」茶役曰：「尙早，我爲汝徵之，必能合意。」天健笑而不語，其心漸動，乃思姑且爲之何妨。

既而戶啓，一少女入。天健見伊年事尙輕，年在十八九歲，貌僅中姿，濃塗脂粉，在人視之，不啻夜叉，而天健見之，則以爲美矣。伊坐於天健側，天健詢其氏屬，伊曰：「姓陳，名桂仙，江陰籍。」天健絮絮問其身世，桂仙見其行動類鄉愚，遂施展其迷人手段，述伊種種苦况，始淪而爲妓。天健信其語，留焉。

翌晨，桂仙去，及嘉祺至，見天健尙高臥，笑曰：「汝起何晏？」天健曰：「身覺疲乏耳。」嘉祺曰：「曷爲如是？」天健曰：「昨夜得一奇遇。」嘉祺叩其故，天健實告之。嘉祺曰：「汝累矣，速起，亟往醫之。」天健曰：「無妨。」遂起，相偕至逸如處，途間，天健於舉步時，微覺不便。

迨至逸如家，相晤時，天健笑曰：「累我迷途，汝之過也。」逸如詢其故，天健舉以告。逸如曰：「誰使癩蝦

蟆思食天鵝肉乎？」嘉祺曰：「宗俊遣其來滬，害矣。」天健曰：「何嘗爲害。」逸如曰：「此於人何尤？」嘉祺曰：「不遣其至，何致涉足花叢。」

談次間，寶璉至，與嘉祺等晤談一室，既而尙懿亦至，逸如將天健迷途事，資爲談助，寶璉曰：「此間非鄉村可比，苟誤事，則終身受累。」嘉祺曰：「夫人所言誠是。」尙懿謂夫曰：「彼初至上海，欲游，汝須爲伴，不應如是。」天健意欲語其事，謂逸如曰：「汝不應……。」語至此，逸如慮其洩，橫以目，插言曰：「不應何事？汝非兒童，尙欲我伴乎？」尙懿曰：「汝何如是？初至者，方向且難辨，不伴，烏得不迷其途。」寶璉曰：「莊先生，但知自己不顧他人，此人難與共患難。」嘉祺斜視逸如，笑曰：「往者，汝累我，應如是。」寶璉曰：「何事？」嘉祺笑而不語，尙懿會意，桃顯微赤。

逸如見伊態度有異，慮嘉祺天健失言，遂曰：「此事莫談，今日作何消遣？」寶璉曰：「我與尙懿飛虹，同往觀劇，汝等在此雀戰可也。」逸如曰：「此間僅三人，尙缺一。」尙懿曰：「飛虹之兄如何？」逸如曰：「善，汝速命廚下整理飯膳。」尙懿應聲入內，寶璉亦離去。天健見伊行，叩逸如曰：「君之女居停，貌美而年青，與君相善乎？」逸如曰：「汝何言伊主也，烏得相善。」嘉祺微笑，欲語，逸如止之，天健羨室中陳設精緻，縱目觀看，未覺。

午餐後，尙懿往喚飛虹觀劇，並邀伊兄家騏作雀戰。飛虹尙欲易衣，留尙懿稍坐。問尙懿曰：「往者，汝夫謂姓章，今何以謂莊？」尙懿曰：「據彼所言，母姓章，幼時，寄食於外家，故從母姓。今彼之鄉人來此，呼其爲莊矣。」飛虹曰：「我慮其間或有隱情。」尙懿曰：「有何隱情？」飛虹曰：「彼初至時，但知爲杜夫人之表弟，今

觀杜夫人與彼殊親暱，非若表姊然。」尙懿見其滔滔而言，欲窮根究底，乃曰：「毋多言，杜夫人聞之，將不悅。」飛虹曰：「此間無他人，伊安得知之。」

尙懿見其強辯，離座曰：「我先去，汝來可也。」飛虹曰：「何急同行？」言時，伊從櫥中取旗袍，大衣，易已，始與尙懿相偕抵其家，而寶璉家騏先至，家騏與天健等已入局，寶璉從旁觀戰，坐於逸如後。

寶璉見飛虹入室，起與之語，三人相偕外出，馳車而往。天健見尙懿偕一少女，詢曰：「伊何人？」逸如曰：「卽家騏兄之妹。」彼見飛虹容貌娟秀，癡心暗羨，乃思若得伊人爲姬，則平生之志願足矣。

局終，天健家騏負，天健因旅囊已罄，向逸如商貸，付之。及尙懿等返，家騏已去，逸如喚其夫人留飛虹寶璉晚宴。飛虹欲行，尙懿強留之，始允。逸如復喚嘉祺邀其夫人，嘉祺謝却，尙懿卽以電話邀之，移時，墨仙姍姍而來。

席次，男女雜坐，圍於一桌，逸如舉杯勸飲。天健以諸婦女在座，於是得意忘形，游目四矚，而心有所戀，頓向飛虹斜視，飛虹見其態度癡呆，暗笑其慙，有時秋波偶及，梨渦微現，笑靨天健誤會其意，疑伊有情於己。尙懿頻勸飛虹飲，飛虹屢却強飲數杯，而玉顏微醉，紅霞映頰，天健見伊梨容嫵媚，私心傾向，益覺伊爲可愛。

宴後，飛虹薄醉，依於沙發稍息，嘉祺伉儷驅車以北，天健雖欲行，見伊在，逗留其間，與逸如談天。寶璉伴飛虹之側，進以水果，飛虹惱際固甚清晰，惟頭昏目眩，懶於行動，故遲遲不去。天健見伊愛啖梨，遂爲伊去皮，剖而進，飛虹從天健手中取而啖。天健乘間問曰：「小姐醉乎？」飛虹曰：「稍微而已。」天健曰：「渴乎？」飛虹曰：「啖梨後，不渴。」天健曰：「蔗欲乎？」飛虹曰：「無須，梨足矣。」寶璉曰：「賀先生稍休，勞乎？」

天健聞言，心怯，未敢他及，但曰：「剖梨細事，安得謂勞。」飛虹見天健言談之間，戰戰兢兢，如待嚴師，不覺輒然以笑。此笑也，在天健心中，更益痴狂欲絕，所憾者礙於逸如等在室，未能向伊傾吐衷情。

少頃，飛虹欲行，尙懿留之，天健獻其殷勤，曰：「我可送汝。」

飛虹以其初遇，竟欲如是，芳心暗怪其突兀，無意中向彼一笑，乃曰：「無勞君送。」尙懿見天健向飛虹絮絮不休，惡之，曰：「謝小姐今夕留於此。」逸如謂天健曰：「君要返寓，我喚車送之。」天健見其伉儷之狀，有異，遂不敢復留，恩恩返寓。天健去，飛虹由寶璉送之歸。尙懿見衆人散盡，謂逸如曰：「鄉人如是不知禮貌，彼與飛虹僅初遇，何以如是鹵莽，竟欲向伊追求若彼，卽降爲飛虹僕役，恐伊亦嫌猥笨。」逸如曰：「汝莫鄙視鄉人！吾人衣食所需，咸賴若輩，且燕好之事，亦與人同。」尙懿笑曰：「未必。」

翌日，天健病發，欲溺而痛，苦甚，往訴嘉祺，嘉祺囑其就醫。天健此時始悟，然事已如是，悔也無及。迨至病愈，醫資耗去數百金，爲時歷二週。逸如見其如是，資用全由彼墊付。

當在天健病時，逸如以其因己之戲言，而使其受累，不忍，意欲爲天健物色一佳麗，以慰其心。及姚女至，二我取照時，適逸如復在嘉祺處，細窺年長之貌，與飛虹無相軒輊。欲飛虹嬾於天健，事必不允，遂意屬於姚，以冀有情人成眷屬。同姚女行，逸如尾之。時，年幼之女未隨，途中，行至並肩時，逸如僞謂似曾相識，曰：「密絲姚何往？」姚女舉目諦視，雖不相識，疑逸如必爲親戚之有關係者，漫應曰：「往觀電影。」逸如曰：「我亦往，同至一處，可談天矣。」姚女曰：「汝爲誰？」逸如誑之曰：「我與汝已相遇幾次，我爲汝舅父妻弟之鄰，與汝亦有葭葭親，汝豈忘之乎？」姚女驟聞此語，墮於五里霧中，信之。



同至電影院中，並肩坐於未開映時。逸如絮絮詢其芳名住址，姚女詳以告之。伊名瑞貞，其妹爲玲貞。瑞貞性情爽直，以逸如既會相識，談吐間卽侃侃而言。因之逸如得以從容探詢，洞燭其事。而於己之僞謂相識者，未嘗露其破綻。

其時所映者，却爲愛情影片。觀至擁抱接吻時，逸如心動，時窺其容，雖不能細辨，但瑞貞却現動搖之意。遂放膽，輕捻其手，伊欲縮，不釋。瑞貞之手，爲逸如緊握時，伊未免心動，從微弱光線中，亦頻回其首，窺視逸如。乃覺逸如一往情深，芳心於焉暗羨。

逸如撫摩纖手時，乃思今日之遇伊，無異昔在車中遇文蘭，於是爲天健物色之心，突然更變，以爲自美如是，而不思燕好，呆矣。乃引其手而吻，瑞貞因銀幕上劇情之熱烈，於不知不覺間，忽已傾向逸如。潛思得此檀郎，與己足慰心願，意欲問其定婚與否，因羞怯，欲語不語者再。

少頃，逸如見伊凝神於銀幕，映至調情時，乃曰：「如劇中人，其情感之熱烈，至可羨乎？」語時，身依其肩，脣近其頰，瑞貞曰：「誠然。」逸如曰：「汝亦類劇中人。」瑞貞曰：「不類。」逸如曰：「彼之愛伊，與我心同，汝意何如？」瑞貞聞言，窘於應，不語。逸如指銀幕女郎而笑曰：「伊與汝相若。」瑞貞曰：「未必。」逸如之心，至時愈熾，不復耐。

以手摟其腰，使伊身斜依於己之身畔，舉脣吻其頰。瑞貞驟獲彼之親暱，一縷春情，如風吹蕩，乃覺纏綿情意，足慰芳心。雖不欲顯然露其胸懷，以示親愛，第於無意之間，其身忽已緊偎逸如，視逸如若相戀。侶伴，無復羞怯。

逸如之脣，漸中粉頰，而達於櫻唇，其狀與所映之劇情，熱烈情趣，恍惚相同。斯時，瑞貞因熱情奔放，不顧鄰座有人，竟任其舌吮香脣。移時，伊情酣若醉，謂逸如曰：「此間爲人所見，不雅。」逸如聞言，猜知其意，曰：「行矣。」瑞貞應曰：「諾。」離座，至院外，逸如曰：「至我家可乎？」瑞貞曰：「汝家在何處？」逸如曰：「辣斐德路。」瑞貞曰：「太遠，我不去。」逸如曰：「孟淵。」瑞貞不語，凝眸斜視，於是即驅車往，闖室於三樓。

## 第十五回 行婚禮賓朋畢集 鬧新房鶯燕喧闐

入室，逸如邀伊坐，瑞貞羞怯，立於室中。逸如執其手，瑞貞因室中光綫明亮，芳心忸怩，低首不語。逸如曰：「妹妹，爾我相遇，待有緣歟。」瑞貞曰：「前次，我來攝影時，見我後者誰？」逸如曰：「不知。」瑞貞曰：「見彼與汝相語，安得不知。」逸如曰：「彼係我之同鄉。」瑞貞曰：「此人形似農夫，我見其隨於後，惡之，故意繞道遠行，彼始離去。」逸如曰：「彼亦愛汝，何以避？今彼因思汝而成病矣。」言時，離座曰：「汝稍待，我以電話招其來。」瑞貞亦起，曰：「我去矣。」逸如阻之，促其坐，曰：「汝何故即去？」瑞貞曰：「彼來，我不願見。」逸如曰：「汝既不欲，我不招矣。」瑞貞以初遇故，羞怯之心，終覺難免。繡綵後，瑞貞曰：「儂之終身幸福，因攝一影而失之矣。」逸如曰：「汝何言攝此一影，快意無窮？」瑞貞曰：「儂尙能出外乎？」逸如曰：「何故？」瑞貞曰：「儂畏羞懼於見人。」逸如曰：「此有誰知？」瑞貞曰：「雖不知，如何可離此室？」逸如曰：「速行可也。」瑞貞曰：「幸而天暮。」逸如曰：「汝須放膽，莫怯使人疑矣。」

瑞貞起，整其衣，曰：「皺乎？」梳其髮，曰：「蓬乎？」塗其粉，曰：「花乎？」屢對其鏡，絮絮問逸如，逸如一

爲伊解釋，且辯之曰：「不。」伊每聞逸如曰不，輒回眸向其作淺笑。

笑時，逸如輒欲吻其脣，伊阻之曰：「脂粉已施，不能。」逸如曰：「可重塗之。」瑞貞曰：「煩乎？」逸如曰：「我且不厭其煩，汝厭煩乎？」瑞貞曰：「何事？」逸如以指作勢，形其事曰：「此。」瑞貞擊其肩，曰：「汝再言，儂將哭矣。」

逸如曰：「汝泣，我亦欲流淚矣。」瑞貞曰：「休纏，我將歸矣。」逸如曰：「爲時尚早，且餐焉。」瑞貞曰：「茶館中，我不去。」逸如曰：「汝不見人之雋侶乎？不論至何處，皆把臂而行，未若汝之神秘。」瑞貞曰：「君不思乎？此聚，已出於意料之外，若爲人見，事聞於吾父，奈何！」逸如曰：「彼未急逐汝。」瑞貞曰：「汝真不知，吾父素重舊禮教，我每出，時使吾妹隨從，有時遣婢隨我後，今日，吾妹隨母出，婢因事無暇，以之始得與汝相聚，否則烏能如是。」逸如見伊不允偕行，遂喚茶役，往茶館購晚餐一席。茶役見伊倆態度親暱，猜知若儕，必係野鴛鴦，故住購時，與茶館中朋比，昂其菜價。

及酒筵至，逸如與瑞貞相嚮坐，舉箸以珍饌餉瑞貞，瑞貞見伊情意殷勤，舉杯以飲。飲已，瑞貞微覺薄醉，膽量漸增，遂與逸如道別而出。

逸如自與瑞貞相戀後，暗與瑞貞相約，時相過從。

天健病愈後，卽與返里，宗俊詢其故，天健略以告之。宗俊既知其子將歸，喜甚，卽爲子治理婚事。

冬，逸如欲歸，惟以尙懿寶璉故，未能離滬，乃與嘉祺密商，僞謂其父有病，當由嘉祺致書逸如，促其歸里。尙懿以舅既有病，欲與逸如同行，逸如婉言阻之。臨行，寶璉囑其早日返滬，否則同尙懿至鄉。逸如慮事洩，遂

謂我當即歸，不必來。

逸如既離家，乃邀嘉祺同行，嘉祺偕墨仙返。宗俊見其子歸，喜甚，一切瑣事，咸與逸如磋商。

逸如以父之強其娶冰紅，意不懌，縱宗俊之善體其意，彼之心，仍懷念尙懿，在鄉時時去書探問，並偽述其父之病狀，謂晝夜侍於藥爐茶灶之側，殊爲煩惱。

佈置新房時，彼無心顧問，但時與文蘭談天。一夕，宗俊爲邑紳所選，宴於城中，不歸。逸如於子夜時，潛入文蘭室。

翌晨，天將明，文蘭促其起，逸如曰：「尙未。」文蘭曰：「汝父將歸矣，速去！」逸如曰：「且稍待。」時，文蘭雖欲其去，實則伊心亦留戀也。乃曰：「我已爲汝父所有，汝何不納吾姊爲姬？」逸如笑曰：「豈有妹爲姑而姊爲娘乎？」文蘭曰：「汝有所不知，吾姊自與汝繼繼後，伊心仍時常念汝。我歸家時，問其逸如婚時，來否？伊曰：「來。」我會私窺其日記，文中雖未明言，但其意固在思念汝也。伊來時，汝可重拾舊歡矣。」逸如曰：「伊既有情於我，盍爲我謀之。」文蘭笑曰：「汝且去，欲聚，再俟機緣。」

親迎時，宗俊邀集親戚，大饗賓客。天健偕燕燕海棠來賀，文燦隨父母自吳城來，逸如之舅氏及表兄弟姊妹等，亦靡不蒞臨。嘉祺天健爲其招待賓客。席間逸如之表兄陳思謀，見女賓中一少女，貌甚美，思謀屬意於伊，暗送眼波，向伊追求。

伊爲誰？乃其鄰鍾鼎彝之女曰萃英，萃英見思謀頻頻視己，芳心羞怯，低首不敢視。迨至舉行婚禮時，萃英作女儂相，思謀爲男儂相。在思謀心中，殊爲喜悅，乃乘間獻其殷勤，逸如表姊禿娥，善戲謔，指二儂相曰：

「天生佳偶」萃英聞言怒之以目思謀向其微笑。文燦與秀娥一見如故，頗相善。音樂聲中，文燦謂秀娥曰：「以我觀之，萃英較新娘爲美。」秀娥曰：「吾兄與萃英若締秦晉之姻，亦屬珠聯璧合，與吾表弟更美。」文燦曰：「汝盍懲愿之。」秀娥曰：「兄已有嫂。」文燦曰：「婚否？」秀娥曰：「雖婚，伉儷間不樂，吾嫂尙在母家。」

文燦曰：「既然不睦，何不離異？」秀娥曰：「吾父素崇舊禮教，對於離婚事，力持反對，吾兄無如之何。」二人竊竊私語時，婚禮已畢，親戚咸趨擁至新房內，觀看冰紅、冰紅羞怯，依於萃英側，低首默然。

時，思謀嘉祺，靄如天健良官九弟等俱擁於房內，墨仙、燕燕、文燦、秀娥、碧琪、鳳雲等諸女賓，咸雜處其中。九弟爲逸如之堂弟，年少，善談諧，與秀娥最爲活動，良官九弟等逼逸如吻新娘萃英，婉言却之，思謀戲之曰：「我等所要求者，吻新人，非吻汝。」衆賓哄然而笑，瑤琪從後將思謀推之，思謀不慎，傾倒於萃英身畔，九弟鼓掌曰：「新娘不吻，吻女嬪相矣。」秀娥等皆隨聲附和。

當思謀倒於萃英前，雖唇未吻及，第思謀之手適觸萃英乳部，萃英遽起，執其手推之，而思謀乘間撫摩，曰：「痛否？」萃英霞浮粉頰，羞慚欲遁，惟被圍於內，不得行。

及逸如勉從衆賓意，輕向冰紅一吻時，九弟叩思謀曰：「汝吻女嬪相，味如何？」良官曰：「爲男嬪相而吻女嬪相，我亦願爲之。」秀娥戲將瑤琪推之，曰：「伊亦可爲女嬪相。」良官問瑤琪曰：「汝能允我一吻否？」鳳雲曰：「新郎將遁矣。」伊爲此言，故意爲瑤琪解圍。

正喧鬧時，文蘭入命諸婢分贈糖果，逸如乘間逸去。碧琪呼曰：「新郎去矣。」九弟追之，不及。逸如遁時，

恐衆賓追回，乃入母之房中，以避其鋒，孰意文燦先往，當逸如奔入，適與文燦相撞。

文燦被撞，不知所措，逸如見伊，亟撫慰之，曰：「如何？」文燦曰：「履爲汝踐，痛甚。」逸如爲伊拂拭之，曰：「我當賠汝。」文燦曰：「誰欲汝賠？」逸如曰：「旣已踏痛，非賠不可。」文燦見室無他人，低語曰：「須賠我以心。」逸如會意，領首以應。及鳳雲等追至，逸如匿於床後，文燦曰：「新郎不來。」隨鳳雲奔至其妹房中，但見諸媪在，鳳雲曰：「新郎至否？」一媪應曰：「不見。」鳳雲重返新房，見秀娥等，勦新娘吸紙捲煙，九弟笑曰：「此煙須裝以鬚。」當卽翦紙成鬚，黏於捲煙之上，以獻新娘，迫伊吸。冰紅惡其無賴，轉身向內不應。良官曰：「新娘不應，請嬪相代吸。」思謀戲以有鬚之煙，餉萃英，萃英稍露其辱，思謀笑曰：「如何？」萃英桃顚若醉，羞甚，斜以雙瞳白思謀，思謀報以媚笑，萃英心動，不覺嫣然。良官笑曰：「女嬪相吸有鬚之煙，較新娘若何？」嘉祺曰：「不若新娘遠甚。」天健曰：「伊不吸，焉知？」九弟曰：「待人散後，將狂吸矣。」衆賓哄然而笑。

在女賓中，如瑤琪、鳳雲、碧娥等，俱梨渦紅暈，豔若桃花。墨仙戲問瑤琪曰：「汝未飲而醉乎？」瑤琪舉手擊之，墨仙猝避，誤中思謀，思謀回顧，見伊少女，笑曰：「汝何擊乎？豈嫌我不贈有鬚煙乎？」瑤琪羞而遁。

筵席分二列，東爲男，西爲女，入席時，萃英伴新娘，思謀伴新郎，瑤琪坐於萃英側，九弟坐於思謀側。思謀意在萃英，頻向伊人凝視，而九弟之於瑤琪亦然。瑤琪惡之，酒未二巡，伊僞言腹痛，退就女賓席。

文蘭見瑤琪退，邀鳳雲往陪之，萃英飲至三杯後，薄有醉意，翦水雙瞳，暗向思謀流盼。時衆賓集矢於新夫婦，故思謀之向萃英追求，絕不注意。萃英入內易衣時，思謀託故離席，遇於廊下，撿其手，萃英低語曰：「儂醉矣。」思謀曰：「不醉。」見伊之衣襟間有羅帕在，攫之，曰：「盍以此贈我。」萃英曰：「此舊矣，安能贈汝。」

奪之，思謀拒，緊握纖手，俯而吻，曰：「美哉！黃！」萃英曰：「去！」思謀曰：「何處去？今夕，我欲宿於……」語未已，萃英急掩其口，曰：「耳目衆多，慎言！」思謀見天健來邀入席，急返。

萃英以思謀之情緒熱烈，芳心漸漸傾倒，潛思席間男賓，若彼之能傾心於己，惟彼而已，且屢次與伊糾纏，更易惹伊感動。及伊重返席間時，對於思謀之情感，又增進一層，而思謀頻勸其飲，伊乃覺感情難却，受之。及席散，萃英醉，秀娥伴伊歸，思謀隨之。彼乘秀娥覓水果時，趨至萃英前，輕吻其頰。時思謀已在伊之房內，萃英密語曰：「汝宿何處？」思謀曰：「宿汝處。」萃英曰：「汝欲宿我處，今且匿於床下。」思謀聞言，果去其外衣，藏於伊之帳內，匿之。迨秀娥持水果至，不見思謀，問曰：「彼何在？」萃英曰：「去矣。」秀娥曰：「今夕，我來伴汝。」萃英曰：「無須。」

秀娥見伊推却，退出。思謀聞妹已行，從床下起，萃英曰：「尙有女賓至。」思謀曰：「汝假作熟睡，不應。」萃英曰：「汝在新房中，太無賴。」思謀曰：「我心甚愛汝，以致不免形於外矣。」萃英曰：「累我羞乎？」思謀曰：「今如何？」萃英不語。

有頃，萃英曰：「若爲人知，奈何！」思謀曰：「喜慶之家，賓客衆多，誰復顧我。」萃英曰：「汝妹知汝至此，若有人尋汝，伊必復來。」思謀曰：「汝旣謂我去，儘可推說。」萃英曰：「汝宜速行，否則累汝矣。」思謀曰：「我愛汝而來，安得累汝。」

少焉，突聞叩門甚急，萃英驚起，啓戶視之，瑤琪也。曰：「汝處可宿乎？」言時，伊不待萃英之應，允卸其妝，寢。萃英情虛，不敢堅却，任之。寢時，瑤琪雖見床內已有人在，伊因倦甚，但知睡者必爲女伴，乃坦然而寐，不數

分鐘，已鼾聲呼呼矣。

萃英心慌，促思謀去，思謀意在瑤琪，不允。

斯時也，風吹草動，驚及瑤琪，似夢非夢，如遇毒蛇然。纏其身而噬，伊驚極，欲呼，殆如夢醒，

不能作聲。昏暗中，聞人語曰：「此烟也。」伊始恍然曰：「我將泣告於母。」曰：「羞乎？且諱之。」曰：「侮

我太甚！」言時，嗚咽泣泣時，有人以巾拭其淚，曰：「休泣，人聞之不美。」又慰之曰：「如是愛汝，何泣？」伊辨

其聲，自悔孟浪，不應來此，今已矣，難保其白璧無瑕，素絲不染。更闌，思謀慮天將明，遁。瑤琪怨曰：「萃姊，汝何

誤我？」萃英曰：「汝自誤耳。」瑤琪曰：「酒易誤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非汝累我乎？」萃英曰：「事已如是，

怨也何益？」瑤琪曰：「晨起，我羞於見人矣。」萃英曰：「惟我與爾，知者僅三人，何羞？」瑤琪曰：「鷄已三唱，

且睡。」移時，曙色映窗，二女酣然熟睡矣。

日上三竿，文蘭叩其戶，喚伊倆早餐。萃英貪睡，不應。瑤琪起，啓其戶，文蘭入，喚萃英，不應，揭其衾，促之，始

起。

及見思謀，萃英與瑤琪之態度，俱含羞意。餐後，文蘭喚姊，文燦伴女賓作方城之戲，萃英不從，復至新房

中談笑。瑤琪思及宵間事，暗猜新娘燕爾之歡，殆與己同乎？因此，伊頻向冰紅窺望，萃英見伊舉止有異，撫其

肩，作密語。鳳雲在旁見之，笑曰：「汝等語何事，可得聞乎？」萃英戲之曰：「新娘容貌，與昨夜稍異。」鳳雲曰：

「何故？」萃英曰：「今日，益見伊嬌豔。」其時，九弟亦在，笑曰：「昨夜，得甘露之滋潤，花姿之麗，當然益覺容

光煥發，實乎不同。」聞者皆鼓掌而笑。笑時，思謀入，叩其故，九弟語之，思謀轉向瑤琪注視，挨近其側，回顧曰：



「此花亦愈美矣。」伊知其諷己，桃顛益艷，萃英會意，慮思謀多言。引瑤琪避於外，午後，賓客散，思謀暗與瑤琪約重聚之期，瑤琪應之。

## 第十六回 意綿綿舉杯賞雪 情切切紅日映窗

逸如婚後，對於冰紅感情殊佳，惟以懷念尙懿，擬欲至滬，第一時無計脫身，遂密告嘉祺促其先往，至滬時，致書於彼，促其至滬收取房租，嘉祺從之，冰紅不知逸如已有家室，故待夫婿之情，殊爲濃厚，晝間常伴逸如之側，未嘗稍離。

天健自逸如家宴飲而歸，與燕燕磋商，擬棄農就商，燕燕不允，力勸鄉居爲佳，天健不悅，商之逸如，逸如以天健若至滬，則多一友侶，可以不時相聚，慫恿之，告其聯襟維豐，維豐亦以爲佳，於是大健決意至滬，經商。鴉姑聞天健將至滬，伊尙未能忘其舊情，蓋伊時得燕燕之助，疑爲天健所使，因此伊心殊感天健。

禿子往吳城，一旬未返，鴉姑甚憂慮，往問天健，天健慰之曰：「無妨，若不歸，我爲汝訪之。」時燕燕適在探望其母，鴉姑堅邀天健至家，天健以妻不在，從之，隨伊往，鴉姑見天健，喜甚，款以酒食，絮絮述其懷念之意，天健貪飲微醉，且見禿子在蘇，乃更無所顧忌，笑曰：「汝尙愛我否？」

鴉姑趨前，坐其側，曰：「焉得不愛。」天健曰：「旣愛我，何以不與我聚？」鴉姑曰：「汝有伊，我有彼，聚之則醋海掀波矣，今夕之聚，亦天假之緣也。」天健曰：「我游滬時，宿一妓，貌美，情意殊蜜。」鴉姑曰：「伊之獻殷勤於汝，豈有真情耶！往者，我在飢寒時，亦不得已，而以宿易米，然相聚時，未若有今夕之歡娛，以此測之，所

謂妓情者，雖纏綿繾綣，其僞必也。」天健曰：「汝言誠是。」

是夕，鴉姑意欲隨天健至滬，故於同夢之際，倍極殷勤，天健見伊如是，憐之曰：「卿將有求於我乎？何愛我之甚耶！」鴉姑曰：「我從禿子後，飢寒固不足慮，但終不若村中人之豐裕，聞滬上有女工可爲，我擬至滬習女工，可乎？」天健曰：「往時汝甚懶，今何以欲遠習女工？」鴉姑曰：「我聞汝將至滬營商，則我之欲習女工，與汝意殆相同乎？」天健曰：「營商以本求利，其事易若習女工，難矣。」鴉姑作媚笑曰：「我愛汝而欲隨汝往，汝其阻我歟？」天健曰：「既如是，待我至滬，將諸事就緒，再歸而携汝往。」

翌晨，氣候驟寒，風雪載途，天健欲行，鴉姑留之曰：「雪片紛飛，寒風刺骨，不若留於此，以慰儂之孤寂。」天健從之，鴉姑舉火，圍爐取暖，天健索酒，欲與鴉姑對飲，鴉姑曰：「愧無佳釀。」天健曰：「昨日所飲者殊佳。」鴉姑曰：「酒已盡。」言已，伊奔至鄰村，假以返，溫之，乃與天健共飲。

時，鴉姑以風雪故，得留檀郎舉杯賞雪，欣喜欲狂，殷勤斟酒，天健曰：「我飲，汝須陪我。」鴉姑曰：「我一而汝二，如何？」天健曰：「汝太便宜。」鴉姑曰：「飲酒惟量，不能強，今因天寒，否則我不能飲也。」

天健欲使鴉姑醉，且飲且語，鴉姑樂甚，不顧樽之空，肴之盡，相與共酌，午後，雪未止，二人之飲，仍未輟，久之，鴉姑醉矣。

醉時，鴉姑扃其外戶，與天健在圍爐前，互相戲謔，鴉姑倒於天健懷中，曰：「天旋地轉，頭昏目眩，覩君之首，若有二三焉。」天健曰：「人首僅一，安有二三，汝誠醉矣。」鴉姑忽覺胸中不適，猝然作嘔，天健惡其酒氣，直撲鼻端，遂扶伊入內，飲以茶，鴉姑曰：「我不勝酒力，固醉矣。」天健曰：「汝謂不醉，如何？」鴉姑曰：「汝不

纏擾何至於嘔！」

天健曰：「今如何？」鴉姑曰：「且讓我休息半日。」天健曰：「汝睡，我坐於此，厭乎？」鴉姑曰：「休多言，胸中殊熱，又欲嘔矣。」天健手探其胸，乃覺熱甚，觀其容，呼吸緊促，桃顛紅暈，至時，天健始悔不應逼其醉。移時，鴉姑睡熟，鼻聲如雷，天健獨處室中，悶甚，啓扉視之，第見洋澄湖邊，一白無際，雪花飛舞，亂撲簷前。欲行，怯於寒威肆虐，欲住，悶於伊人沉醉，正在躊躇間，忽一陣寒風，挾雪片直撲室中，天健急掩戶，不復探望，回視爐火，因寒欲熄，亟撥之。

薄暮，見鴉姑未醒，乃入廚下作餐，夜呼鴉姑進食，不應，天健食已，就寢，詢之，鴉姑糲糊以應。

子夜，鴉姑醒，謂天健曰：「何時？」天健曰：「夜過半矣。」鴉姑曰：「累汝淒寂乎？」天健曰：「醉已乎？」鴉姑曰：「今清醒矣。」天健曰：「天如是寒，誠良宵也。」

鴉姑曰：「我何以至今不育？」天健誑之曰：「此猶釀酒也，不善釀者，欲其酒之成，難矣。」鴉姑曰：「君夫人之有海棠，如何？」天健曰：「釀酒者，欲其味美，在製酒時，小心翼翼，使其原料與酒藥，配合得所，即成矣。」鴉姑曰：「今夕，汝爲我釀酒可乎？」天健曰：「可。」

次晨，雪霽，天健將行，鴉姑尙欲留之，天健曰：「逸如將至，瀉，我歸去，擬整理行囊，同車往，汝事，我當留意，決不使汝失望。」鴉姑曰：「汝至瀉後，須以消息報我。」天健曰：「我作書致汝，汝不識之，無奈何？」鴉姑曰：「我可使人閱之，信中，親暱之語，不可寫。」天健曰：「此無須叮嚀。」鴉姑低語曰：「今晚來否？」天健曰：「不能。」鴉姑曰：「昨夜，汝會允我，何以今日忽言不能，汝心殆變乎！」天健曰：「此何事，苟有暇，安得不

來。」

鴉姑故意顰蹙曰：「往者如何？」天健曰：「今非昔比。」鴉姑嫣然而笑曰：「路滑難行，汝其慎之。」天健曰：「相距無幾，不致墮入污泥中。」

天健抵家，燕燕尚未返，母曰：「汝在何處？」天健曰：「我在逸如家。磋商赴滬經商之事。」母曰：「滬濱人地生疎，不若務農爲佳。」天健曰：「貿易之利，較耕耘勞逸相去遠甚。」母曰：「經商須有閱歷，且汝素居鄉村，不知機變，苟受人愚，將如之何？」天健曰：「我有友輩在滬，無妨。」母終不以其計爲善，曰：「萬事須慎，不宜孤注一擲，以貽後悔。」天健不從母意，待燕燕歸，決意至滬。

次日，燕燕攜海棠歸，天健遂整裝乘車至滬。時逸如因繫念尙懿，已先抵家，逸如見其至，卽爲天健賃廡於菜市路，設一雜貨肆。營業清淡，天健憂之，歸商於燕燕，乃携全家至滬，居於肆內。

翌年春，鴉姑經天健之介紹，至滬作女工，暇時，暗與天健聚於逆旅，遂視禿子若眼中釘，不復返，踰年，天健爲鴉姑別營金屋，視以爲姬也。

逸如於春間，經文蘭之屢次函催，乃向尙懿寶璽，僞言赴京，復返里，冰紅見逸如歸，涕泗滂沱，嚶嚶啜泣，逸如詢其故，冰紅曰：「儂聞人言，謂君在滬，擁有佳麗，信乎？」逸如曰：「此語何自來耶？」冰紅曰：「儂之舅父會言之，表姊亦有此語。」逸如曰：「此謠詠也，汝安可信歟？若有佳麗，曷爲娶汝？」冰紅曰：「前在庭上，汝有悔約意，儂甚疑之。」逸如曰：「汝至我家後，我待汝殊善，此足以證吾心之深愛而人言之不足信也。」冰紅曰：「汝既無金屋以藏嬌，則婚後，何以恩逮？」逸如曰：「我有職務，羈身安能以閨房之私而誤其事，凡

餽口於他鄉者類皆如是，汝果愛我，不應以此見怨。」冰紅曰：「我非怨汝，往者吾父欲毀約，我力持異議。」逸如笑曰：「未必。」冰紅聞言泣。

文蘭聞聲而至，向逸如慰勸，曰：「冰紅性情柔順，舉止端謹，較之文燦，相去遠矣。」逸如示以眉語，文蘭自悔失言，不復語，但勸冰紅休泣，握其手，曳入己室，婉言深勸，謂我會負笈於滬，彼果有貳心，我將致書於同學，爲汝偵之。其時，逸如接踵至，謂冰紅曰：「汝若不信庶母語，我願以死，明我愛汝之心。」冰紅聞言，愁懷稍釋，雖不能盡信其語，然觀其懇摯態度，伊心未免感動，反疑人言爲不足信。

夜，逸如見冰紅柔情繾綣，不亞尙懿，巫雨恩深，亦如寶姊，於是其心愉悅，恣意狂歡，冰紅意欲取媚檀郎，倍極纏綿。

翌晨，逸如欲起，冰紅擁彼於懷，曰：「汝累我孤寂甚苦，今不能負此良辰，輕易縱汝。」逸如曰：「紅日映窗，猶高枕臥，羞乎？」冰紅曰：「夫婦非宵奔者可比，有何羞？」

文蘭欲嬪姊於逸如，致書於姊，謂逸如已歸，文燦得信乘車東來，及抵妹家，適宗俊爲友所邀，遊於京口，卽宿於文蘭室，逸如見伊至，雖心懷戀，未嘗忘快，第冰紅在前，未敢私語。

文燦觀其夫婦情篤，思及銀河偷渡時，未免芳心悵惘，自嗟命薄，暗向文蘭啜泣。文蘭慰之曰：「休泣，如有緣，不難。」文燦曰：「如何？」文蘭曰：「近聞冰紅之母病，伊將歸寧矣。」文燦曰：「逸如隨去否？」文蘭曰：「待我阻之。」

次日，逸如之母忽病，逸如焦急異常，亟延醫診治，文燦乘間獻其殷勤，藥爐茶灶，躬親侍奉，冰紅因聞母

病，果歸去。

一夕，逸如伴母，侍於側，文燦亦在，逸如促伊寢，伊秋波斜睇，珠淚晶瑩，不去，逸如見母已安然而睡，乃謂文燦曰：「姨母，伴吾母乎？」文燦嗚咽曰：「誰欲汝以此喚我？」逸如曰：「豈呼汝名耶？」文燦曰：「相撞時，汝忘之乎？菱塘荷池之語，忘之乎？」逸如聞荷池一語，心動曰：「今夕將重遊荷池耶？」

文燦羞怯，依於側，逸如促之曰：「行。」文燦隨其往，入冰紅房內，文燦見逸如返身出，疑之，豈任其獨宿耶？少頃，逸如入，文燦曰：「汝何事？」逸如曰：「吾母無人爲伴，囑婢往宿其側。」文燦曰：「汝當呼我爲姊！」逸如曰：「汝之妹爲我庶母，安得呼汝爲姊！」文燦乘其行近床前時，勾其頸，猛嚙逸如之肩，曰：「再呼我爲姨母，食汝矣。」逸如笑曰：「古之惡人之奸惡者，謂寢其皮而食其肉，今夕是也。」

文燦曰：「何故？」逸如曰：「汝欲我呼汝爲姊而嚙我，是食其肉也，少焉，重遊荷池，一作舟之載人，是寢其皮也，豈不然乎？」文燦笑靨輕舒，嬌態絕媚。

### 第十七回 憤含冤投環自盡 譏負義責難紛乘

翌晨，文蘭至，見逸如擁其姊，佯怒曰：「安可如是！」逸如見伊杏眼圓睜，故作怒容之際，衣襯未扣，玄髮未梳，似初起而卽至，遂不顧伊人之怒，曳其臂，附耳曰：「我欲施行承繼權矣。」

少焉，文燦妝竟趨前，笑問逸如曰：「菱塘如何？」逸如欲語，而文蘭亟以手掩其口，但聞逸如曰：「荷荷

……

逸如之母，病勢未減，在床呻吟，盼望宗俊，而宗俊終不歸。逸如因母病漸增，曾致書於父，何如音信杳然，亦不見返。

逸如雖以母病而焦急，第遇文燦在前，則彼之對於母病之如何，却無暇顧及，其所注意者，文燦之衣服如何，文燦之態度如何，且恆與文燦戲謔，有時，文蘭在側，與文蘭亦如是，其母在床，目擊其子之於庶母等，胡天胡帝，伊益恨宗俊糊塗，娶此狐狸，以害其子，且非特害子，更慮其媳之伉儷，或因此而失和。

患病之人，雖賴醫藥醫治，但其心理上之作用影響頗鉅，逸如之母，若遇宗俊不出外，文蘭不娶，則其病未必若是重。此時，伊悔恨惱悶，苦楚……盡集於伊之腦際，使無病之人而如是，尚且難以勝任，况伊在病中乎！

文燦自與逸如相戀後，每於夜間，其妹房中，絕跡不往。有時，文蘭房中亦寂無一人，而逸如處，却喧笑終夜。時，逸如對於慈母之病危，尚鬱之亟促，冰紅之不返，俱置諸腦後，食所共，文燦也，寢所共，文燦也，甚至行也坐也，亦非文燦在，卽似失其魂，落其魄矣，而文燦之於逸如，亦若是，家中婢女傭僕，咸暗呼文燦爲少奶奶，有時，傭媪偶或不慎，見文燦時，誤呼曰：「少奶奶，」伊亦不怒。

迨宗俊歸，其髮妻已死三日矣。時，文燦以妹夫及逸如之妻冰紅俱返，伊未能與逸如歡聚，芳心悵然。夜，文蘭爲伊別治一室，僞爲因新喪而留伊作伴，實則無非爲文燦暗戀逸如耳。

一夕，冰紅睡至午夜，於睡夢中，忽覺逸如已不在，亟起，舉火燭之，不見蹤影，此時，伊始知有異，步至門邊，見戶已虛掩，出戶探之，亦不見，旋思自探望母病歸來，彼之精神疲乏，不若已往興奮，每夜，輒似爛醉如泥，曷

爲如是頗有疑點在。遂往各室窺探，至文燦室外，室中燈光不見，惟微聞人語聲。

此時，冰紅憤甚，乃思彼豈與姨母有情耶？側耳聽之，聲細莫辨，所疑者，晝間，逸如常與文燦相處。在人前，縱無破綻，惟遇二人作暫時之分離，卽見逸如文燦，態度俱異，於是，伊斷其所測者，殊確切，乃返其室，泫然流淚。自嗟命薄。

晨，冰紅醒時，見逸如仍睡於側，推之，促其醒，逸如因一夜少睡，倦眼朦朧，乃曰：「汝休纏！我尙欲睡矣。」冰紅曰：「汝於半夜時，何往？」逸如曰：「我徹夜臥於此，何嘗離！」冰紅冷笑曰：「嘻！累我甚傷心，子夜哀啼，汝未聞耶？」逸如曰：「我因晝間事煩，以此倦甚。」冰紅曰：「我知矣，汝毋諱！」逸如曰：「何事？」冰紅曰：「問汝自己。」逸如聞言，轉身蒙被而臥，但曰：「我尙欲睡，汝休擾！」冰紅見其如是，憤甚復泣。

由是，冰紅視文燦嫉如寇讎，見時，不交一語，文蘭因冰紅仇視文燦故，進讒於夫，宗俊惑於枕邊語，乃藉端與媳爲難，逸如以尙懿屢次亟催，遂離家赴滬。

逸如離家後，冰紅陷於四面楚歌中，終日蛾眉不展，愁緒縈懷，宗俊責其侍奉不周，頻加呵斥，文蘭從旁和之，推波助瀾，益使冰紅淒楚萬狀，有冤莫訴，文燦恃其妹之勢，居然喧賓奪主，頓指氣使，藉故挪揄，冰紅覩此情況，憤恨交加，芳心益怨，乃思文燦以作客之身，不應盤踞於此，竟欲鵲巢鳩占，每於夜間，冰紅倚枕啜泣。一日，宗俊邀僧誦經至家，追薦其妻亡魂，午膳時，適因來吊者衆，菜肴不敷支配，宗俊不責廚子之疎忽，乃在親戚前，竟怒詈冰紅不善處理家務，直欲逐其去，當經親戚婉勸，其怒始息，冰紅恨翁之當衆辱罵，氣憤填膺，痛哭於姑柩前，悲號慘泣，悱惻殊深。夜，冰紅乘晚膳時，潛入房內，投繯而死，在臨死前，寫絕命書一，泣報逸



如一稟告父母，暗囑其婢入市投郵。

鼎新得女之絕命書，憤甚，乃與邑中林訟師密商，控宗俊逼死其媳。

縣令至鄉勘驗，果屬投繯而死，僧道在家喃喃誦經時，宗俊被拘入獄，文蘭亟命文燦至滬，邀逸如返，文燦至滬，注二我照相館訪嘉祺，墨仙同若蘭在觀劇，嘉祺見文燦之容，頗似其妹，不禁情動，乃携文燦闖室，訴其逸如結婚時，於新房中，曾與伊笑言相謔，全係屬於欽愛之意，當以衆賓在前，未能傾吐衷情，文燦「冰紅事，芳心殊悶，今驟遇嘉祺之誘惑，頓憶逸如在鄉時之胡天胡帝，春情驟動，竟從嘉祺意。

嘉祺謂文燦曰：「汝不憶同車時乎？爾我之聚，殆天假以緣。」文燦曰：「汝與逸如爲深交，不應戲我。」嘉祺曰：「汝非逸如之妻，無妨。」文燦復欲言羞怯，不語。

已而，嘉祺因迷戀文燦，對於逸如之瞞尚懿事，竟忘其所以，及偕文燦抵尚懿室，轉悔不應導伊往，欲退不意尚懿已聞聲出見，文燦見嘉祺與少婦相語時，乃呼伊爲逸如之家室，不禁詫異，乃思逸如豈在滬，亦娶婦耶？初尚懷疑，旋見嘉祺頻以莊夫人呼少婦，而少婦以逸如稱丈夫，於是愈使文燦恍然矣。

及逸如至，見嘉祺與文燦在室，驚喜交集，詢其故，嘉祺因尚懿在側，吞吐其詞，文燦已料知尚懿爲逸如之婦，遂詳以告，且尚懿聞其語，不解，叩逸如曰：「自殺者，汝之燭室乎？」逸如曰：「非也。」文燦從旁笑曰：「是。」尚懿聞言，不悅，容色頓變，曰：「汝何時結婚？」逸如不應，文燦插口告之，尚懿怒目以視，謂逸如曰：「汝瞞我乎？願與汝離異。」逸如喚其入內，婉言以告，其怒始息。

逸如欲携尚懿歸里，尚懿不允，曰：「汝既瞞家人於前，今我遽往，難以爲情。」逸如曰：「託言親友，如

何？」尙懿曰：「不可，態度之間，易爲旁人窺破，我不去。」逸如曰：「吾家，今僅有庶母在，父已被拘入獄，汝去無妨。」尙懿曰：「今既已涉訟，汝家無人主持，此去，恐汝一時不能至滬，我素居滬埠，不慣鄉居，汝欲我去，留三四日則可，若一二月，不能。」

逸如見伊略有允意，喜曰：「汝同去，不嫌寂寞矣，訟事可託人說項，家務有庶母主持，我去，爲時亦暫，至多，不逾一星期。」夫婦二人，密議已就，尙懿卽爲逸如整理行囊，伊亦收拾衣服，預備同行。

寶璉聞尙懿隨逸如至鄉，伊心中不免怏怏，喚婢邀逸如至其家，逸如往晤寶璉，告以歸里之事，寶璉曰：「君何時可返？」逸如曰：「一週耳。」寶璉曰：「往日，汝歸，輒誑言遊京，去卽逾月不來，累我殊盼望，今日，有尙懿爲伴，恐一時不卽來乎？」

時，尙懿忽至，寶璉曰：「汝亦去乎？」尙懿曰：「然。」寶璉曰：「累我寂寞矣。」尙懿附其耳作密語，寶璉聞之，嫣然而笑，秋水含情，轉向逸如凝視。

逸如會意，謂尙懿曰：「今夕，汝留姨母爲伴，我卽居於此，明晨，須早起，以便乘車。」尙懿向寶璉微笑，返。寶璉見伊去，乃謂逸如曰：「伊之舉止，較汝鄉間所娶者如何。」逸如曰：「貌尙佳，惟伶俐不若尙懿遠甚。」寶璉曰：「汝曷爲携伊至此，則伊不致自殺。」逸如曰：「我恐尙懿妒嫉，故不敢。」寶璉曰：「汝若與我商之，則我能爲汝遊說，伊必能從吾言。」逸如頓足曰：「悔不與汝磋商，伊若至此，果不至於死，臨行時，向我泫然流淚，其時，我不知何故，竟視若無覩，在今思之，不覺心痛。」

寶璉曰：「汝心太忍，日後，汝待我亦如是乎？」逸如曰：「汝爲我心所愛，豈得與伊相比。」寶璉曰：「男

子易變，未可恃。」逸如曰：「汝不信，可以今夕證之。」寶璉曰：「此不足爲證，汝家既有客在，且去。」逸如曰：「黃昏，我卽至。」寶璉曰：「汝不來，亦何妨。」逸如曰：「未必將怨我矣。」寶璉曰：「去！」

逸如返，嘉祺已去，文燦與尙懿閒談，意甚相得，蓋尙懿但知伊爲逸如之姨母，不知自殺之禍，兆端於伊也，若此事早爲尙懿所知，則其時下逐客令矣。

晚餐時，尙懿伉儷與文燦同桌而食，尙懿殷勤舉箸，款待文燦，文燦見伊舉止活潑，待人和藹，無傲慢意，於是芳心由羨而妒，在不知不覺間，暗恨尙懿之奪其檀郎，卽心懷不平，故尙懿待伊愈親，而文燦之心，却愈以爲不然，逸如見文燦態度呆滯，與尙懿相較，乃益顯尙懿之可愛，但覺文燦雖係小姑之身，其嫵媚不若尙懿，文燦見逸如兩目頻向自己凝視，芳心欣欣然以爲愛己。

尙懿於餐後，入內，復將餘事整理一切，文燦詢逸如曰：「伊何時所娶？」逸如曰：「在冰紅之父鼎新與吾父涉訟前。」文燦曰：「汝失蹤時，究係何往？」逸如笑而不言，文燦曰：「其時，汝豈已至此間乎？」逸如搖首曰：「不！」

二人談笑間，寶璉已遣婢至，喚逸如去。文燦見伊裝束入時，不類灶下婢，乃問逸如曰：「喚汝何事？」逸如曰：「司帳目。」文燦曰：「夜間，有何事？」逸如曰：「滬上作事，半賴夜間，與鄉村中不同。」文燦曰：「我可同去否？」逸如曰：「此間非鄉村可比，隣里皆不相識，往還者，非有親友，卽罕有交往。」文燦堅欲同往，逸如曰：「今夕，汝宿於此，明晨須破曉而起，乘早車歸。」

時尙懿出，謂文燦曰：「可安寢矣。」當卽導伊入，逸如卽往寶璉處相聚矣，寶璉因慮逸如歸時或久累

伊岑寂，故再四叮嚀，喚逸如不得過遲，逸如見伊情意濃厚，而來滬之期，決意不出旬日爲約，寶璉曰：「若踰旬日如何？」逸如曰：「踰時當罰我。」寶璉笑曰：「我之罰汝願否？」逸如曰：「願，汝將如何罰我？」寶璉曰：「往者，汝已失信於我，今再爽約，二罪俱責。」逸如曰：「卿何須多慮，此次不若如前之久矣。」寶璉曰：「往者，汝逃婚來滬，後忽瞞我而至鄉間就婚，今陷成如是結局，皆汝因二三其德，致貽此患。」逸如曰：「往事已矣，今後決不負汝。」寶璉曰：「於我何妨，惟對尙懿之情，汝未免將受良心上之責備耳。」逸如曰：「而今而後，不復如是。」寶璉曰：「若再負心，難容天理。」

## 第十八回 湖畔冤魂千古恨 淮邊風月感滄桑

翌晨，逸如欲行，寶璉再三叮嚀，囑其早日至滬早餐時，尙懿至，謂夫曰：「乘早車，恐不及。」逸如曰：「至車站再定行止。」寶璉曰：「盍乘晚車。」逸如曰：「抵家太晏。」不待食畢，卽携尙懿，偕文燦，驅車至北火車站。及抵車站，嘉祺已先在，爲逸如購票，送彼等登車。

及逸如等抵家，文蘭見逸如携少婦至，不知爲誰，正欲問其姊，逸如卽詳以告之。至時，文蘭始知伊爲逸如婦，當尙尙懿寒暄後，意甚洽，卽命傭婦潔治一室，爲尙懿作安寢處。夜，逸如礙於尙懿在，於文燦姊妹，但在未睡前，圍聚一室，互相談笑而已。

翌日，逸如輦金入城，向有力者疏通，謀懈案情，以冀乃父早能脫獄。諺謂「有錢可使鬼推磨」，黃白物之魔力，足以超於一切罪案，法理當然等而下之。宗俊在獄，聞其子歸來，爲其奔走說項，喜甚。

經旬後，尙懿得寶璣函，促伊返滬。逸如以訟案未結，難以就道，乃囑尙懿先行。尙懿去後，逸如所臥之室中，卽空空然寂無一人。

後，逸如欲赴滬，乃往獄中探其父。宗俊見逸如時，容甚喜悅，當問于曰：「自汝歸後，獄卒不復見欺，何故？」逸如曰：「我已向各方通關節，故不復侮汝。若有見欺，我力能制之。」宗俊曰：「數日前，文蘭來，伊已將汝事一一告我，汝既有家室，甚佳，出獄後，我願居於滬矣。」

逸如曰：「父欲遷居，固兒所願也。今因滬上尙有瑣事在，擬往探之。」宗俊曰：「汝去可也，此間事，今後可無慮。」逸如曰：「獄卒方面，兒已重託，囑彼善爲顧拂矣。」宗俊曰：「耗資幾何？」逸如曰：「三千餘金。」宗俊聞言，驚曰：「何從而來！」逸如曰：「此皆得汝媳之助。」宗俊復欲言，而獄卒已至，促逸如行矣。此時，宗俊之心，更覺其子識見，於己遠甚，早知如是，王氏女不娶矣。由是，始悟己之固執之成見，足以僨事，否則何致陷於囹圄，貽辱其身。

逸如別父後，抵家，卽向文蘭告之，謂其父在監，雖形容稍悴，因獄卒尙能顧拂，不致故意凌虐，差堪告慰。文蘭聞言，面無戚容，但向逸如嫣然而笑，曰：「汝勞矣，盍少休！」逸如曰：「明日，我欲至滬矣。」文蘭聞言，趨至逸如前，緊握其手，曰：「我同往。」逸如曰：「我去卽返，汝不必去。」文燦曰：「汝去，我寂寞乎？」逸如曰：「有汝妹在。」文燦不懌，曳其入內室，作密語。

文蘭見逸如欲行，芳心不悅，蓋逸如在伊每於二、三夕間，必暗與彼相聚，若逸如行，非特文燦之同居，難成事實，而伊之孤衾獨處，尤難堪也。於是擬與文燦密議，意欲阻撓其行，豈意文燦，因不欲逸如之行，乃挾其

寢。

文蘭不見其姊出，乃往窺之，戶扃，不得入，傾耳以聽，隱約聞其聲而已。斯時，伊因愛而恨，因恨而妒，因妒而悔，其方寸間，突然亂矣。蓋伊與逸如在車中時，一見即生愛慕之心，故甘願犧牲貞操，私奔旅邸，今逸如非特棄伊而娶尙懿，且愛其姊而拋伊於戶外，不能與其花開並蒂，比翼鴛鴦。伊心焉得不恨而妒，妒而悔也。設或文燦不至，雖未能與其結爲夫婦，偕老白頭，則伊已爲彼之庶母，名義伊居尊長，欲其子如何侍奉，逸如必難相強。今有文燦在，縱能挾其尊長之命，令其作伴，奈姊妹之間，終未免有所衝突，因此，伊轉悔初時之欲以文燦嬾於逸如，殊爲失策。

是夜，文蘭依枕愁思，輾轉難寢，文燦慮檀郎之欲去，恣意狂歡，阻其遠離。逸如果爲所惑，不思就道。次日，逸如即不言離家矣。文蘭見逸如不行，喜甚，治佳肴餉之，以媚逸如。午餐時，文蘭文燦左右侍奉，舉杯勸飲，逸如見伊倆之殷勤斟酒，其心殊樂，飲已，逸如薄醉，由文燦扶之入內，文蘭隨往，擁逸如於懷，低語曰：「醉乎？」逸如因酒色之交攻，理智昏沉，竟摟之曰：「未醉。」其實此時逸如之所謂未醉，諱言耳。

世之最易惑人者，惟酒與色，酒能亂性，色能迷心，逸如當爲姊妹所淆惑，非特不思至滬，且於白晝時，竟吻其香唇，夢入銷魂之境，而尙懿之在滬盼望，宗俊之在獄悲思，均已置諸腦後，不暇顧及其事。雖曰文蘭之妖媚惑人，然逸如之沉湎於酒色，其罪殊可誅。

寶璉見逸如久不至滬，芳心怨憤，愁慮萬端，入秋而病。尙懿見伊臥病於床，在睡夢中頻呼「文傑。」知伊懷念逸如之心，必甚懇切，遂作書致逸如，促其來滬。逸如得書，知寶璉因思己而臥病。此時，逸如因利之關

係始與文燦姊妹，黯然而別，乘車赴滬。

寶璉覩逸如之面，其病卽霍然而愈，尙懿知伊之病，病於思戀檀郎，乃暗囑逸如且留於寶璉處，逸如見尙懿之不妒，心甚賢之。

是夜，秋月當空，星輝明朗，寶璉新病之餘，倚闌眺望，胸懷舒適，且以檀郎爲伴，笑語情濃，芳心殊爲喜悅，於是斜依逸如之肩，引吭而歌，其聲清脆，其意纏綿，逸如見伊如是愛己，不覺已往之情，突然復熾，擁伊而舞，其樂陶陶。

逸如在滬擁寶璉，賞明月之際，文燦在鄉，思念檀郎，漸生怨望，蓋伊之意，堅欲作逸如之蓬室，始得享白頭偕老之福，故對於逸如之未肯舉行儀式，頗爲不悅，因明知逸如心不在己，平時燕婉之好，未免敷衍其情，但如面首而已，思之復思之，伊耿耿於心，意欲琵琶別抱，重覓檀郎。

越日，文燦別文蘭而歸，不復思戀逸如，重至洋澄湖畔矣。

文蘭自其姊去後，每至夜間，芳心惴惴，頗爲驚惶，堂有二柩，陰氣森森，冰紅臥室中，輒有聲響，婢僕皆不敢宿其室，文蘭闔閭雖偏於東，但鄰其室甚近，每有聲響，文蘭未嘗不聞，伊時念逸如，依枕不寐，而隣室響聲雜作，累伊驚惶失措，懼冰紅陰魂，欲來報復耳。

其實人死之後，有鬼與否，殊難證實，人之疑爲鬼者，無非因心理作用，蓋每至夜深，萬籟俱寂，苟有聲響，卽疑鬼魅作祟，且冰紅之死，死於自殺，在文蘭因其生前之凌虐，伊心難免惶急，疑其欲來祟己也，故偶有鼠從穴中潛出，奔於鄰室，伊疑爲鬼之步履聲矣，若鼠與鼠相戲，伊卽疑爲鬼在奔走矣。

由是以後，伊遣婢女爲伴，宿其室。時在秋涼，婢受感冒，忽而寒疾，夜間，嚙語喃喃，輒曰：「少奶奶來矣。」文蘭聞聲，益信婢之爲病，係冰紅作祟，遂喚巫者至，焚香拜跪，求其陳述巫者，人呼之曰：「小神仙。」所謂「小神仙者，每遇病家邀其往，伊必託辭事忙，故延其時，暗中遣人偵詢病者之情形，然後往，故人之聞其所話，輒皆符合，遂驚伊爲神，尊之曰：「小神仙。」

小神仙爲何如人？邑中之蕩婦也，面首隊列，伊每見婦女之有淫行者，暗爲諸少年作媒介，伊坐收漁人之利。當文蘭邀其至家探問婢病時，伊已偵知宗俊家中之情況，及其往也。小神仙乃大展其神威，斥文蘭不應，虐死冰紅，且累其翁陷縲，縲婢之病，卽冰紅因含冤莫白，故而藉此以驚文蘭，謂待伊蓮蹇時，陰魂卽來索命矣。文蘭聞言，情虛而心恐，不辨其真僞，向小神仙涕泣哀求，願焚千萬冥鏹，以贖其過。小神仙見伊信而不疑，於是益自詡其能，願爲婢女治病，伊之所以能負此責，見其病之不重，愈之殊易，故益鼓其如簧之舌，慫恿文蘭，深信其語爲不虛。

越數日，婢之寒疾不作，文蘭益信巫婦之語，時與伊互相交往，未及宗俊出獄，文蘭已爲小神仙所誘惑，偕其面首遁焉。

宗俊出獄時，逸如適至鄉，探望其父，痛憤文蘭私奔，乃偕父至滬，潔治一室以居之，尙懿命一婢從旁侍奉，宗俊意甚舒適，不復思故鄉矣。

天健自燕燕遷居店中，慘淡經營，漸有積儲，數年之後，分一支店，由其姪鴉姑主持之，其時鴉姑因居滬稍久，耳濡目染，漸習都市風尚，平時起居，衣服裝飾，咸尤而效之，不若初至滬上時，處處村婦態也。



燕燕之女海棠，年漸長，入校讀書，貌類其母，殊爲秀麗，入中學後，同學中咸譽伊爲校花。天健寵愛其女，在校所需費用，伊有所索，天健無不立應。伊在校中，喜音樂，擅歌唱，此爲伊天賦之才。在諸同學中，於音樂一類，伊居冠軍。

迨海棠卒業於高中，升入大學時，天健病，暮秋，易簧矣。天健死後，燕燕力主輟學，助其掌店務，海棠從母命而家居，既而鴉姑因天健之死，悲傷過甚，漸漸成病，不半載，香消玉殞矣。

鴉姑死後，支店閉歇，其時，商業漸見衰落，燕燕意甚焦灼，天健之母，壽逾七旬，風燭殘年，輒多疾病。

海棠見慈母維持家計，殊爲困難，伊遂應歌舞團之邀，入社習之，時未二稔，聲譽漸著，社中以海棠紅冠其名，裘馬王孫慕其名，驚其豔，因而獻媚於伊，極口揄揚者日衆，由是伊之芳名，馳譽滬上海內，鶻起，迷戀歌舞者，無不艷羨海棠紅而樂與一聆其歌曲。

海棠紅雖以父爲洋澄湖中之漁夫，第自視頗傲，未嘗言其父之生前，會駕舟於洋澄湖中，歌漁歌，撒漁網，賴捕魚爲生也。凡都市中人，皆慕虛榮，於女子爲尤甚。

一日，海棠紅與社中李雲霞齟齬，雲霞素知伊之身世，遂於衆人前斥之曰：「汝漁家女也，得爲歌女，僥天之倖耳，儂不屑與汝爭辯。」海棠紅聞言，視雲霞故意侮辱，憤而歸。

時，燕燕因其女入社後，乏人顧拂，已將其店閉歇，平日需用，咸賴海棠紅挹注，及見海棠紅離社而返，怒甚，責其女，不應如是。海棠紅聞母語，自悔孟浪，不當以細故與雲霞鬥氣，遂遣人介紹至首都爲歌女，其事距今踰三年之久，及首都有滄桑之變，秦淮河畔，風月全非，芳躅遠避，不知伊人飄泊於何處？

